

# 朱鴛雛遺著

時希聖編纂

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334B

影 遺 雛 鴛



~~1600596~~

鴛 雛 手 跡

莫道酒影如雀兒不刺

帶、舌下思、一自檢、驗和

雲冷平、空新、雁帶秋

翠峯、二、感、慨、名、非、病、便

解、嗔、峨、那、是、才、差、智、未

羅、重、料、理、故、人、風、雨、共

錢、石

秋、石、詞、集

鴛、雛

# 叙言

言 說

松郡文物，甲於東南，有清末造，及民國初年，才雋輩出，炳炳稱盛。以予所知，如楊了公、俞白壺、聞野鶴、費龍丁、姚鵷雛、朱鴛雛輩，其尤著也。鴛雛海上神交也，嘗讀其所爲詩文，運筆如西洋狄根司，彷彿小兒女插雙賓黃花，恬淡中有飄然之風致，洵妙構也。予性好搜輯殘編斷簡，凡破書舊畫之可供觀賞者，必搜集彙訂成帙。今笈笥中已得十大冊，此乃十年中之心力，雖不敢與英王愛德華八世翦貼報紙癖相比，然亦足以自慰而供早起睡前之消遣也。一年前，又嘗就彙訂本中，抽編成朱鴛雛遺著一種，計分四輯：第一輯小品文，第二輯手札，第三輯詩歌，第四輯紀念文。本已得上海某某書局允許出版，無奈該局忽告停頓，因未果行，予頗惜鴛雛之文不能流傳於世爲憾事也。特囑中西書局付諸剞劂，以廣流傳。乃者鴛雛故友李子韓、吳遇春、姚鵷雛諸子，鑒於鴛雛遺骸，久厝谷水道院，未安窆窆，特發起醮資爲鴛雛營葬事，俠骨熱腸，古道可風。今之人歟，古之人也。鴛雛卒於民國十年夏間，迄今已屆十六週年紀念日矣。爲鴛雛營葬消息，聞之屢



矣前有顧佛影。朱大可等，但均未成爲事實。今則由桑梓熱心人士發起，定必有圓滿之功德實現也。

丙子仲春虞南時希聖識于西林塔畔寓所

### 題 詞

姚鵠雜

疑雲疑雨竟若何？  
登場年少最才多。  
吳娃傳遍香奩體，  
少個禪師法秀訶。

楊少喘

吹簫說劍原無謂，  
殺粉調鉛記得無？  
一夜五湖游子夢，  
秋風吹冷小長蘆。

沈浸之

恍然重晤生平，  
今朝展卷紛紛淚。  
春郊攜屐，秋窗翦燭，  
不堪提起。骨肉交情，  
死生盟約，吾真負爾。  
但黃爐獨過，山陽日暮，  
千萬恨，笛聲裏。滿紙愁詞苦語，  
是當時鏤肝雕肺，膏焚桂蠹，  
才長命短，從來如此。半世文章十年蕭寺，  
淒涼雙雙，嘆故人似我，  
麥舟無力，抱終身悔。  
(水龍吟)

朱鴛雛遺著目錄

一九五〇年六月

小品文

巨靈記

.....一

誅情記

.....五

絕糧記

.....七

情詩集自跋

.....一二

非嫁記

.....二〇

豔魅記

.....三五

過瑩記

.....三七

慘訛記

.....三九

離京記

.....四二

( 1 )

錄

目

聖誕記	四五
兄弟記	四八
驚夢記	五四
待時記	六一
汗蓮記	七一
手札	
與婦牋(節錄十九通)	九一
詩歌十九首	
紀念文十七則	



# 朱鴛雛遺著

## 小品文

### 巨靈記

新正月初四之夕，例有迎接財神，以祝亨運之舉，蓋處處然也。事屬迷信，且足見國人之習於依賴，無奮鬥決心。夫人事窮通，在乎自造，而經營模劃，得失寓焉，此中咸藉人謀，顧不以人力戰勝時運，至乞靈於神床，殊足歎也。風習既深，遂難移易，而我鄉之事此，尤較誠摯，商賈負販之值茲日者，咸具盛牢，獻酌於神，以求神之稅駕降福，雖貧不能致，典質無恤也。是夕鑼鼓喧闐，燭炬相接，富商巨賈，更出素儲，陳珠玉古玩於座，雖曰款神，實自炫耳。邑西城外，市最繁盛，而是夕之煊耀繁熱，亦極一時盛況，邑人遊者，咸集於是，而邑之婦女是夕亦盛飾咸出，蒞於城西盛市之各商號，纍纍而列，如陳商品於櫥，資人之選擇，我鄉之婦女，宵夜初不外遊，惟此一宵，則美媼老

少，聯袂以臨勝夕，久久遂成習例，每逢茲夕，爲之空巷。人亦以年惟此宵，從無人禁其婦女，然微隙崩壁，蟻穴決堤，細微之間，巨患隱矣。浮薄之徒，是夜遂如花叢之狂蝶，醜態惡狀，幾不可擬。至蕩婦妖姬之秋波釣人，香渦送媚，其狀態更復可笑。吾鄉盛市不及半里，此無數之遊人，卽盤旋於此半里之內，自東而西，自西返東，川流不息，如走馬之燈，才過復來，至於無盡。蓋若輩之目的，僅止飽豔福而止，然觀若輩之來去徘徊，會不覺其疲乏，乍見之者，必且失笑，疑爲發神經之症，不然何以脚跟無綫，如秋蓬之飄轉，初無定時也。尤可異者，彼女之來，一至卽列坐於商號，至於返歸，彼之所遊，僅是而已，而所得觀者，卽無數輕薄少年，因彼等而盤旋擁擠已耳。任彼等觀之，亦復滋樂，或彼等樂於輕薄少年之挑情送媚，殊不可知，然居心何如，不可復問矣。試於彼等歸時質之，今日何覩，彼必無答；或者逕曰，今日所得僅觀遊客而已。遊客又何觀，其事不甯可笑乎！余間嘗臨茲勝事，且爲友所勸，則亦從而徘徊往復，然一二次後，終覺慚慙，至不可耐而止。余友徐雲軒，好遊而盛於情，每邑中有勝會，聞仕女雲集者，彼必欣臨其盛，意興豪逸，至於人散始已。顧雲軒雖富於情，而貌至不揚，故久久無人克當其情，求凰之操，中年曾未諧願。雲軒之貌，頭削

而眼颺，唇微凹，殆落其門齒耳。面壘皺紋無數，知飽歷情場之失意人，皺紋則書其故事也。身至矮，肩高低不齊，背上有奇骨特出，人以爲駝背，實則幼時受跌所致。臀嶮出可數寸，行時一手微曲，自護其胸，一肩稍側，臀以兩股連動故，旋圓如轉規。雲軒之狀如是，然雲軒時亦顧影自憐，其風采，人有言其狀之非美者，彼必色然以怒，若稍加頌揚，則深贊所言之然，且自信余貌雖不至美，列之第二等貌中，滋非愧矣。雲軒之遇閨闈中人也，目眈眈垂，如餓虎之遽見羣羊，奮爪露牙，將擇一而吞；顧閨闈中人匪不懼惕，咸向之而笑，蓋笑其醜態也。雲軒見閨中人咸以梨渦嚮之，自以爲若輩留情於余，彼見余而樂，以至美至嬌之笑，壓向我也。不僅是也，或且誇於友儕曰：某氏女郎一見余，卽授深情，對余作笑靨；友儕故知之深，咸暗笑之。雲軒坐是故，時受無爲之奔波。嘗記一事，雲軒於某街覩一女郎，對之而笑，以爲逗情也。遂日日盤迴於某街，思盼美人之垂青，顧女郎見之輒笑，雲軒愈惑，顛倒不克自持。半年後，雲軒始吐其情於女郎，詎女郎竟忘其疇昔之笑靨，肆以白眼，且加詛罵焉。雲軒惶恐而遁，廢然病三日。然雲軒不得意於情場，磨折愈深，而勵志愈堅，十餘年如一日，大有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之意，其堅忍至復可嘉也。初四之夕，雲

軒殆隔歲盈盈，神懸夢切，是夕雲軒在此半里之中，來往之數，幾不勝記。遊時興豪，肩亦愈側，臂旋亦愈圓，雖至擁擠之中，一望而知爲徐雲軒也。閨闈中人亦以其有特殊之美，咸能識之。雲軒過時，彼輩咸指而狂笑，雲軒亦以笑彼者多，竟不能自知其某之笑爲留情，某之笑爲哂彼，無何雲軒不審何由，而致意一女，女郎彼女郎，是否留情於彼，人亦無知。惟雲軒則確止其蓬轉之脚跟，傍女郎而立，斜其颺眼數數目女郎，女郎則無覺也。旋竟漸移其身近女郎，幾並肩矣，垂涎之狀，至復可怖，人亦遂爲女郎危。旣而衆囂喧雜中，女郎遽伸巨靈之掌，親雲軒之頰，聲啍然清，且脆，遊人見狀大沸，女郎低首赤其頰，默不發語。衆見雲軒已鼠竄不可復得，人咸以雲軒之儂薄，衆料俱符，則大評其行止，議論紛紜。少年之徒，更笑其不智，且以爲無貌求豔，受擊當也。彼女郎旋以蒙羞，亦離衆而歸。時夜已深，遊人漸散，此迎接財神之感舉，一瞬而已過矣。街上人復寥落，然猶有談雲軒之事者，窮巷暗陬，更時遇雙雙之情人，斷續出其情語，或有幽情初結，訴合無間，款款而吐情絲，則感受良辰盛事之賜也。同念受掌之雲軒，更深歎其不幸，且永永爲情場之偃蹇人爲可悲耳！

# 誅情記

小 品 文

( 5 )

江夏黃仲，爲使法蘭西，某君之祕書，攜婦黎明，棲巴黎，經年，黎明固文美，與公使夫人，翩躚異地，冠裳間，歷受稱道，仲頗榮之。俄而法京爲黑死病竄入，此二株中土名葩，同時萎化。仲富情，哀泣過公使，是年卽扶婦櫬返國，渡重洋，直欲踵步波臣，覓忘情之地，不果，歷歷覓來時影蹟，悼亡之詩，雜成於舵輪間，輪停而淚漬之書盈篋矣。旣而葬婦於鄉，復出滬上，以資斧未充，少留，適得使書，或言將遷官，可緩來，仲仍留滬，意無所屬，則發篋出悼亡之集，使報館張之報上，又雜記歐洲聞見，參以議論，詳而著之，文中時時見其婦德，復大泄其怨懷。是時有巨商某氏女，復明，某校學生之傑，婚未定，嫻西文，國文亦不弱，其行潔約，而其志邈遠，嘗神遊英法高上之邦，期有一日，顯於彼間，以證讀書之所詣。課外讀報，得仲之記文，覺有密合處，遂排日讀之，至悼亡之辭，大憐其遇，而羨死者，獲有愛情之寶，更思曰：彼不銜哀，亦不能顯其情，摯情與玉棺同瘞，寧能更授一人耶！女遂不作他思，祇願師或友仲，得裨志趣。某日趨庭，言於老父，父雅商也，適復明有父執

在座，父執云，黃仲固在於館者也，願介焉，其人新悼亡，悲不自撤，故未會爲酬酢於斯間，然我觀天下少年喪偶，恆魂消而心死，若畀以恢復有偶之機緣，則魂更消而心甦矣。父執擅雅謔，言確也。數日後黃仲遂以父執之導，過某氏所。某氏管有偉大書業，禮敍已，仲微語父執曰：『命我以文者，論值可耳，何僅寒暄而不吐耶？』父執大笑，微語以報曰：『相壻耳。』仲赧而出，父執更約以月之某日，復明擬以某園視君仲曰：『我念黎明，不宜他務，然曩仕巴京，黎明來不禁我友法蘭秀，今彼欲囑我意殊明坦，故我亦思反囑，固不拘於婚不婚也。』父執反命曰：『秋之盡，風光寧麗如芳時，黃仲隨父執過滬西某閣，據亭淪茗，待亭周皆秋花，綠多綵寡，尙敵蕭颯，以仲之心曲察之，舊緣未撤，新緣初生，正類斯景之有榮瘁。茗久，繞亭過遊客數伍，均着女流，仲語父執曰：『其人過歟？』曰：『過矣。』曰：『然則我日以泣失光，志不專屬，乞丈爲言更過之，俾定此後之應否，庶見』父執如旨，於是聞語笑，復明驚影於女侶中，然射入黃仲之目，爲第二次矣。父執引之見，偶儻相敵，復明隱喜，喜英法之高風，備於咫尺間也。逾月，某氏極信黃仲可壻，以父執媒，卽締婚。登之日，悉採西禮，某氏所交聞人，足恭來賀，榮豔無兩。旣夕，仲卸禮服，作常裝，舊逾平時，卽

消瘦亦爲快意所掩。足蹴洞房，覺地衣之上，大書「幸福」等字。復明香體，籠諸柔媚之燈影內，燈有紅絹之幔，放光如玫瑰，及復明雙臉，臉固靨如玫瑰也。然復明目中乃見仲作微悲貌，質之則曰：「君知我怨我，我不能不憶黎明也。」復明聞而驟怒，女子怒者乃別成一種姿態，而復明此時初不蓄妬直誅黃仲之心，立而數之曰：「君誠多情，然今夕胡又得我耶？我初見君，卽洞曠君之用譌，爾曹謂多情者，蓋以妻死伸怨，樹多情之幌，使無閱歷之女子聞風，嘉爾情冽，願委其身，實則一生之情，能畢與一人者，內悲可耳，胡必炫耶？君當茲夕，豈欲瞞我至於一生耶？」仲大震，急淚驟出，反咎新婦之不早見誅，至更負管。復明笑曰：「我敢誅君耶？得君於第二妻死時，不藉爲幌，我福多矣。」言訖，投懷以訴，其未出口者，笑中有淚，仲以唇味之，甘辣咸備，實不可名。自後某氏所置汽車中，常佇鶯影過市。次年，比肩往法國，而復明神遊彼土之志，固已酬矣。

### 絕 糧 記

余友仲容王子，墊鷗程子，於端午之前二日，遽自滬至，蒞於敝廬。余識二子之來，必被迫於

節關，嘲曰：『足下殆圖脫險來乎？顧此間未及預築避債臺，奈何。』王子乃曰：『吾知足下歲關逃遁，年年匿跡內室，至覺寤貼無台，焉能安然？茲特向慕而至，毋自謙也。』余聞而大笑，復曰：『登高避難，聞之重陽，今易端午，又有何說？』楚鷗曰：『然則君亦奚移於歲朔，足下能後之，獨不許提早乎？』古人云：『過猶不及，足下過之，余等不及也。』言罷，咸大沸笑，聲振屋瓦。余旋出酒肴，享客，把杯論昔，一剖離衷，滋樂也。仲容愛涉花叢，與玉慧寶者至相愜，茲節積彼酒局之速，爲數至鉅，約楚鷗赴松特籌款耳。余之初料，乃覺微左。顧仲容青谿人，於我鄉殊少相稔，籌款一事，久久咸不得當，數日後去，希望益遠，遂不能不仍返滬籌策。余亦爲仲容所勦，乃同行赴申，宿於福建路之某棧，仲容楚鷗本好遊宴，今則以中懾故，遊戲場戲園等等，畏之如阱，防債主遇也。卽黃昏時之四馬路大新街，及巨菜館前，荷花間羣豔赴召徑行之處，彼乃咸不敢過。又嘗劃雲南路廣西路暨福州路等等，合有十餘地，以爲危險區域，名之曰「火線」，恐爆發也。一次，余等三人往五馬路購物，蹣跚而行，竟忘其復興園之火線，比仲容覺，復興園已列眼前。時方有三四花叢中，入坐包車而至，仲容大窘，急以手中物障其面，避入弄內，蓋車中人爲玉慧寶之手帕交，仲容幸



賴手中之報紙，不則殆矣。由是五馬路，仲容亦遂視爲禁途，而仲容足跡所能至之地益狹。仲容既處處爲火線所梗，而日伏首旅館中，至覺悶鬱，且恐爲侍役者之窺，悉其窘態，則不能不出而遨遊。然遊戲場，戲園，在在均如火線，勢不可冒險，最後乃思得影戲院，蓋影戲映時，燈火全息，屋中人物至不可辨，而彼花叢中人，亦不蒞是，舍是外，更無一處足以容跡。是以每日之黃昏必赴虹口，雖道途至遠，亦不厭其奔波。戲院觀客中，有二女郎，一豐腴，而一清削，余等每至，必先在座，仲容見色如鮎，時時目之，而彼女亦竟能微應，仲容大樂。每於返時，重稱彼女之美，余故愛其清削者，仲容反是，則稱其豐腴之女郎，余力辯其謬，咸稱清削之女郎以拒之，言詞相左，幾至爭搏。然余等爭勢，意在破無聊及窘迫之懷，聊爲嬉戲，即仲容之於豐女郎，亦會無纖毫關係，則相視大笑。余等有一至長之經驗，此經驗爲余等數數磨勵而得，蓋雖居窘迫之中，而從容迂徐之態，初不稍減。此時余等之囊金，漸漸短削，以至空空無所措手，明日竟宣告斷糧，余等遂如機器之遽斷火力，不復能稍振動。午後，墊鷗赴友人處告急，余與仲容留於逆旅，而逆旅主人以余等寄宿日久，則以「哀底密敦書」相享，請先籌付洋若干元，余乃中心大窘，然猶岸然報曰：『明日

當一次清結，今無須也。」逆旅主人以余輩態度從容，毫無窘澀之狀，竟勉應之，不相強，而余之難關，遂悠然以渡。乃侍役之徒，有窺悉內蘊者，則竊竊談笑，視余等漸覺藐率，卒至呼喚，咸不靈應，每作一事，呼之久久始至，且滿面作懶容，余心雖厭惡，顧囊篋空空，無如何也。初夏日長，午後腹覺奇餓，時仲容囊中，尚存雙角小洋一枚，遂同赴麵館，合食炒麵一盆，連小帳計之，合洋一角一分，所餘可購香煙一包，余本吸「惠司明」牌煙，今則止能購「大英牌」耳。仲容食麵，時時出小銀圓觀之，蓋防角子之銅質或鉛質，果爾，將立殆。既而食已，再出囊中小洋，而徧搜不得，余見仲容久久不出小銀圓，驚問曰：「何如？」仲容惶急而言曰：「彼小銀圓方在囊中，今則徧搜莫獲，奈何。」余曰：「且爲之奈何。」余言時轉眼視地上，忽見四搜不得之小銀圓，赫然在地，蓋仲容觀察彼小銀圓時，誤置於囊外，比起立索彼，彼已墮地，地係泥質，故落時無聲，仲容亦以惶迫故，遂忘視地上。余既得是，厥心大安，乃拾而付其麵價，攜餘錢行，而仲容則自揮頭上之汗，曰：「險哉！」余脫險後，復返逆旅，禁鷗已至，仲容告其事，咸大笑良久。禁鷗赴友人處，僅得洋一元，尚有一友云，明日可付款，蓋彼之稿費也，爲數可三十餘圓，余等聞後，心乃大樂，則狂呼侍役，

一若巨款已至，無復顧忌矣。是夜復往影戲院，比返，囊中止餘銅元數枚而已。明日晨時，逆旅主人迫余等清結，余辭以午後，並急令楚鷗訪友人。楚鷗久久始返，色至沮喪，余料其事非佳，詢之。知友人出而未晤，午膳後當再訪耳。膳已，楚鷗復往，而逆旅主人即繼蹤而至，余與仲容窘極，然亦緩言報之曰：『適以一友未遇，遂復違命，今彼人已再馳訪，黃昏時決不誤，請毋慮也。』主人無奈，揚然自去。四時楚鷗返報，仍未遇其友，三人相顧無策，不知所可，默坐久久無言。楚鷗急極，則故作笑容，余曰：『如此靜坐，於事無益，倘黃昏時至，逆旅主人復來，將何以遣，不如先出以避；惟囊空如洗，奈何。』仲容曰：『且出是，再商進取。』時天微雨，仲容曰：『得之矣，余有雨衣，今衣之外出，設果無策者，以之舉質耳。』楚鷗以爲然，遂出顧出門惘惘，將何所詣，而濟急之策，久之不得，最後，仲容竟如言行，得洋二元，時已沈暮，三人同止一飯館內。天雨路濕，盡透其鞋襪，楚鷗撰打油詩一首，誦謂余曰：『酒家飯館自縱橫，引得飢腸轆轤鳴。穿過一條麥家圈，（此字作去聲）爛泥漿裏有人行。』余爲之大噱。今日之飯，至爲躡節，僅費二角餘。飯後，楚鷗往訪友人，余等立於遠處俟之。然仍不得友，仲容無術，楚鷗曰：『彼夜午十二時後，當在某處，候之必得，今且

惟有往影戲院耳，戲畢再往訪之，不然逆旅既不能返，將止於何處？余等然之，冒雨赴虹口，狀至狼狽，戲畢，如禁鷗行之，則猶未至，仲容檢囊中，止存洋一元，復相計曰：『現逆旅中，無錢勢不能返，然彼友何時始來，亦難一定，茶館已息其爐，惟酒肆或有深夜未撤者，不如飲以待之，余乃至豫豐泰小飲。此時夜深，花叢中人已不復至，可毋防火線矣。第囊中止洋一元，飲時深加留意，以不逾一元爲度，否則將復殆耳。』飲少頃，禁鷗以電話詢其友人，知其已至，急往訪之，余與仲容心大釋，禁鷗旋返，喜色盎然於面，余知事成矣，問之，則得洋三十元耳，余等大喜欲狂，付酒資返逆旅，至時，氣壯色勇，且故出囊之金，鏘然作聲，侍役見狀，頓易懶容爲笑靨，唯唯承命，惟恐少懈，是夜逆旅主人亦不復至，翌日，盡清宿逋，逆旅主人作媚容享余等，以與前此岸然之狀相比，思之可笑，仲容以滬上籌款至無把握，則返青谿求之，禁鷗故居滬，余遂返松，嗣後時時回思其事，心爲怦怦，而窘態迫狀，亦不期自笑也。

## 情詩集自跋

銀簫舊主曰：余茲在四五月內，先後虛構情詩可三百首，無情人之情，斯已竭矣。然余前固明明言之矣，此三百首之情詩者，均諸君心頭舌底欲說之話，非余之言也。諸君未說，余代爲說之。余既說之，則仍爲諸君之言，一經諸君心頭舌底溫過，無一勿協者也。以余無情，而代有情爲喉舌，卽有錯誤，幸亦恕之焉耳！今方告成，復據書餘緒於下。則余個人所欲言者，余虛構情詩時，其旁無有挑逗情思之物，有之，止仕女畫幅、言情小說等，爲力薄耳。復躡居海上寓所，長日惟聞市聲，伸目則煤塵車浪，腦爲之海，絕無畫檻朱簾，足以助其遐想。余性復懶，朝起待書，晝復候夜，上燈後始埋頭而書。近得友虞山、吳虞公能酒，則列盞於楮墨之間，且飲且書，覺醉吸煙以蘇之，飲後復書。有時余書而吳君與平君襟亞置酒爲伴，有時三人同書同飲。我二人者，均能作媚世之文，取微賞，自貢苟有人入此三人之國，但見攢頭及案，紙上起春蠶食葉之聲，而烟絲酒香，繚繞滿室，少疲，則笑謔無所不作，此狀蓋有可笑之值也。然此境界，實無言情之資，可以搜取。以余年來頹然非昔，綺思都消，鶯鶯燕燕之詩，久屏不作，茲乃如影戲片之倒映陳蹟，一一強而致之，故余時時擱筆，向吾友曰：余無情矣，此紙上之情，以何法取之者，而吾友謬謂此三百首者，乃情

重而紙輕也。

余作豔體詩，已有年所，零篇斷緒，漫不檢拾，曾自集「情話鉤沈」一種，刊諸某雜誌中，茲取篋衍存者，略鈔於此，然亦不豔之豔耳。若今日者，已厭言詩，甯復爲女郎詩乎！乙卯云：「夢回元旦晝闌珊，山水長新日月閑；今日美人和淚祝，東皇乞與駐顏丹。」此在元旦詩中，固爲別開生面，究不可爲訓。以余此詩，方處情網欲撤未撤之候，如呻如嚙，遂成此音。春人詞：「鏡鸞淺睇胭脂紅，美人一笑春玲瓏，釵光鬢影傾城動，寶馬香車夾水逢。東風無力搓桃蕊，啼枝恨葉春難數，鳳城半月蕩輕寒，誰家玉笛吹歌舞？舞罷闌干夕照多，歌聲恍惚定風波。瑤天小劫春無主，爲問春人奈若何！」當時頗自喜，以爲王次回陳雲伯可希今思之，卽爲王次回陳雲伯，亦不足爲奇耳。夢回偈併序云：「序曰，朱子夢回作也。倚枕誦之，能令安神而解噩焉。」我與汝何爲因緣，會有數幻夢，眇然醒，無我亦無汝。」學龔定盦頗患過似後，以此詩寫諸某女士照片，并顏曰：「過去之愛人×××，」姬鄰見此，謂余爲太忍。花朝日立桃花下作云：「二月春風故故斜，東皇一笑便繁華，不求秋實憐今日，小倚明妝一樹花。料理生涯苦費才，眼前景物動風雷。蕭然巾

服鈔胥罷，長記先生爲汝來』鈔胥語，記售文之始。歌筵乞書扇云：『氲雲氣月上仙身，唱起東南萬種春。我作新詩卿一笑，祝卿玉體抱天真。耗盡頑才意惘然，半消歌管半詩牋。詞華不爲胭脂誤，謠詠蛾眉自可傳。休教月恨與花愁，雙璧仙胎孕虎邱。不合相逢當五濁，山柔水膩定蘇州。雙成玉指按鸞笙，吹出清音四座傾。微覺金波春酒煖，杏花天氣半陰晴。我視美人如糞土，此言平澹破禪關。他年花落埋香日，一筆詩痕伴玉棺。爲寫春郊惜別圖，奢情抵得羽璫無。從今不作風花夢，閉戶空齋自著書。』此六首雜無宗旨，自在棄例，以之證少年放蕩，莫知顧忌，可爲今日韜晦之資。春寒云：『微風吹鬢是春寒，梁燕雛成帶笑看。忽有綺思心上過，銀梨花下倚闌干。』此小詩風情較不薄，今人百思不到其境，爲之黯然。以上數首，均乙卯年作。是年作豔體詩最多，其有本事可索者，則見「情話鉤沈」中。今雜識不在手旁，但敘其剩者，如詩話然。又別鈔頻年所作可憶者如下，事實與歲月之前後，則雜而且略。

再答鴛文別館宵談云：『離情兒女經元慣，又着閑堂月下人。數見眉痕入時樣，已勞瓜果動比鄰。千年仍被螻蛄笑，一世誰如木石親。繁月孤燈俄自寂，獨憑風檻避酸辛。』今日到云：『

玉簪花發酒無功，樓下聽歌最懊惱。去日相思今日到，小簾珠戶一重重。』自讞成云：『起落春宵無限心，臥聞檐溜夜澆澆。萋柔相壓眞仙曲，藕合會翻玉女衾。苦作文人科慧業，若爲天子必荒淫。莫憐暮雨朝雲外，亦有詞章怨藁砧。』劇場云：『東施自有捧心聲，釵朵初翻九陌塵。沈沒病雲眉岫底，聞歌腸斷爾何人。粉墨文章動地狂，薰香獨拜水仙王。時人爭識閒情重，百萬生靈是劇場。』六月十五日有觸云：『舊人多恙寓書稀，環海憑誰念帶圍。忽荷病雲裁一紙，感傷詩就比元微。變姓更名似細君，（原注姓名適相同）命中舛楚悔知文。難窮天末無窮意，牋末淒迷一字雲。連絲雪藕是同宗，爲有他生願未終。那得尹邢不避面，風窗終閣遣相逢。』海棠云：『沒福終朝傍曲廊，勞生急影一爲狂。入秋枝葉供流盼，絕代風華換斷腸。愁了輕煙疏雨裏，開闌銀燭畫欄旁。當時題句渾無賴，只惜微之有感傷。』寄書姬鄰蘇州後，偶作破悶云：『平交百輩漂流盡，骨肉纏綿獨汝深。海內幾人念眉嬾，秋邊孤墅隔沈吟。沾襟眞忍迴車別，不醉無傷永夜心。（原注嘗勸余止酒）空有離魂換珍重，柳絲散處共飛尋。』雜懷各一首集句云：『雙鴛刺繡綫添長，可有琴心喻鳳皇。一笑却逢珠箔敞，春閨綠鬢鬥新妝。小院春風柳外烟，一聲河滿唱』



君前。心如李十郎眞負，生別人難望月圓。』雨過云：『秋雨忽飛濺，城郭失相望。太息耽吟人，短世接殘夢。秋風何自來，吹聚好眉嫵。寥寥百年中，佳人無足數。微生安念命，天遣雲鬢誤。可惜夕陽山，相對愁人坐。秋雲不可攀，照影一函淚。知有此時心，入世得幽會。城西花樹垂，乞取收魂地。嗟余空自奇，骯髒百讒底。』雨云：『繡窗開復閉，好女任蓬頭。一雨三千界，橫江十萬艘。因依隨所殉，蕭散不成遊。愁絕生孤唱，東方可小休。』數詩非一時所作，故以詩言，詣力自有出入，而讀之增人悵惘同也。就中今日到一首，情景殆爲難忘，余一閉目，即縹緲如涉足彼間。自讞一首，吳君遇春稱爲淫詩，第一句「起落春宵無限心」七字，已寫淫至於何等矣。海棠一首，即托懷一美，是人行狀，後日固極顛沛，愁了一聯，不幸中耳。雨過亦是時作。寄書蘇州一首能擊，雨一首，別有襟懷。恨余前後所托，非一人一事，遂受無窮苦趣，追思昔日，感悔交併也。

辱與銀簫舊主爲朋者，亦有數人，擅言情之作。余固不克盡記，隨舉一二，爲攻錯焉。凝素上人送女伶孫箏秋之重慶云：『蜀道青天自古驚，如何弱質竟長征！神交不隔忘千里，夢想爲勞聽五更。盼望手書先有約，摩挲指畫不勝情。那堪窗外樓頭倚，記得銷魂第一聲。』初春有憶云：

「別無塵想月來時，銀蒜珠簾入夢遲。雪外華鬢新倚曲，簫聲飛上早梅枝。翠幄東風逼酒溫，無  
 端兀自醉芳魂。江南舊夢春消息，花底雙鷺印雪痕。」懷重慶悅合茶園孫箏秋云：「入夜幾園  
 月自高，霜寒清影墮梅梢。天涯賴有雲鬢在，璫札殷勤慰寂寥。」春望云：「楊花漂泊春無賴，化  
 到浮萍便作家。誰料東風終不管，無心流水繞天涯。」此公詩本輕清側豔，亦饒情味。夢湘閣主  
 春望云：「微風吹盡墮梅枝，晚春陰入望知。只合身爲流水去，待他飛絮化萍時。」年時云：「  
 漠漠新寒翦翦風，豪情無復醉新豐。年時一種淒清味，細雨朱樓是夢中。」松江酒樓雨後作同  
 白壺遇春鷺雜云：「把酒江樓一惘然，江城初柳欲吹棉。東風無賴蘇桃李，豔想濃愁又一年。夢  
 覺流鶯雨外聲，遠林風色作清明。無端自作高唐賦，已被江妃誤一生。」此公之詩及早，放翁萬  
 首，誠齋十集，海內均有論及者。卽風懷之作，亦擅纏綿。野鶴題板橋雜記云：「搜討風花數往賢，  
 共言興廢一淒然。祀先樂社絃聲盡，夢尙春城舞雨前。哀樂無端成一世，漣瀾餘劫欲千年。柳絲  
 眉影當年事，知默知玄轉可憐！」又題燕蹴箏絃錄云：「漸漬纏綿吾自幸，絕裾割忍客猶傷。終  
 能抑性歸平澹，宜有餘魂付莽蒼。鴈柱悽悽成斷曲，深情謁謁學相忘。幽馨入抱供遺暝，應有蒼

波換夢涼。』此君亦健者，偶爲卑體，繞筆成妍。鶯文秋花詞云：『自扶眞宰耐風喧，顧警霜痕百感。蹠碧落紅塵兩茫茫絕，萬家脂粉變秋原。屋角籬根形悟神，病香瘠豔秋非春。涼飈天末一聲起，搖落微窺綽約人。』三十日之叶傷舊事也云：『甚欲忘憂遣五官，誰令智海復生瀾。殘年機事灰俱冷，百死靈根筆可歎。摺摺高燈懸夢闌，琳琳圓淚落襟寒。踵舒一息初回概，忍說風花鏡底看。』晤里人各出鄉語甚得云：『役我春風頗似煩，煎燈啼月百無言。已驚餓柳疏消息，忽對鄉花說故園。淺盞能浮初得慰，急絃中哽爾何冤。明樓午夜匆匆度，枕底誰堪谷水渾。』別雅明云：『低眉入世卿何慣，如我飄零亦少歡。十五年來爭竹馬，百千里外誤微官。寒雲續續初飛雨，坐視雙雙止一歎。後日階前征騎去，誦詩應欲淚闌干。』此君筆重詞勁，字裏行間，高情尤暢。

銀簫舊主曰：自虛構之情詩三百首後，益以已作與朋友之作，實之此跋，復鈔時賢之新體白話情詩爲附錄，於情詩之義，可謂盡矣。今更正襟危坐，爲少許之言，以示辱讀吾書者。處今日之世界，不自建立，卽遭亡國滅種之禍，其道蓋甚危也。若余者，旣無效於國，寧敢再以萎靡之言，尼人爲窳敗之習，亦徒以世界之成，皆情之績耳。苟善體鄙言，得用情之道，殆及美滿，男女同

心爲國，以愛國之旨，傳遞產兒，永永與世界諸邦爲上着之奮鬥，則中國庶幾有望。非然者，墮諸不正之塗，畢生醉夢，亡國滅種之禍，或及其身矣。執筆思此，尙有心緒乎哉！

余完此稿，方值新歲，余得休於家下適日中，旣無樗蒲簫鼓之樂，復少朋尊言笑之趣，木木然不爲時序動也。而初春過暖，新陽生媚，一二俗習酬應之餘，自成靜境。默記今歲更當載筆，宜積幾許無謂之字，以字多金即多也。情枯如僧，念六街燈采，士女方相擠踏前年之余，亦屢其中而綺孽之詩，半成於是，今殊不爾矣。諸君謂余善耶，余書至此，心微怦怦，而門外春潮沸矣。庚申第五日，銀簫舊主縱筆於玉梅香氣中。

### 非 嫁 記

凡人行經慕西女校牆下，無不起一種美感。地旣幽深，塵復罕起，紅磚之牆，終年如新砌者。牆裏綠樹團團，浮陰於牆外，清翠積不能消，則塞而爲碧巷。迨至夏時，炎暑望而斂步，日間或有車馬破寂而至，鞭聲蹄聲，移時可聞樹上羣禽來止，能爲媚唱，以效女學生之歌。自朝至暝，有鐘

聲，按時兩度，清越可愛，異於教會之嚴厲。此鐘也，似示人以有福者起居之次序，人過其下，無不低徊數度者。人亦非盡慕少女也，良以世間之人，無有如學生之多倖。今聚多數之女郎，日求學問，更無微此之委瑣，擾其心懷。一校之大，與塵境別爲天壤。日夕時，尤有鞦韆之影，笑語步履之聲，飛於牆外，則人孰不起相形之感。後吾得此中人而探察之，則有不盡然者。至謂同學之媛，無一不有注淚之時。大概女郎時代，世事都不掛眼，別有各種之閒愁，或競爭心切，或戀愛情殷，幽幽奇奇，如無可語，輒自困如繭裏之蠶，而羣雌聚處，安能一一輯睦。女量本偏狹者多，於是爭端起矣。此豈又孑孑女校牆外者，所得料及吾以下所記，卽慕西女校學生之事也。一日四句鐘時，校鐘既鳴，學生奔集操場，輕捷乃如羣鴿，各適其適，殊難以一筆狀之。東偏列榆柳，斜日照之，金碧撩人望眼，而學生聯肩往來，亂其臥地之影，離場心較遠處，樹下設椅，有兩生駢坐其上，倚長而適，本可容三人以上，然此兩人心中，更無餘人之位置，坐甚近，兩膝相促，彼此偏斜，幾欲以臉相貼，柳絲婀娜下垂，拂及額髮，則頻頻以手格之，場中方作球戰，聲至諠，此兩人乃未覺，故媿媿，不防他人之注意。此兩人者，年華相差，至多在一二歲之間，蓋皆二十左右人也。體豐削

相等，均梳靈蛇單髻，水鑽之髮鉞，簪於虛鬟之上，一色白縑之衣，玄裙長不及腰，顯長統之襪，自黑絲中，映見玉色，下則入時之鞵也。至以玉容論之，左坐者圓姿膚色潤秀，唇絳殆類熟櫻之櫻桃，頰際小渦，每語隨隱隨現，言時唇啓見齒，倩乃萬狀，即輕顰細愁，亦不損人之愉愛。右坐者稍黝，加晶白之目鏡，眸子瑩黑，時時轉流，眉尤清揚而瑩，似畫家平日所摹擬者。此時兩人誠愛所結，雖形影所親，尚以爲未滿，言時，釋其互握之手，此自胸次探得一小紙團，暈指平之，以授於彼，曰：『覘之！此在課堂中，費傑所擲者，渠言如是，吾滋懼也。』言時，甚忸怩，而雙渦復圓，彼一手受之，一手整鏡於鼻端而視，視已，笑曰：『適成其爲恫喝語耳，汝何感焉？實則交友有自由權，彼又安能以強權爲梗，且吾之於彼情至誼盡，彼自負我，我不能勉強以永好耳。』曰：『此語當然，以彼不能勝汝以理，乃轉而銜吾，一若汝之絕彼，出吾之教唆者，是誠冤矣。吾嚮固重汝，然以汝兩人摯愛，不敢躬分也，吾今得汝愛吾，吾當不却，彼乃大悲，勢欲得我而甘心，汝乃何以衛我？不特此也，今彼誣汝亦云厚矣，彼爲汝同鄉，至謂汝與……』曰：『可惡哉！莫此甚也，此等語，吾何必辯，且不必辯於汝前，以汝知吾，吾無須以相告也。吾與彼同鄉，尚不忍暴其醜行，以爲同鄉之辱，』

彼詞言既出，汝亦聞同學云何？」曰：「同學前，吾首爲君辟之，同學亦敬愛汝，似無信者。惟徐寶嫻等奶奶一流，誚吾等之交，如痴如儼，謂汝與費傑若是之好，今如何矣？吾必其續。且謂吾等相愛持獨身不嫁者，終不可靠，以爲他日有夫，則舊情擲雲水外矣。汝思之，抑何可笑！吾想費傑見棄於友，必效寶嫻等所爲，而求所謂夫矣。」曰：「此亦佳，但願彼得夫心遂，勿更讎吾也。至於彼奶奶之黨，本甘爲男子之豢養，無復以情及於朋友，吾想人果有情，眞能相愛足矣，胡必嫁夫耶？世間男子又安有情者，所謂夫婦之制，仍玩狎而已，吾惟不願隳於此流，故依汝爲命，故與夫己氏中道相背，彼據以爲譟言者，亦似有其事，則會有奇臭之男子，求儷於吾親，吾痛絕之。嗟夫！吾宗旨已定，願得心契之交，終身廝守，長在快樂之中，汝心永永不變，吾寧有摒棄之日耶？」言次，執彼手，膠固而傳其情，達於心頭，如通一體，此女受感，但覺自有知識以來，以得知心之人爲最樂，以女郎稟賦之醜，一經萌發，則纏綿窈媚所著卽牢，今在未通人欲之前，得同體之人，親而慰貼，不覺以全情與之。一若世間用情必待男女者，爲滑稽可哂之事。矧此女者，如初蕾之花，粉采雖榮，未受外界之侵犯，又因處境清高，不受塵汗，乃是一種似愁非愁之情懷，以至於此。方雙

腕互結時，相喻在心，言勿復續，亦不念將來之日，能永保如斯否？靜中聞呼吸吐衄，與腕鏗機輪聲，拍拍而動。此時斜日漸漸遠離，柳陰重杳，蔭此談心之兩人，而樓上之鐘猝鳴，如羣鴿之女學生復閃動。陡聞有招手向柳邊設椅處，呼采芝慶雲者，兩女驟起，其一以梨渦迎謝，回首曰：『采芝入矣！』采芝訝曰：『時何速也？』言時，整其目鏡之脚於耳鬢，復驗視腕錶而行，入於大隊迨衆學生離操場而趨穹門，則如一行之天鵝，宛宛歸矣。入門，卽赴膳堂食時，四聞盞箸之聲，各不相語。慶雲乃與采芝同席，而適與費傑犄角。但見費傑憤懣現於面目，頰若睡寐未安者，而神復唐喪，進食甚懶，頻以目蛙視慶雲，如欲一噓氣間，令其中毒而死。慶雲驚極，頸頰盡赤，慌亂中誤其運箸，同座皆注意及之。半時餘，耐及撤席，忽忽以盆渥面，入臥室而偃倚。采芝尋至，坐於牀外，則以目逆之曰：『芝乎！可畏哉！此女之痛面，我心猶怦怦也。』采芝急撫其胸，如撫一乳下之媿，曰：『勿嚇！有我在也。』慶雲曰：『汝兩人本至好者，速復原狀，毋以吾而分析且苦吾也。』采芝急止之。時同室之人，陸續而進，與同室處者，亦至，坐而傾談。此間之女郎，蓋除奶奶一黨之外，均有所專愛，其狀殆類結褵，動息如同體魄。譬如此兩人互愛，人悉承認之，於不知不覺之間，課罷



時，各自相偎倚，密合無訴，樂固多矣，亦時時屢入閒愁閒怨。枕簟間必置有言情之小說，爲之消遣，實亦講求情之原始，惟時時不得要領，則小說中固少描寫兩女相愛之文，如吾今所屬筆者，其已嫁之人，則不屑爲是，往往非笑，以爲均雌耳，詎能愛如夫婦耶？其爲此言，似表示其情已完全授諸囊篋，不使涓滴及於朋友，卽有之，友誼耳，敷衍耳，自審勿能列也。女郎之輕爲婦者，亦由於此，以爲愛必施於男子者，欲耳，非情也。亦有未嫁之人，而心有所屬者，則折衷其間，依違兩可。女校課餘憩息之時，情態乃一一如繪。兩女相愛而憚嫁者，旣度其綢繆之時光，少婦與心有所屬之人，不得不動相思之緒。晚膳後許時，鐘復鳴，學生相率入自修之室，其孳孳爲學者，勤於夜作，得心愛之人，燈前相對，樂乃無窮，書聲琅琅，入夜猶生幽趣，卽怠於爲學者，則運管作書，以致校外之人，更聞鐘，則時已過，退向臥室，少焉，睡時至矣。吾今敍慶雲采芝之睡，可以概見其餘。一室列牀六，位置殊妥，解衣褪裙，本可各不相顧，然彼兩人，則必待候，空其一牀，而爲同睡。熄燈以後，猶疑作細語，若不待明日，一衾所覆，香夢爲安，而斜月入牕，更動慶雲之心曲，一時念母念弟之懷，起落無已。然不離家，又焉得采芝之深愛，思量後日，則吾之不嫁主義，長能護持耶？采芝

能永勿離耶？使父母強人以嫁者，將何以為情。不識男子之性情，果為何若？得無在鄉時投書於吾之倉荒耶？男子盡如是，吾決不嫁，嫁則萬苦矣。然吾阿舅家之表弟，少吾一年，柔順如靜女，與我自少相見，意固莫逆，不審彼之情之無有，且聞吾姪將為聘婦，此事滋可笑人，然則夫婦之為物，殆一種形式，無所謂情不情，決不如吾之與芝之重且深也。小說家每云，情不能二用，二用則偽矣。獨惜彼但指男女而言，不念兩女之間，亦非情歟？吾苟另嚙一人，勿論為男為女，是我負芝，此安可思時？沈邈入玄，一時無以自決，而柔細之軀聲作矣。不知歷若干時，夢中陡聞巨聲，似有人投鎗於室扉之鍵竇者。一驚，汗出如瀋，急自黑暗中，起坐牀心，并醒采芝，各捫索得一小半臂穿之。心亂，百鈕勿合，而扉已啓，燭光搖搖滿室，同室之人盡醒，自帳中見正副兩舍監，執燭而入，以目四偵，如恐或逸，慶雲欲下未下，而正舍監先發言，見室中六牀，空其一半，問誰某誰某何在者，非同睡耶？同睡不特有礙衛生，且于校規之第幾條，此等行爲，誠壞校風哉！吾本不當侵及學生牀帳以內，今咎由自取，吾不得不一審查，稍稍盡吾職分。』後此有滑稽之女生語人，謂聞舍監言，吃吃發笑，不得已，以齒啣帳角而免。蓋舍監已適人，其言同睡有礙衛生，何彼嫁後之身

體日碩歟？當時苟以此語牴之，彼必忍俊不禁，撤其舍監之顏容而去。當正舍監言既，兩舍監同揭學生之帳，首及采芝牀，采芝恨極，又因目鏡猝不及加，本短視，眼乃生纈，垂首以手緊挾其未扣之半臂。慶雲既憤且羞，仍偃臥，蒙首於衾內，惟玉頸微露，頰乃過耳，雙趺似雪，亦亟亟爲自蔽。其他兩牀之人，一時同等慌亂。舍監曰：『尙不離開，而自歸其寢耶？』學生始含羞而起，分竄其牀，舍監反身掩體，逡巡而去。是夜鄰室，亦被同時檢發者，不下十餘人，學生一夜難寐，祇待明晨之受譴。果爾，明日校中揭示，學生若干人，均以操行有虧記過，示出，被過之學生均大哭，慶雲尤沈瀾如雨裏之花，謂苟學期報告至家，吾復何顏見吾可愛之家人哉？以不易自明也。采芝本掩淚，見狀踉蹌欲死，急前坐慶雲於懷，而慰之曰：『禍由吾始，汝勿自艾，直數吾之罪也，汝直怨吾其絕吾，使吾忍痛，以謝汝，嗟夫！此必彼賤婢之陰謀，汝且視諸姊作若何之對待，會當平汝之氣。』慶雲氣沮無力，一身任采芝之懷抱，淚點乃染采芝之頰，溫存無限，聞言，轉生感激，卽出嬰嬰之聲曰：『姊乎！吾胡怨汝，汝欲絕吾，其酷什倍於受過矣，姊能忍耶？惟彼可惡之費……噫！不見諸姊來矣。』言時，驟起於采芝之身，斜倚而坐，以赤眼，頻頻搥巾入室之諸同學，均被記過者，集

談爭詬費傑，自是詬無虛日，費傑不能堪，稱病罷去。采芝慶雲，眼中無釘，情當有增無溢。流光迅走，忽忽經年，此一年中，值寒煖假期，慶雲必邀采芝至家。采芝居梁溪，校在吳門，而慶雲父商滬，僑寓焉，又嘗與采芝返棹原籍青浦，慶雲母相待殊厚。以家况言，慶雲自優於采芝，其表則不相上下。采芝擅有長袖善舞之才，將卒業，師長旣美其材，復稍稍事交際，爲卒業後置身之地。交際之資，慶雲頗陰濟之，渠兩人固如一人者也。惟采芝日來常抱愁，無人處，每每愴歎，家鄉有信來，則略讀一過，祕藏之，若恐人見者，有時掩書下淚，作不可告人狀，雖親如慶雲，亦不掬心而示。此時校中，兩女相愛之風，曾不少殺，去一費傑已懾告發者，而舍監防維一弛，立即恢復故狀，故雲之與芝，日夕同處同宿，芝有心事，雲甯無覺者，徒以一己之信愛采芝，逾於骨肉之親，以爲彼不示吾以來信者，或恐傷吾心耳。吾采芝無父之人也，福已遜吾，信必其慈親所諭言，困迫之家事，吾旣不能力助，何可一問而增其涼，待可問之機，偶以爲詢，采芝慘然曰：『無他，吾人畢業將屆，卽當離袂，此後雖得圖相聚，究能跬步無離如校中耶？設或天各一方，則此後傷離弔夢，吾復何堪！且長能不渝信誓耶？吾人入校，希望本在畢業，然畢業當前，警怛如臨危險，前路茫茫，以言出

任社會之事，如岸人初泛海洋，漫無把握，事前能不懊懣！嗟夫！尚有一事，不忍奉白者，則家母刺刺不休，以嫁夫爲言，吾慶雲試思，吾人也，詎能因無謂之惡習，而犧牲吾之素志，此求婚之愴，卽費傑用以辱吾者。」慶雲聞言大震，蓋彼意中，固以嫁失爲入罪，曰：「姊乎！吾若以世俗人情言，似不能不勸汝勉從母命，然又奚忍汝之殉其抱負，此着幸汝自決，吾必難爲代謀，至於吾，會幾度爲家父家母言之，父母本寶吾，母聞吾言，佯笑曰：「果有理由，吾必許汝，矧學未畢，本可緩議也。」吾則曰：「吾甚信父母之見許，據此爲約矣。」吾母且鑒吾誠，知吾意中，無可悅之男子，吾親卽欲吾嫁，必不忍過拂吾意者，吾亦永永無所悅，則議無由起，吾之終身，似可慰姊矣。」采芝愧然曰：「吾滋愧汝，然必不驢志以自抑。」慶雲以言之增愁，竟不更言，而春盡夏臨，漸漸及於畢業，春光旣足損人，夏令又生閉困，在校雖不同閨闈之幽，而晝長神倦，念後思前，玩校園之花葉，則遐思紛來，至畢業後之如何，一意置而不思，暫圖目前之樂，故與采芝千言萬語，初未一詞涉此。不知光陰固不汝待也，日復一日，而大考矣，而假期矣，考試時，各各運其智力以爭，畢業之學生，尤無多讓，迨旣發表，奶奶黨樂固可知，挾文憑而歸，授諸夫婿，爲愛情之助，然一朝離數載

相依之校門而出，不覺惘然！何況彼兩兩相悅之少女，一言判袂，淚乃傾襟。行畢業禮後，開校友言別之會，送者去者，各各有詞，作歌淒涼，佐以消魂之琴樂，案上折枝，非不燦然也。在離人見之，則惋惜欲垂頭矣。菓點在盤，咽勿復進。校長教員，聯翩登台，均有誠懇之訓迪，顧諄諄之言，終勿敵戀別之懷。會散，伏哭於房中者，悲音無徹，雖有勸慰之人，而勸慰之言未罄，淚綴其睫矣。至於明日，則一肩行李，自各言歸，固有同鄉同歸，勿愁寂寞；然柳拂行人，車聞汽笛，人生到此，無不黯然。天下有慷慨之壯夫，不信有此等之愁事，不知人苟與一女友生離，已勿能任，矧聚無數聰穎之女郎，互相矜愛，驟然使別，真殆難爲懷也。似上帝既造女子，復畀以女子之性，則必幻爲別離一局，以消其蘊淚。慶雲其尤者也。自與采芝分道，亟亟蒞滬，天暑，與母返青浦，居一來復，覺家庭生活，與學校生活，所差殊遠。天倫之敘，不云無樂，然阿嫂輩爲消遣者，葉子戲等，一無活潑之精神，戚鄙酬酢，總欠自然之致。晝坐宵寐，不得不思采芝。在家溫舊課，坐不能堅，惟以學友所贈像片，翻示弟妹爲樂。日必作書寄友，亦按時望郵使之來，以通消息。至於下學期行止如何，父母尚許轉入大學或高等專門學，惟一時尚未有定，雖以書商諸采芝，采芝家窘，終勿能同入何校，彼

謀位置，亦未有成，雖欲爲己斟酌，殊無要領，思此趣悒悒，旋以采芝多日無信，抑抑思出，乃言於母，自滬轉至無錫，往視采芝。采芝家前曾去兩度，其寡母本拜識者，往時以食品饋諸老人，老人迎入，謂采芝於前日赴滬，轉至府上，赴滬有教席之接洽，并亟欲見君也。慶雲此來不值，甚敗興，謂彼之出，胡未作牋與吾，殆洪喬之誤歟？顧其母款意頗厚，則亦少留，待一二日，采芝不歸，或有信至，則去錫會之。采芝家本不如己家之適，紙閣蘆簾，爲故人自幼至長棲息之所，乃重憐之，聞采芝母言，費傑亦在里中，今嫁賈人子矣。慶雲以爲母將采芝婚事見告，且委以婉勸，其何以應之哉？然母竟無言。次日將夕，散步出其家後園，一架藤陰，垂如纓絡，斜陽之朱，猶敷於衆綠之上，慶雲對景，既念采芝不來，更追想至於母校，下期一片操場，又換何人芳蹤矣？思時，俄有一年少之人，出自牆門之下，蓋與鄰家相通者。其人衣葛衣，面瘦佺，似學中人，見己，乃突然出於不意，竟前致辭曰：『此女士非仇君慶雲，爲采芝之摯友歟？女羞極，欲避不避，念彼且自辱，以世方言社交公開，彼一問訊，初不露襲，若以忸怩對之，豈非示女學之弱，方揮扇以扇支頤而答曰：『先生言然，請問何以識及賤名，復何以見教？』少年無報意，曰：『請女士鑑之，鄙人名杜振華，實此間

貧士雖貧，頗能自食，而與采芝自少及長，爲鄰爲友，質言之，吾固鐘情其人，彼非不知者。不謂年來似另有屬，視吾不如碾底之泥，雖彼母言，勿聽也。嗟夫！鄙人捫空捉影，情不能消，亦不敢妄斷其人，輕窮慕富；惟鄙人耿耿寸衷，更無遂時，勢必至於狂瀾而死。在理，此等言語，不應訴之初見之女士，但鄙人知女士與采芝親逾骨肉，不賴女士，無能掬心使彼知之，故望女士乘隙一言，則鄙人雖飲恨逝去，亦必感德無涯。」女聞言，驚如遇魅，自知兩輔均暈，則力扇其扇，似欲使其遽退者。一時心亦動憐，轉念采芝常云，有倉荒爲擾，今乃藉我以圖，此撩實荒謬可殺！因此正色語之曰：「先生！吾畢聞矣。以先生通人，實不應以此等言見語。即使事屬非誣，吾有權力，能爲朋友支配此等事耶？且先生所語，爲在閨之女，大費索解者，先生休矣！」言訖，翩然竟入，心猶憤憤，然不欲以告采芝之母，防一言，老人更瑣瑣也。明日，采芝未歸，即辭行返里去。比采芝歸，已隔數日，仍與慶雲相左，大悔恨告其母，謂自滬至青浦，乃如夢商然，母以言慰之。采芝靜待慶雲書至，顧四五日復無有，忽得同學青浦人鄭碧梧書，係慶雲所授意者，謂「慶雲有一非常之事，須面談，請即來青，惟先詣妹處，勿直往慶雲家也。」采芝讀已，殊驚愕，如犯巨禍，即告之母，匆匆至青碧



梧方迎於門外曰：「姊來矣，姊須善言之，或安彼心，至於事之何如，姊勿躁，待彼親告耳。」遂以小鬟致慶雲至，一見神色如痴，執手相視，瞳幾爲合，未語，紅徧於眶，極可憐之致。采芝慘然曰：「得毋君家有冤苦加君耶？」慶雲曰：「無之，惟吾負汝，一言盡之，妹字人矣。曩吾父母對吾不嫁之宗旨，虛與委蛇，吾無覺也，今畢業歸，始發此議，事在吾於姊家歸後。吾母極言吾不嫁無理由，而以最近求婚數家，令擇，且謂汝試明言，心有何屬，有之，父母亦必允從，不有，則父母代擇佳婿，不能謂奪情太過，而汝之主義，更難成立，吾無詞對，祇泣，吾母亦通達者，竟爲我擇一家，爲彼目光之最善，吾舅家姊夫爲之媒，其人爲無錫白楚垣，留美新返，而翁供職於京，家於京，聘禮亦由京郵致，爲金鑽戒指各一，嗟夫！吾不能違背父母百眷之言，祇允之。然吾身究爲誰嫁者，殆爲世俗之成見而嫁，何嘗存吾真意在哉？父母爲吾謀，亦不爲不至，矧吾猶非婚姻不遂，而彼見奪者比，人問吾爲誰而不嫁，吾以姊對，則啞然而笑，吾姊乎！妹身已矣，能恕吾耶？吾母以爲吾苟嫁，姊亦接踵肯嫁，此語吾不能限姊。」采芝聞言，長歎不語，而碧梧故已受聘，嫁壻有期者，則驕言曰：「雲慶壻家不惡，則宜爲退步想，勿誤於後，可矣。」采芝低首曰：「白楚垣耶？究……慶雲以

指上戒指授之，啓小盒，有一小照片在焉，朗然一美少年也，采芝一見，不期面赤，強制之，以戒指還慶雲，玉手猶微顫。慶雲請蒞其家，則謂令母前值吾來，似嫌吾以不嫁主義給汝，汝茲新聘，不如不面爲佳，雲慶不強。是夜，同宿碧梧許，雲慶隱告以在姊家遇杜振華事，采芝曰：『此事，吾殊厭聞，吾此歸，當以書縷述之也。』明日堅留不住，便歸。後日，得采芝在家藏書，書詞甚長，勸慰備至，緊要數語，則在妹前之不嫁爲吾，吾今之嫁爲妹，吾前希嫁尊夫白君，以家道之懸殊不遂，因私憤拒貧士杜振華，而可以不嫁自誓，得妹摯愛，遂共宗旨，然妹初無是等原因，竟是以情殉吾，真吾罪也！今君嫁白君，取吾心愛之人，婚吾心愛之人，吾宜祛吾私心，引爲大樂，况妹後來伉儷多樂，遙以慰吾，而吾嫁振華，示已絕意尊夫，而消往時之私憤，故亦嫁矣，稍堪告慰者，振華對吾之情，固專且烈也。是年兩人均出嫁，明年暑假時，母校開校友大會，采芝慶雲均挾夫蒞會，相見驩然，前事似澹然忘之矣。朱鴛雜曰：茲事瑣瑣，無關宏旨。然自女學興，此等情形，不獨仇慶雲、韓采芝，與慕西一校之學生爲然也，書此爲研考女性者之一助。若諸君不信時，請以問尊夫人未嫁時如何者？若詢之令妹，彼必赧然勿答。至事之善否，殊難下一判斷，請以問以女子教育自任者。

彼當知之也。

### 豔魅記

有巨宅，似遺置於市之尾者，主人死亡略盡，但陳未瘞之柩，擁此先疇，同裔止以時節奉饗，膝離地卽去，言防鬼氣中也。於是人人知有鬼。惟團防局諸士，以經濟關係，未便另資覓地，乃聚滯於前進。日久，諸士無不委靡無神，巡邏一周，已不勝械，而目眶黑陷，非身披號衣，幾類同處之宵小。中有黠者，稍稍泄之於人，謂夜必有白衣豔魅，歷親諸士，備溫存，在夢而又非夢，醒則神消。然忌外宣，宣則被創痛以爲責。夫長不能已患，朝夕馨燭禮而安之，其他幽異，尤百見也。有少年徐寶璜，意中無鬼，好破奇，請一宿以窮之。入時巡宅以察景物，則全宅沈沈，晴陽亦慘然失色。廳事殊高崇，樑懸誥命，間爲燕子之膾巢，器物疊置一處，亦不自悲其見廢，遍地塵封，不復辨方磚之界綫，行過時塵拂拂起，垢反襪背。過長街，黝黑莫知所窮，衣動作聲，似左右前後，與鬼同竄。天方蒸熱，壁上出陰汗，觸手如死人之膚，寶璜謂不懼鬼，則膚復粟起，懼溝蛇蝮，及內庭，想見其家

感時，此花木亭謝之况，佇錦衣人，何等風麗，茲則假石脫落不平草，長無度苔，生於不應生處，蛛網四挂，罈中積水，作醴綠色，不審何時所注。牆陰尙有小李作花，身痿朵小，嬌面滯宿雨，若淚漬然，以此花媚鬼，良云稱矣。庭上卽小堂，綠色玻璃窗，猶未破碎，惟黯黯不能內見。入之，主人陳棺在焉。靈幃垂地，受風稍動，似澀生人也。寶璜當此，寧不動心者。而承塵之上，鹿鹿有疾聲，則樓爲羣鼠之操場，晝方列陣耳。堂後砌階盡碧，聲肅颯震於其上，是巨幹自鳴，鳴其勃鬱。寶璜欲登樓，梯門以鐵銷關之，遂已。然則鬼之窟處，其在斯乎？夜乃宿於中進，卽夫長所爲供香臺者。寶璜置酒倚燈，復攤書，心不入書。時時握椅側之刀，備之數四，然不遘鬼。少醺，而局中譙鼓已三鳴，空氣皆震。寶璜盤旋一室，微臥，起而復走，俄而門際生綠點，倏大如門，門未啓而已啓，出尖風，燈燄搖搖亦小而爲燐矣。寶璜自念，來矣，亟掣其刀，然無腕力，爾時幽光中，疾顯一鬼，跌不着地，步乃冉冉非凡，果爾白羅衣，衣爲三十年前之制，兩袖垂垂，隨妻香而四拂，長眉大鬢，清切逸揚，實非塵品。而玉肌胆露，映以秀髮，此鬼物可親極矣。寶璜遂忘其刀，刀墜鏘然，鬼一驚，霜頰作微暈。寶璜急自振刷，怒目叱之曰：『妖姬！何以見祟？』鬼徐徐卽近。寶璜欲退不得，尙支撐。鬼曰：『我甯祟及』

君子特欲藉君子之明白其冤抑，請畢其詞。『寶璜未言，而鬼已續言曰：『我此間之故妾耳，見迫於大婦，強死，屋後封井，即擲我骨者，以強死精靈未消，遂永爲幽物，君子生現代當力破婢妾制度，使無數潔身女子，長離黑獄，而窈冥之界，勿復有再來如我者。噫！君子今夕之見臨，意在斯乎？試觀彼好施婢妾之政者，今雖未墟，嗣亦僅斬矣。此間羣小，寧能辱我，乃譫言垢及我影，我必嘗之。鬼無他異，如我而已。』言盡，一慘笑，露齒如銀，寶璜沈毅之概，已不復存，模糊如在寐裏，不期就觸，則一握如烟矣。明日，睡至沈酣，諸士起之。晚來情境，尙憶一二，遂感鬼言，立志破婢妾制度。是日復周察此宅，竟無異，惟堂後高撐之玉蘭，葉茂蔽空，一花非時而榮，殆殉於婢妾之女子託靈者歟？若諸士之日瘡，僞言就鬼，是否別有所喪，不可知也。

### 過瑩記

清明日，春雲斂陰，作驟暖。張君一家老幼男婦，一舟朝其祖墓，所過水，隨櫓成霧縠之紋，人心頭，皆感春氛，誠不可名也。舟尾置冥器纍纍，張君固崇新，以爲宜，酒香花，報其祖德禮矣。

胡迷信爲其夫人則雅而通達，謂今日所謂迷信者，已由迷信變爲人事，於老輩前盡之耳，何必因疆改而生一番之搗亂，若後來者，不改自改矣。小姑娘聞而竊語曰：「嫂乎！言防而祖姑聞，老人將以吾人革其他日之響，呵責至矣。」張君夫婦微笑。舟行不緩不速，款乃徹耳，遇光景佳處，輒艤而少留，時止一處，見碧桃叢花，葉亂戰，且有衣裙飄顫，新土一坯，卽爲蠻鞋所躋，稍近，則兩少婦互闕，且至攘玉臂耳。此兩婦者，嬌麗處實近姊妹，惟一持服，眉鬢朱脣外，一色如雪；其一亦雅素，張君進問，乃知白衣人者，坏中少年之婦；彼女亦生時愛好者爾，不期今日苞淚以來，至相值也。張君夫人與小姑娘憐其情，婉解之，兩婦分別行，委花於墳上，張君懷之。夫人云：「慎之！毋爲瑩中人瞋也。」旣而又瀕一處，有老翁撫土哭，張君以爲喪明，亦叩之，則曰：「吾前歲以巨萬之貲，擲於橡皮股票，遭敗，我葬股票於斯，誌永痛，且示子孫勿浪求財也。」張君視老翁面，則鈔金之力，尙甚盛者，哂而去之。又行，將及祖塋矣，值一丐大泣於荒壤，探其悲旨，則泣一狗耳。悲曰：「自若斃，我乃真畸零矣，無若見衛，我見迫於羣墊，無已時也。」此時去荒壤數十武，有故家墓門，柏樹聳翠，紙錢化白煙，續續出於籬眼，故家家人中，有少女，革鞋博袖，斜偃草際，泣一小墳，羣侶笑。

之，渠初不顧，渠母止曰：『痴哉！妮子，一鸚鵡耳，乃費淚若此。他日我死，能以是向我邪？』女如不聞。張君今日所歷之清明，殊奇特，其他值乎常所應泣者亦夥。既蹴祖塋，拜化訖，其妹語曰：『嫂言盡人事，當也。不見彼新整今日之出，素妝亦入時，果悲絕，尙能顧妝耶？若老翁孀人，及死鸚之女主，其眞泣歟！其祖母聞之，疊其額紋而言曰：『汝謂我蒞此不悲乎？』因指隆起之塋曰：『自汝祖卒，我之魂瘞此，蓋已四十二年矣。』

### 慘訛記

羣少年夜談，輒及婦女之事，有狀貌不合於內媚者，亦必窮搜豔讖，以折衆人。此狀時或遇之，殆習慣中自然之一，吾記自不能諱也。時則聲浪此落彼續，若議員之取決朝事，而各人想象中之美人，似已羅列座間，芳澤在觸，苟一自顧，應啞然而笑者。內中一少年，坐近壁藤椅中，支拳於頤，正從燈光中，歷睇衆人之面。蓋人人方親象中之美人，而不覺此少年之隱笑。少年笑微縱，爲一肥碩如豕者所覺。此肥人形容一瘦美人，謂爲弱不禁風，與己同病而憐，詞尙未盡，聞笑

陡覺之體之胖，而大怒笑之見辱。少年未辯。衆曰：『胡笑哉！今當趣籬盒自述，彼甯無曖昧，則笑爲自笑矣。』籬盒曰：『可。但我之親婦人，獨我妻耳。揣諸君之意，夫妻之爲男女，若無足述者，故我不述。然此亦人歆私行之表示，宜爲諸君正之。今講我漠不相關之遇矣。』衆人仰喙而聽，若待食者。肥人尙冀其無倫如己，可肆其反詆。籬盒曰：我常熟許多小學教員之一耳。前歲，在辛安鄉某校，有一來復日，自城中購得風琴還，乘一公船。同船無雜客，僅一媪攜一女耳。我喜能甯靜，而船家則怨微雨之阻客。此時之雨，可名之爲霧，自船窗外望，鏡波之上，若起秋塵。彼女來時，容鬢襟袖間，沾微潤，執皓巾以拭之，輔際起驟紅，由忽急而致者，故拭狀亦促。俄墜其鬢針，在我足旁，我俯拾而上之，彼受不及謝，甚自艾其率者。媪卽爲置之原處，女復爲媪拭。已而舟行，我時時倚牕，船隨港轉，陰穠如在碧巷，兩岸葉感而無花水禽有情，初不因花悴而逕去。此女坐時，起立不定，亦外望及於野景，我無俚，啓琴踏之。踏時，念我同事陳亞在校，必鵲候我，彼喜音樂，得新琴，樂無藝矣。媪聞琴，攀話及我曰：『先生！殆辛安鄉學堂之先生乎？』我曰：『然。媪亦至彼間歟？』曰：『否。歸政鄉耳。聞貴校善，吾鄉童子，亦有趨讀者。先生尊姓，可得聞歟？』我被問，時方思陳亞



卽譎言曰：『賤姓陳耳。此一「陳」字，直貫女郎之耳，而頰紅陡烈，如作暈狀，我不期停琴而視，尙見其以指隱牽媪衣。然媪乃不覺，似視我甚喜者，且曰：『我家城中，今方送我女外孫歸家。彼家後日，尙爲先生之戚。』媪言此，女止能以容面水，逃出我眼光之外。我此時已明瞭，自咎冒陳亞之罪矣。然匆遽間，無法作聲明之廣告。船及辛安，媪尙示船人曰：『彼爲學堂中陳先生，安移此琴。』船人曰：『先生姓陳乎？然則前日太太需自城中之物，尙欠代購資，幸見賞！』我此時尙何能辨，則出錢與之。我上岸，返見女面，想他日鬧房時，曠我爲何狀矣。至校，亟與陳亞言之，彼嘲我輕薄，代償其母之錢，亦不還，以示微罰。我常笑曰：『此船人亦惡作劇，不啻證實我之非誑。恐他日當沓席，君夫人尙以君爲冒，而責我之棄權利矣。』亞聞此，笑而詈我，以兩家憑媒而締姻，殊無聲明之法，則亦置之。不意陳亞未婚，遽以是年死，婚亦隨命而撤。明年，吾又遇彼女於城中，則粉霞之襜，宛然爲婦矣。與其新夫婿駢肩而行，流盼及我，大駭，驚悸幾無人色。其夫亦駭曰：『吾愛患作耶？我今日忘帶「人丹」矣。』我揣女此時神經麻木，雖服百「人丹」亦不能已。其遇鬼之瘥，我知其此夜床頭，盤問患作之故，女止有淚內流耳。籀盒述竟，容似痛惜彼女之

淚。肥人曰：「君曾爲鬼，何謂我肥？以鬼較肥人，鬼必自慚形穢。卽叩之我瘦美，彼必謂與其親鬼，無寧肥人之溫柔也。」

## 離京記

靈威將軍年未滿五十，而功名煊赫，域中莫與京矣。將軍之貌，近不爲細民所或見，然細民類能記之。蓋時復影之報張，而將軍自有令人難忘處。爾將軍之出，先有衛卒一連，于于而過，市人車馬悉避，但聞履鐵擦沙之聲，自遠而邇，邇而復遠，而騰空之塵，隨如征蓋。衛隊過後，行者皆依闕行，無敢挺走衢中者。此時崗警徧植如鵠，槍刺受日作耀，意在沮人人亦遠避。少時，有騎士十人，并鎗而飛過，士皆金章銀刃，馬復高駿，土起漫天，落葉與驚鴉盡掃，似蹄未着地，而人爲神人也。有當之者，身立齏粉，然近已無之。騎士既遠，巨聲猶滯耳際。更少時，將軍之鐵甲汽車，始一瞥而響其所詣，眼力神者，辨車上雁列之武士，人手靈敏之短槍，實彈以外指。將軍中坐，尙挾兩親信爲護，似虞衢外稠人，皆爲刺客，實則果有一刺客，稠人已相率竄矣。將軍車去，警士乃出勞

力，以理秩序。蓋積數小時之蔽塞，人人心急，肩摩轂擊，紊如逆潮，紛呶之中，尙慕將軍之豪貴，以爲我有如其一日者，必令警士舐我鞋尖之泥，而撒其威稜於地，警士心煩，又誰復諒之者？迨將軍返邸，念今日弔其著名之同儕，感乃無極，微億，斜欹於錦榻之上。榻背爲精銅所鑄，花朵作散花天女，盤舞仙雲之罇，臥茵爲寸寸文錦，旣温且軟，高枕如之，枕面美繡墳起，而甚服貼。此榻價已難舉，若推而論此一室，殆足以匹皇宮，盡室灑西來之香水，非麝非蘭，直欲踞福人之鼻官，而嚏之不去者，榻次尤芬馥，裏將軍虎躬於香中，將軍面裏適當巨鏡，不期自鏡其容，以將軍儀表，言嶽嶽然自非凡近，膚白而菱髯烏黑，眉尤清揚，近辨始有額紋幾縷，而鬢亦着微星矣。將軍乃自獎，覺一身繫衆人之升黜，國論滔滔，又被集指，不論自己享受不過極於如斯，究能言裨益於國邪？回念往時，蕭然一書生，晏居家門，與我已逝之孺人度長蘂之歲月，當時或自慊，而同味彌甘。然今日之豐饒，甯不厭哉！而身之入出，若虞死刑，吾苟無尤，誰更見偏者？反言之，吾其高等無形之拘囚歟？又思吾同儕漸漸凋落矣，念彼時同窗風雨，慷慨以言大任，不圖位躋前言，而志輒歧出，張旗樹黨，布此迷離之局，今彼逝者，復何云乎？然冥中將不笑吾邪？且吾一身勞憊，又絆酒

色去歸東之時期，雖悠悠而實近，此富麗之寢室，將來又爲誰之宮殿？言時，懊懣極，目注案際所脫軍冠，而雪縷蠹起，適取將軍之憎。此時綴珠之燈，發光使一室生媚，而臧獲輩遙侍帷外，無令不敢冒進。寵姬德嫺，則婷婷而至，見將軍不豫，出玉手啓白蘭地瓶，注銀罍以飲將軍。豔光入酒，酒作粉馨，姬笑叩將軍曰：『將軍胡患哉？』曰：『無他，吾思少日耳。將軍少日之景，回不願爲人言，亦無敢設問者，德嫺最親，今聞焉。』言次甚瑣瑣，大致將軍多情，不忘糟糠，而惜其不同富貴。德嫺今同富貴，亦甚追懷夫人，他日以問某門客，以將軍故居之狀，門客，將軍故人，共患難者，對曰：『已新輪奐，非故居矣。然尙能描繪其狀。』姬許之，遂有所囑。經日，將軍與人爭政務，煩極，姬勸與游西山，乃驅車出京，扶姬踏芙蓉之峯，蒼翠染眉頰，及顛，則築屋如將軍故居。屋中位置亦舊，有侍兒椎髻布衣，煎茶事主，姬入室，忽忽作常婦裝，幽澹而愈美，將軍一見，目誤爲已逝之孺人，乃自摘其官服，索常裝，姬豫置焉。易裝罷，攜臂出檻而眺，行雲流水，蕩漾於山腰，姬指雲外黑點曰：『此中一息萬動者，卽將軍來處也。』將軍聞言，面雲水復視秀巒曰：『吾其免於亂世夫！吾其免於亂世夫！朱鷺難曰：余經人問，此篇爲真譌，則吾國山不少西山，而武人無將軍也。』

## 聖誕記

聖誕日，寒暑表在四十度，若以勞而夫若望之寒威臨之，當暴縮矣。是時飯罷，勞而夫坐於其肆樓風窗之下，與髯壁賭其鎮靜勞而夫非習靜之人也，其爲是狀，正因今日市肆之熱鬧，爲祈禱與宴會吸收殆盡，而夥友復空要其一日之薪金也。勞而夫平日嘗憎星期，復益以令節，如何不愠？謂上帝賜福於人，奈何設星期與令節，使吾有爾許之損失耶？故今日之顏色，實欲以平日對待貧人者，對上帝勞而夫之爲人，如鐵爐然，投之以煤則微溫，煤者，金也，少時燄息，復冰然不可親矣。今日輟業，此爐焉能燃者，而壁爐尙燒餘煤，小燄如蛇舌，微微舒卷，不敢上睇主人之面，以勞而夫之面，慘猶如欲齧人也。勞而夫生平最惡無謂之應酬，故今日無人相慶祝，亦非所恤。嘗謂天下最可懼者，莫若貧人之笑容，苟不頌吾富，詛罵可也，則舉倫敦之人無免我矣，而吾不解事之兄子雅各若望，偏來爲虛文之稱慶，蠢哉！雅各老夫豈易動哉？老夫滋不欲見汝，亦因汝謙卑之口氣，欲噓吾錢囊而消瘦之也，汝自妄爲，毋怪老夫今日斥汝而遠矣。且方戒守門之

小

品

文

(45)

童子，勿更納客，蓋防臉上掛有慈善招牌之來客，乘間潛入，則吾殆矣。因去年聖誕，曾蒙其賜教，老夫詎有閒資，爲第二次之解囊耶？勞而夫正在思此事，覺去年損失之痛，如昨日耳。而街上之車馬聲，尤足助其不聊之狀，念此等人皆癩作耶？不然，何必以浪廢爲歡，脫盡赴吾肆者，不甯佳歟？顧不可。方納劣煙於斗，欲燃之遣悶，近鑪忽見火光，則大惜，擲斗，取錘猛發其門而熄之。鑪火既死，室中聲氣愈悶，而窗外暝色四闔，若在他家，則歡聲方縱時矣。以勞而夫平常辦事時間，言上燈後，最足快樂，鈎稽每日賬目，如墜身金簪之中，卽值星期，亦在同業之會中，採取市況，今日則四往皆足耗錢，卽電燈亦不屑開，以無所取償於今日也。然勞而夫究人也，坐黑闇中，亦終覺困，忽念雅各頌言，肅叔往赴其家之餐會，身固不可入窘鄉，然一念其言，頗堪詫異，天下之樂，惟富而已矣，窮人更有何樂？窮人言樂，乃同押獅言自由，而剜却心頭肉，以爲讌樂，實爲駭人聽聞之至矣。吾其覘彼作何狀，以消時晷，脫見雅各狂而舞者，此誠佳劇，勝入夏令配克劇場多矣。以天下之劇本，惟寫窮人之窘態，觀之最足快意，而真更優於飾也。思時，加冠於首，反鍵室門而出，下樓如行秘洞中，守門之童，方倚壁作夢，夢見去年今日未傭於勞而夫時，與羣兒在教堂爭聖

果蹒跚之履音，一震，餅落而夢破，張目見搖搖而矮胖之身，迨勞而夫爲首相式之面諭而行，童子窮思恢復夢中之餅，至不解勞而夫作何語也。勞而夫道行，經架菲館，少進食，每食必思當時天使造人，殆矇於經濟學者，否則廢腸胃而多生攪錢之手，則真可頌拜矣。食已，逡巡至雅各若望家。雅各爲書記，而自食者也，聞其父生時，共管勞而夫之肆，所不幸者，雅各初知世事，而父已前逝，乃勞而夫示以賬目契據，則以父多虧空，而肆爲季父所獨有矣。雅各樂天而自持之人，故不之較，且禮事亦無忝。其家與傭工同里而居，當然非閤，惟勞而夫入里時，續續聞不整之琴歌，四起於小樓低戶中也。勞而夫未嘗履姪家，其能熟悉之者，蓋時時會來窺探見雅各之窮，引爲娛已，此時欲一覘其勉強之樂，又爲得意時矣。雅各家後垣殊矮，勞而夫乃攀登之，垣裏略具花砌，受月殊情越，窗內透出燈光，度笑語之聲，勞而夫卽見聖誕樹下，映男婦三四人，又隣童數人，攜臂繞樹而歌，歌聖詩也。雅各新製外衣，領白乃如牛乳，爲一年中所僅見，方以酒載款佳客，客鄰媪及其子也。雅各妹娜拉料理烹飪，陳肴而去，卷袖露臂若玉，羣兒爭集裙側，呼姑娘，娜拉都以笑靨報之。少須，筵具而歌復作，凡室內之人，無不挾懽樂於面，週身百體，亦爲和氣所融，似天

國卽在斯間，不知人間憂患在何許者，可知人之以智力謀生存，乃帝力所與，非苦事也，而有今日之樂。此時碌碌可憐之勞而夫，在垣上如何者，觀此景象，斗覺有生以來，未有斯樂，乃爲無錢之雅各及其同類所有耶？善心旣萌，幾欲一躍而入，自謝平日嚴酷之罪。乃凝神視聖誕樹燭光，光中忽顯一人面，乃前逝之兄也，視其子女而笑，已而嚮勞而夫，勞而夫大震，不覺鞠躬乞恕罪，神經受感已極，竟失足墮垣內，迨醒時，身仕娜拉之側，香脣屢屢親其髯頰，而雅各方與醫生對語。勞而夫仰天呼曰：『吾親愛之猶子比女乎！吾感聖誕之恩矣。』

### 兄弟記

余於常至之酒肆中，識一客，長髯赤面，堡中退伍之少尉也。其人嶽嶽然，頗不忘軍人本色。一日者，有二童角鬪於肆外，一童有穉弟，助之勝敵，敵退，兄弟過肆窗，客悚然起立，取一滿盛法國「薄獨」酒之杯，向外呼曰：『勇哉少年，進此酒。』弟立受之，一飲盡半，餘以飲兄，旣而上杯於客，同聲道謝，攜手卽行。客目送之，不勝其戀，忽又爲和藹之聲，語余曰：『異哉！在余見此角鬪



者之數分鐘前，立憶及數十年前之一少年。言次，作長歎，余因請述之。客乃燃烟言曰：「君亦知柏林新弗力迭克街有陸軍小學乎？校址在亞力山大宮及養那維耻橋間，適爲環城鐵道之右五十年前，余曾學於斯校，今校在名非矣。旅客以火車出柏林，有最大之綠陰，卽吾校操場。校舍以內，尙有一場，其形方卽名方場，課畢學生畢集於此。尙有病院與體育館，成一院落。在北隅，館前設前後二門，然後門常關，學生出入以前門，因館後爲墓地，設門便於病故學生之安葬，故此後門，不啻書有「死路」之標識。余肄業時，校設二級，余在第二級，級分四隊，余隸第四隊。同隊有兄弟二人，其名不能復記，憶爲姓李，同學區呼爲大李、小李。此二人雖屬同懷，容貌絕異，大李巨顛長臂，肥膺無倫，醜怪令人却步。小李則嫋嫋者腰，纖纖者手，如不勝風，褐黃之髮，捲曲如波濤，加以鬢年美秀，性行淑和，是以人咸與友。吾國校風，在休息時間內，第一級生每不屑與低級生散步，以獨其尊嚴，然於小李，匪特視爲例外，且以榮之。於其兄則不然，廣場中，鮮有一攜彼手者，大李亦安於拙，不復妄求伴侶。在教堂中，小李時有越軌之行，蓋恃彼才思，善爲人捉刀，教師深知之，然愛彼能得衆望，從未懲戒之。余憶有拉丁教授某，最稱嚴厲，見小李爲此，輒莊容震

之曰：『幸汝爲末次之放肆，下次決不汝貸！』然言者與行者，初無關繫，此「末次」兩字之意義，從未見有實行之日。小李但拙於算術，其他試驗，均冠吾曹。兄弟家計絕窘，而小李衣冠整潔，一種激昂之氣，或藏或露於眉宇中，不以貧而稍抑。彼兄性極拘執，祇小李愛之深，課餘見兄無伴，即趨前相慰，秉性醇厚，有難及者。小李喜整潔，大李乃適得其反，蓬頭垢面，狀甚作儻。其軍服之鈕扣，常有積塵。校例一鳴軍號，學生整服列伍，先有一軍官，依次察看學生軍服，驗其整潔否？故號鳴時，余等輒見小李持短刷，振乃兄軍服。嘗憶教官某，有虎威，渠檢驗服裝最嚴。他人察看而已，彼則必以二指彈服，若有纖塵，則立令書記書其名字，而此可憐之青年，遂得最難堪之懲罰，即禁其星期日離校門一步也。余等在校滿一年，已屆學年考試，第一級生應試及格，即畢業去；而第二級生，亦即升遷彼級，餘額以預備生補之，此大概也。與李氏兄弟同室者，爲第一級生某。此君於校中所領腰帶外，復自購佩刀之帶一條，此帶革鞞而精，外觀亦佳，常佩以驕人，固同學莫能有也。無何，此名貴之佩帶，忽不翼飛去。時彼已考畢，傲裝將行，覓愛物，不得暴跳如雷，將謂校役竊之乎？則彼出身軍籍，心地素直，而服役已久，決無斯事。將謂同學竊之乎？則證據全無，

偵略何出，某束手無策，以返里心切，且詈且行。既下梯，聞有呼其名者，急視之，見小李持皮帶一，追蹤而至，則數分鐘所失者。斯時情景，余無從知之，惟聞之目覩者，小李面色蒼白，方與失主竊竊耳語，失主似諾所請，攜篋竟行，未及五分鐘，而大李之作竊，已騰誼全隊矣。當高級生離校時，大李奉命遷室，渠檢裝甚匆遽，見乃弟來助，色殊恚。然小李不以此而灰心，方摺乃兄軍服，覺有堅物觸手，出視之，赫然同室生所失也。小李弗言，疾奔出室，追及失主而返之。當時耳語，余雖未聞，然亦能度料，無非代兄請宥，祕此弗揚，失主亦首肯矣。孰知小李用心之苦，終不見諒於同學，遂如風塵雨暴，不可收拾。同學以大李有怯篋之行，哄然大譁，以爲堂堂軍人，不應出此，乃聚謀對付之方，有言此舉損軍人名譽，宜立驅逐出校。有言宜先報告校長，再行定奪。反對者言此瑣事，毋張皇，吾等足以自了，羣訟不衷。一是，因定是晚熄燈後，在禮堂開一大會。及時，余等各披衣覓履，躡足趨禮堂，則小李已倚立門外。余等既集，擬命小李同入。時有一尪瘦長影者，反對最力，謂乃兄作賊，彼何顏更儕吾輩。此人名字，余已不憶，彷彿其姓爲鎬，渠素忌小李，謀所以奚落之者。衆謂竊者兄也，罪安及弟，決入之，而鎬尙嗷嗷勿釋。余等既環立成一圓形，及開始議事，鎬首

先發言必報告校長，以儆來者。余等念此事一經報告，不啻間接逐大李；然勢已至此，殊無法善其後。時小李忽出自叢中，鎬斥之曰：『汝今日無發言權。』衆以其凌弱，亦叱止之。小李嗚咽曰：『吾兄固不善，然一經報告，勢必斥去其名，吾父知之，將……』言至此，慟不能言。小李本得衆愛，今見其淚絲界面，無不惻惻心動。小李乃續言曰：『兄固得罪，然余忍見其終身廢棄耶？』於是某生動議，謂『不知予以鞭撻之懲。』衆釋然，令小李以兄至。未幾，大李懊喪聳立衆前，自承竊帶不諱，衆問：『知罪乎？』曰：『知。』『然則報告校長或受撻，請擇其一。』曰：『余願受同學裁判。』言次，浩歎衆已置皮鞭一，并勸小李離去。蓋余等知其友愛，見兄受楚，其內悲爲如何。然小李終不行，布置訖，余等命大李覆臥桌上，二生執其手，二生持其足，鎬在隊中，最頑健，故司鞭役。鎬妬弟及兄，今予以答仇之機，竊喜見於面。鞭既下，大李痛呼，小李急趨前緊掩其嘴，慰曰：『刑且畢，慎勿令舍監聞之。』時二鞭下矣，三鞭亦立至，大李呻吟不已。衆曰：『此罰已足，償彼醜行。』鎬更欲擊，衆已執其手，使退。小李扶兄起，坐己旁，余等爭與小李握掌，賀其誠兄有功。且相誓曰：『有再提此一字者，吾儕共唾之。』五分鐘後，余等又擁被入夢。明日，小李精神頹敗，顏色

稿白，似一夜未經闔曉。此事未發生前，小李活潑可愛，今則垂首氣沮，若易一人世，課後惟與兄共步耳。是日午後，余等共上物理課。敬師授電學，欲以電氣模型，作實地試驗，乃命余等環立成圈，互攜鄰手，俾發電傳達於各人之身。大李之旁，適鎬也，方大李伸臂欲攜之，此撩立現盛怒之容，遽縮其手，若不願以清白之膚體，爲穿箭所污者。小李一覩斯狀，疾前緊握其手，向桌猛戮，鎬痛而呼，亦奮拳相向。未幾，二生已作正式之角鬪，師欲止之，莫可，乃強拽之，問所由，鎬曰：「余固未動手，覺開自彼。」小李不語，但對之猶笑，此情此景，歷歷如在眉睫也。課畢，教師出室，羣生亦出，責鎬不應忘昨宵之誓，因咸欲懲彼。鎬知衆怒難犯，噤弗言，而怨毒固結於方寸。余等上課之暇，輒入操場運動，場有巨關，校規不許攜手而過。某日之晝，鎬過之，適覩李氏兄弟，聯手而來，以談笑多歡，竟忘規例，鎬大聲罵曰：「賊賊！汝背校規矣。」一轉胸間，余等聞場門處有巨聲，飛集視之，則小李與鎬又酣戰矣。初，小李怒不可遏，立作衝前之襲擊，捷如一狐狸，卒上敵身，以拳捶鼻，血出焉。鎬是以呼助，值日之軍官，亦繼衆至，呼小李止，竟未聞，乃挾之使罷。而小李已力盡仆地，面白如紙，不省矣。官乃命余等抬入病院。翌日，小李轉患熱症，棄乃兄而去。余等在病院弔

之餘藥在案也。行禮後，掉頭逕行，以不忍久視也。余出校入軍籍，每每與行伍談此故事。

### 驚夢記

著者測次丹曰：余一日遊坡士町，見一孩立路隅，背手向斜陽，頻頻噓氣，服善堂之制服，寬過其軀，行時兩袴管拭地上之塵，如拖畚然。余視其面，佻瘁有菜色，兩顴尤不服肌膚之拘束，突兀外向，睛枯無神，眉亦灰敗，胸背嶙峋，皆骨也。余頗憐之，詢曰：「孺子，何悵惘乃耳？」彼似驚異，片晌曰：「先生設汝爲堂長，亦斥余耶！」余怪其吐語錯雜，足證其神經之紛亂，仍詢曰：「孺子勿爾，願析以告余。」彼始泫然，將言，嗚咽復不出。余出巾拭之，乃曰：「嗟乎！先生，余蓋坡士町善堂寄養生之一也。」余曰：「余蓋以汝之制服故，亦知之矣。余所亟欲知者，汝何狼狽至此。」彼曰：「先生聽之。堂中廚役，中飽而薄衆食，諸兒以堂長威嚴重，咸不敢言。久之，餉不敷，喙，麵包日減，至於納脣便消，於是諸兒饑者，病者，病者聯床，其食料敗壞，可知病者食微，而廚役之囊，更碩矣。諸兒乃推余請命於堂長，余以衆命難違，僅往請之，不幸而見斥也。堂長之言曰：『天生爾曹，

餓萃之資也，今幸活於公家，亦足自慰，乃妄求膏粱，以累公家耶？爾曹苟得溫飽，必不法無疑，是公家養爾曹，更重社會之累也。」因斥余。嗟乎！先生，余胡歸哉？」言時，雙淚滢然，余撫肩曰：「止而哭，脫為途人所見，騰堂長之謗，爾益見惡於堂長矣。」彼低聲問曰：「先生，然則堂長何愛於廚役，而何怨於諸兒？」余喟然曰：「稚子誠戇者，廚役獨能為是乎？堂長剝廚役，即猶廚役剝爾曹，爾曹應肥之肌肉，悉寄彼堂長一身也。」彼亦歎曰：「然哉，然哉。先生真知人者。常怪我儕日瘠而堂長日胖，先生當知堂長一身，乃不能盡容其脂肪，凡有所溢，必溢於馬丹棄白真之身，故每攝堂中全體照片，彼兩人乃佔十分之二也。馬丹者誰？我儕之保姆也。」余曰：「稚子，止而言！余將送爾於堂長，爾願諸？」彼本似不欲，然一思此外無地可容，則不得已而點首，黃髮亂搖，余即撫其髮，挾之而前。至堂，有堂役導至會客室，彼依余肘下，似恐有人攫取者。諸兒見彼來，則環立數武外，不敢問訊，有咋舌者，有耳語者，為狀似出驚恐，彼立椅後，抵目光於地衣上，至不敢與諸兒相視。少頃，聞革履聲繞道將及，余旋於玻璃窗上，一覩彼坡土町善堂堂長密斯忒喬雍士面目。其人行動時，週身之肉皆顫，鬚眉鬢脚如小流蘇之綴於四角，耳眼口鼻諸官，當在肌肉中辨

之喬雍士若長此增其食豬之量，則肌肉必更豐滿，勢將改移諸官之地位，或盡沒之。其皮色如  
研光之蠟，微有汗顆，更油然可鑒。門闢，乃湧現其全身，高冠威服，碩大無朋，領巾作赭色，力效爲  
紳士，雙鉅靴尤燁燁生光入座時，余深爲圈椅危，能否任其尊臀之重。此時，已見被斥之孩，似知  
余來意，孩倚身漆壁，戰慄思避。余通姓名訖，卽爲緩頰，自承爲報館記者，謂先生如復取此孩，將  
操管頌德，實則隱言，不納余諫，將宣其罪也。喬雍士亦知余旨，頗謝余見送之忱，心中則計算何  
法處此孩。余欲行，孩以半淚之眼，上矚余面，不敢致謝。喬雍士曰：「湯姆汝應謝此先生。」湯姆  
乃嚮壁謝余，防堂長見其淚點也。自余行後，喬雍士乃尊重輿論，不加湯姆以何等嚴責，但以湯  
姆爲戎首，不列於羣兒，專以雜役之任，半爲馬丹葉白真助手。馬丹葉白真者，孀也，嘗向喬雍士  
自述其身世，謂其夫乃運煤之商，洪醉而死，其人在迭雍市中，實爲聞人，己身尤有豔名，以嬌瘦  
故，上綽號曰「女皇格魯巴亞」。喬雍士乃盛稱之，謂考諸古乘格魯巴亞，乃肥白之尤物，鄙人  
雖晚遇馬丹，殊信此綽號爲不虛。言時，微彎其躬，作朝見狀，隱然以鶯谷禮自居。女皇亦巧笑承  
之，笑時兩頰之粉賴賴而落。語爲諸兒所聞，隱稱葉白真曰「女皇」。湯姆旣補雜役，衆乃稱之。



曰「宮妾」一日，女皇在保姆室中，開鏡作曉妝，湯姆端熱水訖，復爲調潤髮之膠，以脂粉之事，非孩提素習，輒甚錯亂。女皇妙齡，已在四十達於五十之間，顧美髮如雲，滿被其顛，實則有數處作葫蘆殼狀，日以墨膠塗之，復生光澤；面部肥白無倫，頰輔尤博於額際；雙眉既闊，森森皆黛；耳殼尖銳嚮上，金環垂垂，似欲曳而下之；瓊鼻則如低窪，但聞屏氣作聲，聲至洪巨；媚眼居其上，含波橫睇，一如其年少時。時方拈鉛畫眉尖，喬雍士已雅步而進，面色微頰，燕髻亦經新沐。至女皇前，出巨掌待握，且曰：「起居馬丹晨安！」女皇玉指間，本滿染髮垢香油香脂，顧堂長之禮，萬不可却，僅伸而互握，喬雍士鼻管中，醇醇均香氣初不爲褻。禮已，復請曰：「幸馬丹恕余，能許余吸烟否？」女皇頷首。以湯姆調膠未竟，女皇種種之髮，猶未依服，突斜披而露老頭皮一角，女皇已在鸞鏡中覺之，意喬雍士矚見之矣，則羞而面赤，以目示湯姆，令速藏事。喬雍士正出煙斗引火，卽妝台畔欹斜而座，側溜其目，注於女皇之面，心中則私歎其美。此時湯姆上膠，復覓刷爲女皇拭髻，俯身於地，察察作響。女皇妝漸竟，猶運粉撲不已，心頗自矜，度喬雍士傾倒之狀，僞爲不知者。喬雍士曰：「馬丹早起，襯衣薄，不畏寒耶？」女皇蓋新製一外衣，防梳洗致污，故不卽御襯衣。

本紫玫瑰色，年事既久，黯淡失舊狀，襟袖尤狹窄，筋肉乃暴漲不平，胸次鈕扣，脫落過半，頸窩乳峯，乃微微顯露。女皇起自椅中，以掌拊胸作春困狀，乃披外衣，爲青絹所製，領袖綠雲縷。女皇穿時，頗自訝晚年多福，此衣蓋坡士町善堂所得保媽薪俸以外，堂長所錫者。喬雍士釋煙曰：「嘉哉！馬丹有保媽如是，足爲一堂生色。」復曰：「湯姆，會否以馬丹至寶貴之履，拭之使亮？」湯姆應曰：「亮矣。」將上女皇，喬雍士竟出臂取之，向女皇曰：「馬丹坐，能否允鄙人進履？」女皇以手掩口，似羞絕。然不得却，堂長之威寵，因坐椅中，以兩臂扶頭倚椅背，一足已脫自拖履，徐呈於喬雍士膝次。喬雍士端履以待，女皇足入，過用力，喬雍士因注神別處，而女皇上身後仰，重量盡傾於椅背，椅背不勝，突翻於地。女皇出不意，偉碩之嬌軀，隨之而翻，雙趺上騰，適射喬雍士腮邊。女皇以手上划，體重不能即起。湯姆生平，未嘗覩此奇景，不期大笑，諸兒聞聲，蝟集，無不笑者，聲震屋瓦。女皇大赧，起時無地自容。喬雍士怒掩其羞，繞額皆汗，顏色兇狠如囚人，躍而起，繫湯姆髮以烟斗刺其面，湯姆不能辨，大哭。喬雍士治罪訖，乃詔白於諸兒，謂湯姆禍馬丹，使之顛躓，此言乃冀蓋其醜，而委過於湯姆。湯姆被創，驚悸若忘魂魄，遂成狂易之症，創尤潰爛，呼痛哀楚。

堂中微使醫生治之。此醫爲葉白眞母黨，畢業後，乃無人問其仁術。葉白眞荐諸堂長，需爲堂醫，治湯姆乃不見愈。醫語云：『喬雍士吝藥價，使余妙手，乃不生效。』湯姆病中，昏懵時多，睡中恆念余名。（測次丹自謂）不久竟死。堂長使瘞於叢葬之區，自是堂中有鬼警，諸兒復推波助瀾，驚擾弗已。一夕喬雍士夾煙斗於指間，繕報告之冊，女皇嬾娜而入，止於案側，喬雍士釋筆呼之坐，女皇卽坐，喬雍士猶仰面。女皇曰：『君此番作報告冊，將湯姆繕入耶？』喬雍士曰：『且掩其死一兒之費，在官中亦未必以虛報爲罪。』女皇曰：『嘉哉！昔我夫一躍爲商界聞人，其虛沒空報，一一如君。君今屈爲堂長，已能如是，他日爲亞相，必致鉅富。』喬雍士曰：『鄙人素志，詎敢冀亞相哉？惟馬丹乃爲知己，嗟乎！馬丹視我將來能爲亞相乎？』葉白眞忽被淚於頰，淚痕界處，宿粉盡濕，睫下皆黃漬，泣曰：『我夫生時，亦有志爲亞相，不幸賚志以喪。若君或克償願。』喬雍士更嘆曰：『尊夫有馬丹之賢，乃不得志，矧鄙人漂泊薄落，無內助者，鄙人若得如馬丹者爲……必爲亞相。』言次搖膝弗已，案上瓶花皆顫。兩人坐處，本懸隔二尺許，不知在何時，兩相湊泊，竟聚袂而坐。葉白眞聞語，面發紅暈，眼波斜而施媚，喬雍士胆力陡壯，竟前摟而吻之。忽爾風撼門入，

電燈驟熄，女皇已脫於喬雍士懷，撲之空矣。俄有一鬼物，在前發聲曰：『余湯姆也，以爾假公害人，將褫爾之魄。』喬雍士大震，摸壁欲遁，不得方嚮，鬼怪嘯聲至淒厲，在暗中擊喬雍士，喬雍士被蹴，跌一人之身，其人嬌喘咻咻，如將氣絕，乃相抱而呼救，鬼物已關窗遁去，尋有司事堂役諸兒，聞聲至，撥電燈機，盡室大明，堂長與女皇，駢伏壁陬，如愛情之石刻，諸兒有譁笑者。女皇羞極，倏然避去，遺一履，某兒拾而藏之。堂長則昏悸如失魂，自是即病，病中求湯姆赦其罪，且自述女皇晨妝進履，諸醜狀，女皇聞其若是，乃斂情愛，不復臨病榻。此堂堂坡士町善堂堂長，未來亞相喬雍士先生，竟以中狂死。著者測次丹曰：迨余重至坡士町，遇善堂寄養生，有爲余言者，有一孩曰捉拉文，頗自喜能爲湯姆復仇，喬雍士死後，女皇格魯巴亞，仍任保姆，并不爲喬雍士而第二次悼亡，而以亞相期諸繼任堂長。嗟乎！善堂堂長，固慈善事業人也，余誠不信世間有爲善之人，蓋自願爲善業犧牲者，正恃善業爲利者也，矧從而不可不義之乎？天下卽有眞善之人，我亦祈其勿妄爲善，蓋爲善不慎，轉足自累耳。

★

★

★

★

## 待時記

茶點之時候剛畢，於是衆集音樂室內。一媪名魯蓮蒂，甚現愉悅。因其姪馬克，方歸於意大利，一好青年也。琴聲中，司推拉女士按節作歌，幽幽動人心，而愛麗生女士之奏樂，亦無遜此歌者。馬克於衣囊中出曲譜，可一疊，以授愛麗生，及詠其中一首，愛麗生曰：『愛情太遲矣。』馬克趨言曰：『此首取材於莎士比，非名家詩，惟字句殊符音拍。』愛麗生無聞，祇低聲念云：『甜蜜之愛情太遲矣，生命是光陰俘虜，愛情之時期過去時，愛情亦過去矣。花瘁矣，甜蜜之愛情太遲矣，死日已踵爾之前。』愛麗生讀已，徐翻譜頁，初無評語。時和藹之日色，橫窗作奇明。時愛麗生身上，其髮半已灰色，而兩眼珠烏黑流媚，一如年少時因念及十八九年華時，美當何狀。當彼讀「愛情太遲矣」之詩，不知其心中作何感想！此聚既散，夕矣。愛麗生乃即作書與其舊友潘飛德女士，詞長，茲但節其與書中有關係者如次：

今日余遇魯蓮蒂姪，即瑪利子。彼係一少年著作家，生長海外者。彼既年少都麗，且亦

一理想家，富有意大利人美感之風采。余嘗稱彼爲童子，然彼年已廿八歲矣。彼善音樂，更饒武媚，可親也。是日，魯蓮蒂邀司推拉至，茶點畢，相爲音樂以娛。彼等強余唱詩，中有一首，名「愛情太遲矣」，充滿強熱之愛情，想此詩必非小兒女等所能領解者。

書中且言是夜馬克宿魯蓮蒂許。其室舊爲威廉所居，今威廉逝矣。馬克未睡，四處搜尋，如抄賊然，實則遣煩悶而已。忽於一抽斗中，獲一少女之小照，嘴唇染微絳，明明之瞳，極足引他人之注意，視背面，無誌名，惟有舅父威廉筆蹟寫「一八六三年六月」數字，嗟哉！威廉前途方待爾有爲，何竟爲國捐軀，長逝於戰後之二年乎？馬克自忖，照中之人，殆爲舅父所愛無疑。此照想舅父於赴戰時攜去者，蓋所誌年月，正軍旅出發時也。念彼出發時，曾否告彼一語，或彼於將死時，有一段哀史，未可知爾。馬克視此照愈生愛，於是又出其舅父之照相，置於女側，又於暗黑之畫圖室中，取二照架同房中，以二照相裝入，置己牀頭，似供安睡之神，旣而馬克幻想又作，竟欲窮溯此故事之根原，因重將房中所有抽斗，皆予以搗亂，然而悉空所置雜物，都不得當，恃耐煩之心，最後始發現一囊之信札，檢驗時，識爲舅父威廉之筆，但多年之紙，已成黃色，封上并不署

名，只以紅臘封之馬克審視，此數信者，爲第一次入於馬克之眼中，卽受信人愛麗生亦未嘗見之，情書共七通如次：

【一】我嬌小之卿！具妙貌澤髮，與深大之慧眼，如此可愛之玉照，眞爲我心肝所變之花。不知卿之玉照，余竊自魯蓮蒂處藏之維謹，余常取出疑視，以慰思念。苟戰事一了，余如箭歸來，而以溫語語汝曰：『我愛爾！卿乎！卿其我待！』余猶記汝立於日時表旁而語曰：『威廉爾當勇戰，以早日歸。』汝言時，甚有勇概，顧以愛我切，又不禁灑淚。愛麗生我知之矣，汝年十五，前程幸福無量，而我二十有二矣。故余雖愛汝，而終不敢言，尤不應作情書與汝。苟後此有書與汝，必不作纏綿之語句，汝於此，亦將知我用心之良苦，而忠心於汝，固非一日矣。此書中，祇述我一二人之事至戰爭狀況，汝可得之於我家報。倘余不死於沙場，有一日還鄉，則余又將倚余家窗前，而神馳於汝家花園之一隅矣。余茲作書，忽現一幻影，見汝衣禮拜日之衣，冠青色無邊之草冠，手握香花一簇，立汝慈親之側，赴禮拜堂去，則愛麗生已攝汝情人之靈魂以去矣。當汝嗅香花時，余癡想苟汝已至愛的成年，則汝之愛情，又不知升至幾度。余每每凝目以視

汝，汝已屬於我矣，特汝未知之耳。余思此心怖，然念天下情人，或未逃此，余清白之小花乎！慎勿使人在汝青春睡夢之中，來醒汝甜美之靈魂。汝身已屬我，願汝安睡。若愛之時期一至，則愛情將叩汝心房，而喚汝醒，故余極不願無端擾汝清睡。今惟告汝曰：『汝將漸由幼年酣睡而醒。』是時也，汝將以玉手置余手中曰：『我愛爾！』一如汝屬余勇戰時，而余亦將握此雙手，漸漸引汝近余，而吻汝眉若額，有若吾父自意大利攜歸之名畫中情景也。然後余輕輕縱汝去，決不性急失禮，致汝受驚。他日汝將喚余曰：『威廉速歸家！』此家維何？即歸我二人之家也。汝直至末日之威廉，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五。

【二】吾愛！今日余遇汝於道上，余詢曰：『汝何姓？』汝迺絕不顧戀，宛宛行矣。噫！汝何羞澀若是耶？余最愛汝巧小灰色之服，露見汝桃花相似之玉肌，真類一朵春日之花，處瓊砌之側，汝羞澀，知汝年幼情竇未開，尚未當有意中人也。然余時聞汝按琴而歌，曰：『吾愛似紅玫瑰歌，』猶在耳也。嬌小之吾愛乎！汝知愛情是何物耶？但汝必有一日為愛情所打破。蓋人到愛戀時期，必有一種變化。顧余不欲放此含苞之花，使太陽光綫，引其芬芳，以為時尚早也。余願



護汝嚴潔之妙年時代，卿乎！時尚未至也。威廉一八六三年八月。

【三】我摯愛之人乎！當我坐窗前，可以望見汝園中之葡萄棚。某日余等會坐此，余講故事，汝坐於樹陰之下，口旁尙留紫胡桃之紫青，凝汝惺忪之眼，以聽余講。方余述畢，汝問曰：『威廉李紀南，特何故遽萌短見乎？』余曰：『彼甚愛伊麗莎兒，伊麗莎兒則別有所鍾情矣。』汝又曰：『然則彼亦何不移其愛於他人，茲二君者，皆笨伯乎？』噫！以汝天真樸然，宜其無知也。譬如我注意一圖畫中之幼女，亦無知也。此女較幼於汝，衣一夏季之青色上衣，此圖畫去年余已寶藏，不敢輕棄。余又記汝於縫紉時，默不一語，而嬌憨可掬。顧汝孩童氣甚重，常因玩弄而撕破其衣裙，臂指間則常漬果汁，或手臂為樹枝所傷。凡此種種，皆足引起余珍惜之心，不能自己。我小愛麗生乎！汝於斯時，或將發愛情之初步，或在夢中夢見汝情人，然恐猶未必耳。汝或將以愛情能驅人至發狂及死，為大奇異。或亦猜測「愛情」二字，終及汝身。或汝心中，仍以愛情為不過一種言笑之助爾。今日汝在縫紉處，為兵士作衣服，歸家時，余為汝攜箱籠。余見汝衣已破，然汝固有鮮明之衣服在也。汝語余曰：『我衣服雖舊，不甚美觀，但我殊不願』

易一新者。且兵士之衣服既舊且單，若吾人易新衣，則無良極矣。」汝言時，盈盈欲涕，再余欲吻汝之手；但時機未至，汝方十六，尙一幼女耳，余只有待汝。汝之威廉。一八六四年九月。

【四】愛麗生乎！前書余署名曰「汝之威廉」，則汝亦當爲余之愛麗生矣，是言或不過乎？

汝在我心，終不能忘，卽汝心何若，亦不能易余初心。威廉喬治有言：「土地雖屬於我之富鄰，

風景則屬於我。」余雖未一親汝手，但汝固屬余，故愛余與否，余終必愛汝。余憶汝撲一蝴蝶

於園中，輕盈之嬌影，固猶小兒女也。汝疾趨過余側，旣又倏回，幾倒余臂際，蓬鬆之鬢絲，適拂

余面，使余心躍躍，將不能禁。卿面微赤，恰似桃花，且微笑。余問曰：「卿撲此蝶何爲？惟慎勿傷

此可憐之身，卿以草冠撲之，恐傷及綵翼矣。」汝低聲曰：「威廉！余決不傷彼，不過欲一視其

所愛之黃金翅耳。」余曰：「卿苟觸其翼，有不破者，想卿必不忍出此。」汝以目求余曰：「我

決不破其翼。」言時，嬌嫩生奇趣，然卿亦已將成年矣。此時一種感想，忽觸我於至悲之度，汝

將來之究竟能否屬我？我能以靈魂之目光測之，否則余亦忍觸汝之金翼，使破乎？余忽又覺

一種感觸，警我曰：「卿終不能屬我，我愛乎？然歟？否？不然，汝將來必屬我，成美眷，有子女

在汝懷抱，汝授以教育。』卿曰：『此可愛之蝴蝶已飛去矣。威廉設此蝴蝶漸漸就老，則金粉爛然之色，亦將變爲灰白，且不能健飛矣，如人之老至也。』余曰：『人之生死老病，皆當作如是觀。譬如余身雖在戰場，而余心未嘗有一分一秒離汝左右。然余不得不念余之死日。』汝聞語後，兩瞳直射余身，此蓋余語之反應。汝又曰：我祖母之肖像甚美，彼時方十六，今則不復美麗矣。』余曰：『誠然！彼已不美，彼幼時當亦有年光，如汝撲蝶於芳園也。此肖像似寫於未嫁之年。』汝聽此言，忽側汝首，而紅色已上泛汝之圓頰，此爲女子思及愛情時必有之事。余曰：『愛麗生余未見汝一視其金翅，何也？』汝笑且聳肩曰：『奈已飛矣！』誠然，園中雖無蝴蝶，然世上儘有情人。』余回首一思，不覺悲從中來！汝究竟誰愛？設不余愛，余亦將另覓所愛乎？嗟乎！來日方長，使余愁老他鄉，相隔千里，雨打旅窗，似命余曰：『威廉！勇戰戰後即還。』雖然，祖國爲先，兒女之情，詎短余氣者？余祇有一語告汝曰：『汝其我待！我之美滿家庭，安能舍汝。』余雖言此，奈時期未至乎？禱於上帝，乞以此時期只降我一人之身；不然者，則他人亦將戀我愛麗生矣。汝忠心之威廉。 一八六四年九月

【五】 戰爭正烈，余迺無暇作書，而夢次則時在倚窗望君家之園，今忙裏作書爲慰。戰爭事恐不久亦將告終，余亦得回皮區河德矣。昨宵夢見汝與余由阿利文家返，汝戴灰色之帽，較前長大矣。當至家時，余欲道晚安而一時不能上口，汝亦如是爾。臨別，汝眉梢帶陰慘氣，噫！其爲戰事不幸之預兆乎！ 一八六五年三月，威廉。

【六】 報告言戰事已畢，數禮拜後，余又當與汝共處矣。余被創，汝亦知否，是微傷耳，望汝勿以爲意。昨夜目矇矓之時，余夢已回親愛之家鄉，與汝相見。余母親及魯蓮蒂與諸小兒女，皆相見甚歡。時當夏季，薰風滿園中，汝不嘗言乎？我甚歡見威廉之曰歸。余則堅執汝十指之八九曰：『余已歸，汝當何語？』汝聞言大頰似暈，將避去。余曰：『愛者，視我面。』汝乃稍舉汝目，余此時震汝之美，而情嬌豔有神概，余幾欲長跼。卒言曰：『汝究愛我否？』汝急不能出言，吶吶者數，始告余曰：『威廉，余乃無知。』余又問曰：『汝別有所鍾乎？』則搖首以示否。噫！設余歸來，竟有人先博得汝之愛者，則我奈何，且何以度茫茫之來日耶？ 一八九六年四月十日，威廉。

【七】 余今坐明窗之側，誠懇作書，此爲余最後之一書。以後余之字蹟，將永絕於汝目，卽余

不欲，亦不能也。余負傷日重，生命懸於旦夕，余於未死之前，極不欲聞汝以噩耗；余不忍傷汝心也。慘怖之象，能不及我愛之身，則余求汝之視余，爲魯蓮蒂之弟，不忍汝以余爲意中人也。余甚喜未闔目前，更一睹汝，汝現已挺長，不復爲小女子矣。但余禱上帝，且勿以鑰輕啓汝愛情知識之門！若然，則余猶得一握汝腕，贈我以香花，且露潔白無瑕之頸，爲余誦讀，余重創亦笑樂。余曾聞魯蓮蒂云：『愛麗生天真未鑿，茫無所知；惟余等亦不願伊有所知而苦伊也。』此言誠然。故余不願汝之知余卿乎！此寶貴之光陰，則一縱不能得矣。七月，威廉手書。

馬克連讀七書訖，如醒於夢。視壁鐘，已逾夜半。馬克仍持小影弗釋，苦念彼姝之澤髮朱顏，恐經消失，而年華垂垂老矣。伊已嫁乎？抑否乎？伊愛威廉乎？威廉亦曾示愛於伊乎？又熟視其影，覺幽怨如欲語者。少須，馬克亦不禁自笑。思愛麗生誰是？忽悟或卽克立德愛麗生女士矣。於是又審慎思索從前所見相似之人，冀明日有所得，遂置信故處。在第二日下午，馬克以小影示姑母魯蓮蒂，魯蓮蒂略躊躇，就明光中察之，呀曰：『異哉！此愛麗生影何自來？本屬威廉，余等久忘之。』言次，目露極哀憫之意，又似年久之記憶力，徐徐以醒者。又曰：『威廉之慕愛麗生，我夙知

之，特威廉未告我等。」馬克問曰：「是即克立德愛麗生歟？」魯蓮蒂點首曰：「異哉，汝豈不知耶？」馬克更問曰：「姑母亦知愛麗生愛舅父威廉乎？」魯蓮蒂曰：「不知。彼乃一小女子，所以未嘗提及。」馬克曰：「然則後來亦有愛情事乎？」姑搖頭曰：「不知，因伊素不離家庭，極少與外人晉接。」馬克俯視照片曰：「此面龐乃嬌好如仙。」魯蓮蒂曰：「伊僅一女郎，方十五齡，汝舅父死時伊十七，當汝舅父之歸，自知在世非久，故常坐於伊側，視伊一舉一動，雖簡言，但隱見極悲之眉宇。」當姑姪二人語時，馬克聽有足音至，回視，則愛麗生已在其側，視馬克微微一笑，問魯蓮蒂曰：「此物得之何許？」魯蓮蒂曰：「物屬余弟威廉馬克得自房中，頃正詢此。」時馬克聚全神竊視愛麗生面，以為必有異常變態，顧迺絕無，且不掩其霽容，徐取小影視之曰：「魯蓮蒂，汝能記憶乎？」余當時穿此小外衣，以為甚得意。其色淡綠如海波，余尚記之也。」魯蓮蒂手洗茶杯甚忙，乃點首曰：「甚然。」馬克細視照相，再視愛麗生，則伊之青春，不知消諸何地，傷哉！而愛麗生毫不知愛情為何物，更無望家之可愛，伊慈惠之懷，普愛世之人耶？故不以個人之愛，注於意中之一身，此殆人道之熱情乎？馬克正癡想，魯蓮蒂忽曰：「汝不如今晚赴司推拉約，

我輩老人，似不需汝，我等亦可尋樂也。」馬克置茶杯曰：「否。我不願往，願與愛麗生合奏音樂。」是晚，馬克授愛麗生以一闕手抄之歌曰：「此汝之所喜者。」愛麗生受而讀之，乃譜中第五首，「黃昏」之曲也。時顏色爲明燈所燭，萬不能掩其羞絳，但伊不願受此，即返於馬克曰：「謝君！此非與余者，君太仁愛矣，請與少年者可爾。」馬克頷而笑曰：「誠然！此宜授婦人而少年其心者。」於是出一囊之信札，輕聲謂之曰：「此汝之手札也。」乃默授之。愛麗生曰：「是余者歟？取囊反覆視之，若甚大惑。」馬克曰：「余得之於桌之抽斗中，尙有是照片，汝讀之便了了。已而愛麗生出門外，各道晚安而別。但馬克之腦中，總有一愛麗生立於燭光下，有一束未開之信札，在其手中。」

### 汗蓮記

一室中但有三人，方悽哽而語。顧盡室黯黝，粗笨之器具，在暗中撐橫作勢，幾不辨有三人矣。室固狹小，初無容人之量，既有三人，乃不留餘地，故亦無第四人來觀茲悲劇。三人，一嫗，一中

年婦人，一小女兒。嫗背佝僂，時時上仰，似不甘於低頭嚮地者。仰時力張其嘴眼，如陳骸屍婦身，長而腰瘦，持服至重，服粗糙黑布之外衣，扣以巨繩，自緣垂垂至地。此時抱其小女，素面視壁，俾不爲同立者所見。小女持服如婦，特無腰繩，頭上軟氈之帽，爲黃髮所不容，破其帽頂，方蒙首於婦人裙幅中，兩手緊合於母股，不忍遽釋。婦泫然曰：「小佛羅丁，小佛羅丁，釋而手，俾我行，我行。」嫗乃發聲於殘齒中曰：「辟白眞果行耶？以我思之，「名節」兩字，乃愚人悞人之具，汝聰明人，無地不可享人之衣食，人生於世，圖衣食耳，衣食而外，尙復何求！汝乃不求衣食，而唯名節是驚，彼愚人者無術見好於人，乃以名節自蔽。此外表彰名節之事，我惟見之於縉紳之籍，詎貧窶之辟白眞，亦貯名字於金匱石室中耶？嗟乎！凡人一瞑其目，愛情亦隨之而葬，彼格蘭極生時，無大恩與汝，亦無身後之儲，爲汝守貞之代價，是汝對於死者之心已盡，對於生者則來日正長，以沈嘿不言之格蘭極，與活潑潑地之羅佛丁較，孰輕而孰重？嗟乎！我言語太繁絮，乃不能中我女之心，我女，我亦不強汝嫁大隈爾，田舍郎如窠中之蜂，汝嗜伺蜜者，挑即取之。」辟白眞哭曰：「阿母！母唇乾齒動，勿勞而詞，兒計決矣！兒匪勾欄中人，何忍視妻我者骸骨未苔，復委身於野



人之手，阿母謂大隈爾小康，剝覓一愛財之人，醜之，亦無不可。彼數數傷我，蓋如阿母旨也。兒若不即去，今夕必落彼之掌握，彼已張網網我，而授以網領者，阿母也。阿母視我，我入城中，尋我表嫂，窈司薦身爲傭婦，阿母且收我小佛羅丁，續施以恩意，我得善地，亦必有以處小佛羅丁。小佛羅丁。辟白眞復有言，則挾之嗚咽中，此中并有細聲潑泣，則小佛羅丁也。此時老嫗亦泣，喃喃續其勸進之章，顧辟白眞不欲聞，外史亦削而不書，幸此齒高德崇人之訓迪矣。此三人者，均不能爲完全之人，嫗經歷旣多，爲時已暫，小女入世才七載，未識爲人之道，而辟白眞乃空花浪蕊也。三人體態雖不同，而下淚則同。老嫗之淚，初不哀其孀女，及其可憐之外孫，嫗蓋有二憾：一憾此次交易不成，一憾堅持之石壁，撞其枯額石壁，喻辟白眞心也。辟白眞乃提包裹及雨傘，力脫佛羅丁而行。行時，不敢回眸，直去柴扉，每履一步，必聞一佛羅丁呼母之聲，細雨如洒，都無所覺，行間轉過阡陌無數，蓋與枯瘠之老屋遠矣。

及入城，電燈之光，射傘蓋而入，地下泥濘，濺及襪背，辟白眞本是泥塗中來，亦復無恤。而城中之人，幢幢往來，正好炫其入時之雨服。凡街道縱橫之處，車夫正高其聲浪，以奪乘客警察畏

雨，就簷下吸煙，用遣雨况。然一吸之後，以煙卷授諸小販，喉中烟盡，復求小販見授，以狀卜之，警察與小販蓋稔也。辟白眞疲極，然亦不弛其步。此時適有一隊之女工，出自絲廠。辟白眞偶與爲伍，衆女踵後，尤有無數下流人隨之調笑，似此雨撲風塵中，曾不減其浪謔之雅興。一下流與辟白眞駢行，以爲亦女工也，且行且進遊詞，復自後牽其衣角，辟白眞大驚，逃至彼端，就一賣饅饅翁，問舊公主街何嚮？翁指之，由東復由北，折是矣。辟白眞稱謝而行，將近舊公主街，忽值兩醉人互挽而來，一醉人醺然如謳，曰：『我祝若令，若爲第二度之新郎！新郎新郎，酌彼透味之紅釀！』一醉人聞謳，揮手而斥曰：『老秃！趣卷而舌，賀喜之詞，不應雜以戲謔也。噫！老秃，汝乃不見有女人來矣！』老秃聞言，共舉其昏朦之眼，以觀辟白眞，辟白眞在傘底微眄其人，嗟乎！其一醉人乃大隈爾也。一驚，幾落其傘，傘果落者，辟白眞無幸矣。猶幸大隈爾用情專一，心中惟辟白眞是圖，不以道旁雜花爲意，而醉人狂笑如豹，欹斜而去，辟白眞遂至格恩字下。

格恩者，舊公主街第三聞人也。今勞而夫出山爲警官，密斯忒湯姆亦膺議員之選，格恩直可突遷兩級，巍然第一聞人。顧聞人必有伴侶，兩公履新，格恩乃鬱悶成病，密昔斯格恩部下女

傭乃大忙，穹司亦在其列。格恩部署貿易之房，在當門廣樓中，入夜，恆有燈光外射，今則黑黑如危堡。門額上雙燈下垂，光亦慘淡，如博徒罷局後之兩目。辟白真自瀟瀟暮雨中來，傘重欲折，眼亦閃閃如雨點，乃不辨此間之風物，惟見鐵闌圍繞，作各種花朵形，以迎來客。辟白真徐徐出自燈下，拭去雨痕，齒亦微顫，然已得入路之門，則以掌撫之，不敢遽。忽爾門闢，闢者張眼，見一亂頭粗服之婦人，植立濛濛中，然燈照其面，枯瘦無血色，殊淒楚可念。辟白真徐側其傘，語闢者曰：『此間有傭婦穹司乎？』闢者曰：『有之。』旋即曰：『入之。』辟白真乃反身下其傘，索然而入，以臂當胸，令包裹勿墮。既入，舉眼視闢者，則侏儒也。侏儒前導，曲折而進，但覺沿西偏行，愈行承塵愈低，非屋矮，辟白真進門時，覺樓觀嵯峨，遂覺屋中矮耳。少須，止一門楣下，闢者撮口作聲曰：『密昔斯穹司，又有一密昔斯視汝。』門應聲而闢，醜油之氣中鼻，一婦以白帕蒙頭，烤一油雞於爐次，見辟白真微驚，置雞於鉤次，忙中伸油膩之手，以迎辟白真。辟白真見嫂，逕執之，毫不覺垢。穹司曰：『我妹茲來，乃非我所料，何由覓得入路耶？』辟白真曰：『我索得舊公主街，即得府第，汝前次告我形象，乃鬚鬣以求得之耳。』穹司曰：『汝持重服，乃不操冰節於故居，僕僕道途，

將作何計？且小佛羅丁無恙乎？」辟白真長歎曰：「我蓋就一同樣之人相處耳。」言時，力忍其淚，避侏儒於貓眼所不及，穹司亦孀，卽知其來旨。侏儒去，辟白真細細叙見偏於大隈爾之事，穹司且聽且置其包裹，並張傘搖去水點，忽自訝曰：「我乃不會飲妹，妹當渴矣。」又曰：「火力過猛，我油雞失度矣。」言時，疾奔爐次，旋以杯盞授辟白真，然醲湯也，非茶也。此時有健步聲，自外繞道而來，穹司爐火一煽，卽有一偉人之影出自紅燄中，瘦龐盡赤。偉人行時，怒目向空，自寫其雄概，似駕御滅獲之術，卽在生姿顧盼中，而格恩家內一事一物，無一能逃出其掌理者，卽爐中之獸炭，時時見慣此獐頭鷹鼻之人親來巡勘，威信所至，火舌亦播而不下。穹司見其影跡，遽以雞向火，迨偉人之門已蘸以醬汁矣，偉人迺詔穹司曰：「速蔽而事，主婦待食矣。若藝略精，而過於慢性，真莫名其妙也。」穹司唯唯，偉人始拓拓而去。穹司百忙中與辟白真以食，坐辟白真於室隅，辟白真雖不能健啖，然飲啄之間，藉遣穹司治事時孤况。穹司還往數四，似息肩矣，遂去蒙首之帕，對鏡撩其鬢髻，鏡受蒸氣，如嵌銀霧，惟見其濃眉銳鼻，掩霧痕中。穹司滌手後，移檯傍辟白真坐，續其話端。穹司遂風發其詞，謂：「此間皇帝，爲主人格恩，而皇后則爲密昔司格恩也。皇

帝者，百政精勤，第育兒之術，不甚講究，故東宮久虛，但有公主，公主愛斐，已授小臂於駙馬矣。此間尚有一丞相，殊忠盡，且能驅使一切，辟白真吾妹，汝頃間所見之先生，即丞相喬治也，亦即丞相，莫名其妙也。丞相每奉鈞旨，必以「莫名其妙」為語助之詞，我儕遂以簡稱其人，汝非欲食祿於是間乎？得丞相點首，皇后亦署懿旨矣。嗟乎！汝亦聞皇帝聖躬不豫歟？御醫一出寢宮，恆蹙其額，以我思之，皇帝脫升遐者，政柄百端，付之誰理？皇后弱也，公主憨也，駙馬懦也。其惟丞相乎？噫！真乃莫名其妙矣！穹司之性質，多言而好事，或謂其夫之死，即因穹司好事太甚，不期而死也。辟白真聆其觀縷，有解有不解者，然穹司自謂能力保於丞相前，則亦自慶。夜深，雨聲猶吼，穹司處辟白真於牀次，云：『好自眠熟，而明日朝見丞相，或且覲皇后也。』己則夜侍格恩病榻，恕上樓矣。辟白真臥，倚傘於牀頭，包裹則置之身旁，如撫小佛羅丁。此時風聲雨聲，類兇神吹簪簪於幽空，驚醒萬夢，辟白真一身塊然，依稀在低茅屋中，迨半睡半醒，云已寐矣。以上所叙，新寡辟白真在格恩巨賈家第一日情狀也。

辟白真與其表嫂同起陽光已滿扉罅。是日，格恩疾愈加劇，舉家奔蹕，竊竊如待巨禍之來。

陽光著處，慘淡無色，預爲厄神稅鷺地也。喬治兩目腫臃，雖累夜失寐，猶故作健王，凌轢百事。當此格恩家突臨大變之秋，若無是人，則張皇不知至於何底！故喬治在呵欠中，每以自豪而自振。穹司引辟白眞見喬治，辟白眞姓名行狀，乃入偉人懷冊中。喬治以爲轉瞬之間，勢必多需下人，故亦不呈主婦，辟白眞遂得地矣。

辟白眞身微位下，無術遽面其主上，故吾書亦勿引格恩於讀者。此時主婦密昔斯格恩坐於牀次，外罩深紫之衣，以半面嚮牀，狀似搵淚，淚下，粉痕略化。主婦年事近五十，而容光猶在，以歷來處境平順，無歲月之痕，漬其面部。喬治則坐而相對，屢屢掀動厚唇，如有計較，然亦籠深愁於面。此外圍圓桌坐者兩入，悉玉雪可念，辟白眞識爲駙馬輅賓生與公主愛斐也。愛斐臉波微暈，金絲之髮，半偏肩次，與未婚夫相對，初未有言，而神會嬰嬰宛宛中，恨若無窮於時，注目及於貧婦，辟白眞進，上麵包，喬治先自上口，主婦卻不御，三人亦漫無禮讓。而病夫肺葉震擊如鼓，與壁鐘聲應，辟白眞出時，不期生悲，悲己身爲不祥之物，一履此國，主星將墮，此巨家日夕間，淪爲無舵之船，滋可悲也！

已而格恩果逝世，計聞所至，議論亦因之鵲起。商會會員，列之議事日程中，而與格恩肆往來之家，無不查覈其簿錄報館訪事人，爭來刺探，若得倒帳之消息，則縱筆敘其債務。格恩門宇下，尤有無數雜遝之男婦，頭交耳接，觀巨家喪儀之盛，及貴婦舉哀之狀。即格恩統治之書記與執事員，爭出飲酒，以待升黜。而喬治之忙，日甚一日，夜無寤睡之時，兩目愈腫，似與高巍之鼻峯爭勝，半因失眠，半因痛哭也。密昔司格恩暈去兩次，雙頰常溼，脂粉屯積之地，乃有洗清之一日。密司愛斐心疾遽作，昏厥之中，猶呼爸爸。輅賓生則掩袖而下淚，自傷孤零，復憫其安琪兒也。此時親串及字下之人，竊竊聚議，有謂格恩愛徒，將登台而繼之營業；有謂愛斐喪中，即將成婚於苦次，俾有福之輅賓生，懷玉女而手黃金之鑰；有謂格恩之家，歷年中虧，類偉肥之夫，內蘊消亡之症；而穹司之論調，謂丞相喬治，曩日覬覦公主，爲公主所藐視，今日駕侶當前，勢難並立。辟白眞閒混臧獲中，一一記之心頭，初不與議。如是者，喧歷數日，格恩喪儀，等於十六世紀之大公。辟白眞奔走人下，未能盡見。喪事畢，主婦乃宣其懿旨，謂主人遺意，令喬治繼續營肆。喬治者，伏處格恩羽翼十餘年，何啻父子，此遭若無喬治，愛斐母女，幾希有與格恩同盡，故格恩遺意，以喬治

續任三年，待輅賓生能自持時，便可息肩，或僅以全肆盤讓其人，喬治失怙恃，復無家室，更當爲之娶婦，娶婦之期當在愛斐結褵時，示無軒輊。向來喬治無父母，視格恩夫婦爲父母，今恩師前逝，惟師母是親矣。以上之言，密昔斯帶淚而言，均謂爲格恩易簣時之遺意，而律師所署之囑券，循例以身後付之弱息而已。此時喬治削劣不平之雙肩，已担巨任，乃表其萬義於瘠面，出而自誓謂：『恩師厚我，我未報師，而師已棄我而去，眞莫名其妙也！然請自今始，萬倍其力以福我師母及師妹愛斐，我若負恩師於地府，我亦莫名其妙矣！』誓畢，鼻峯上掀，若待帝天之獎許，於是密昔司少殺其怨，自此日始，喬治料理肆事，夜深，密昔司猶在事務室，與之規畫，凡肆中夥計，大加升黜，升者譽喬治甚，黜者亦譽喬治，惟偶得偷暇寧家，則攻斥喬治之短，以喻妻子，防妻子誚其落職也。穹司作羹，鹹淡稱喬治之意，乃增其月值，而守門之侏儒，平日喜長談，王家經歷爲喬治所不喜，致損其薪，侏儒驟減紅酒，詞鋒亦鈍，辟白眞能勤務，且不多言，甚爲自安。一日者，主婦密昔司格恩宴客矣。密昔司之意，主人新喪，門徒繼任，宜遍請有關係者，爲喬治輔助之地，究之經營事大，雖在喪中，殊不可失酬酢之要。喬治亦然，以平日但赴人宴，爲座末之上客，今日身踞



主位，榮顯無倫。密昔司已爲置入時之服，服爲一種法蘭西軟呢所製，堅潔可愛，衣襟受壓，具有理要，冠紳士之冠，領結亦深絳者，一如紳士，韃筒加鬆，光可鑑地。凡諸衣也，冠也，韃也，一上新貴喬治之玉體，均作嶮強之態，胸脯隆起，雙臂後突，似此中皆含高貴之氣。衣袴雖奢，初不敢平而整之，作尋常之風格。喬治之髮，亦既熨而膏沐矣，然時時上擢，不受峨冠之壓抑。乾輔傳粉，如新聖之舊牆，俄復受雨，濃眉厚吻，皆挾天驕，鼻峯中蠶，則喬治一人之特幟，峯畔帶狸狎之眼。幾燁燁生光矣。妝成，徜徉鏡前，數整其衣襟，心中是愛是憎，怨外史氏不得深知。此時主婦格恩，曳黑紗之裙，綽約如少年，顏面受粉，沒其淚點，額際羣皺，亦得奇術而平之。主婦骨格固纖小，喪服又素雅，殊無歲序之成績，取厭嘉客。主婦且令愛斐理妝，因語愛斐曰：『汝不直此舉乎？嗟乎！吾兒，汝知我不得已也。密斯忒喬治，百務辛勤，可謂厚我矣！兒謂……』愛斐方手擷其胸帶，聞言，舉手撩其金髮，且撩且對曰：『媽媽，勿悲！爸爸死，有媽媽在。媽媽以爲如何者，儘可如何。兒但願媽媽藉以遣豁，悲懷無論何事，均不關心，兒年尚稚，無關心之必要。矧媽媽者，苦心孤詣，悉爲兒也，媽媽富，與兒，媽媽貧，亦與兒，試念愛斐而外，誰更承接媽媽者？兒後來爲貧爲富，一不爲意，幸媽

媽勿更問兒可矣！」言盡輒然欲笑，一撩其髮，似合哭笑爲一言，主婦微蹙，似憐其憨。此時格恩故筵中，人人有待，待盛會之開幕也。

斜陽與電燈興替之交，格恩廣廳中，輪奐一新，燈燭燦燦然窗奩地氈，咸帶冲融之煖氣，杯罍羅陳，瓶花馥郁，無不耀眼，而奴子倥偬往來，等於格恩大殮之日。於時賓客填門而至，風力馬力，扇於門外，門內已鞞聲如雨。此時麀集者，貿易戚串朋屬，然爲狀不一，有蠢如豕鹿之紳士，有坦肩膩面之老美人，有佻裝少年，有珠翠壓軀肥碩之命婦，有帽簷半卷之市儈，有風騷外露之少女，尤有不可名狀之人，則喬治所束者，衆賓雜雜杳杳，雖爲狀不同，而覓取酒意同也。已而席具筵開，轟飲香檳加流水，炙雞及牛羊、肉排、龍蝦、生菜，竟如山疊，騰騰語笑，出諸刀匕聲中，衆客目中，時時見密昔斯格恩密斯忒喬治周旋之厚。酒半，上客蘇格蘭警官勞而夫倡言曰：『今日蒙夫人寵召，榮幸何如！敬請議員密斯忒湯姆爲賀詞，賀密斯忒喬治佐密昔斯格恩振興故業。』外史氏曰：警官誤矣！夫人凶喪纔臨，何足言賀。大抵官場中人，善爲酬答，旋帟旋賀，乃出諸一吻。顧此時坐衆，亦以賀字爲至當，議員湯姆，義不容辭，卽起立，顏色怡然，而頌詞已發於亂髭中。

議員曰：『老夫在京師時，時念我可敬可愛之格恩，此次……亦可謂……』語時，格格不能下。警官即昂頭曰：『衆勿聲，聽議員言。』然一少年，已微擊其掌。議員曰：『此次老夫建議一巨案而歸，歸而將以語格恩，然亦不可謂不幸也。夫格恩所謂不幸者，無子也，長逝也，然逝則逝矣，今得密斯忒喬治肩此巨任，格恩無子，而亦有子矣。老夫平生拙於詞令，但能以當時在下議院謬論者，用之以慰馬丹格恩，且以賀密斯忒喬治，但願我座人有高足，均如密斯脫喬治，往往於名流演說之後，繼蹠而前，亦踴躍而快樂矣。諸君可勉晉一觴。』演說竟，衆無不拍掌，闐闐如雷。議員徐脫其冠，指黏鼻煙，閒閒受此殊典。外史氏曰：議員誤矣！議員之高論或未盡也。既曰願蓄徒，皆如格恩，何不曰無子與壽終，盡如格恩，較爲包括也。而喬治謝畢，作答詞曰：『先業師往矣，鄙人敢不勉進，特恨鄙人莫名其妙耳。今承議員獎借，議員教誨之言，似亦莫名……』「其妙」二字，將隨出厚唇，然亦自覺有誤，因亂點其首，以括餘詞。此時密斯愛斐黑帔如仙，亦行動衆客中，雙蛾微蹙，寧謐而寡言，然一面其母，必鉤笑於頰中。曲肖承歡之狀。當議員演說時，斗覺空氣烘熱，暈及耳額，乃步出廣廳之背，少滌胸襟，開窗倚檻視天，但見銀月微皎，衆星如鑽，柳陰之外，

微聞街車過道之聲，餘則蕭然一碧矣。忽有碩影覆身，則輅賓生也。女轉身，伸手待握，輅賓生握之，久久不弛。女曰：『媽媽命汝與宴，何靳而不入？』輅賓生曰：『律事忙耳。茲將亦入之矣。我今夕頭腦涔涔，不飲亦醉，親愛者如何？』言時探手懷中，如有所承，然卒不動。若有疑難之事，文大駭，納手探之，得當日新聞一柬，中刊一節，述某富婦新孀，家產不與女婿，而爲一雇友揮霍之地，語至穢褻，並載感筵款客之說。女閱竟，不期首枕輅賓生肩，肩衣立溼。輅賓生曰：『親愛者！我本不忍示汝，然不示汝，亦不忍也。嗟乎！親愛者云何？』女泣曰：『媽媽厚喬治而薄吾夫，此種飛語，我不敢信，我但願媽媽行快意之事，勿以悼亡之故，累成痾疾，足矣。爸爸在，亦重喬治，而媽媽隨之，詎爸爸強幹精明，不能燭中篝之醜於未死耶？固有醜圖，兒實愧爸爸於泉下，然萬不能信一信，卽證實先人之奇辱，我所謂厚喬治而薄吾夫者，外人作是言，我亦不信。媽媽愛我，因而愛吾夫，詎敢輕重，爾我且勿加問，任其所止，自有主張之日。』輅賓生曰：『惟妹妹鑒我，我之見匹重妹耳，非求格恩遺業來也。我愛妹，因而愛汝生身之人，然爲媽媽計者，悉舉一家所有，供媽媽享用足矣，爾我將自求樹立，卽不能益媽媽，亦弗注意依賴，而媽媽不自宴安，作攘攘無厭之舉，我

乃莫審其用心，流言之來，豈不根此，我不忍不告妹也，何忍以極穢之事，加之至愛之親娘！女喟然曰：『愛我之輅賓生，視汝嬌凝之小妹輅賓生，我銜感至於極地矣。』言時，兩影漸合，墜新聞紙於地上。

樂事既盡，衆賓攜其實腹而歸。餐堂中賸餚餘核，及洒汚於案罨之上，雞骨蝦鬚之屬，狼籍如邱，家衆攘攘，對此燭滅醪消之景，無一感及盛會之暫者。獨辟白真以漠不相關之身，寓無端之悲喟，洗滌盤碟時，冥想驟來，念世間尊榮落寞之境，一去一來，大率如是。譬如百年數百年後，人有登荒墟而歌嘯者，又奚能念及昔日巍樓，有錦簇花團之盛會？既而念及僻村老屋，小佛羅丁依依之狀，及老嫗之昏聩，大隈氏無禮之醜態，不期神亂，既念不可再思，盃且失手而踣地矣。此時時過夜半，樓上喧闐之聲浪，已移諸樓下，盡臧獲聚而轟飲，眼皆上仰，以今夕之夕，天定有行樂之昏刻，上自皇后丞相，開珍羞之筵，則下至禁御之臣，不可不叨雨露。穹司最樂，飲酒無算，拉辟白真共飲，辟白真不可，偶進一二，已頽矣。忽爾思及一事，出自廚房將至臥室，遊廊下，俄有人影，延佇有所待。既近，酒氣聚於影上，搖搖撲鼻，視之，司閹侏儒也。兩脚欹斜，如履雲霧，貓眼灼

灼，似欲覓鼠，辟白眞將迴身，顧乃不及，侏儒已長驅來，顧辟白眞而笑曰：「美哉！此美人也！思當時上帝造人，必有一種至妙之質，範此靜女。朋友汝等不見有秋波宛宛，鈎我之小魂乎？又不見有朱唇澌澌，待我親而吮之乎？嗟乎！朋友去矣，汝非名辟白眞者乎？汝來時非命名爲嬌婦，我引汝見密昔司穹司，有緣見引，情亦隨之，我想辟白眞萬萬不爲永久之嬌婦也。美人，汝不云已鑿汝愚忠乎！」此一篇纏綿悱惻之情詞，發諸侏儒巨吻中，隨出白沫無數，五官一一上仰，似待辟白眞加以津唾者。汗下，股戰，醉中奇醜難堪，而辟白眞驚極，噤不能聲，侏儒以爲美人溫其吐詞之佳也，竟伸手上握，辟白眞立縮，侏儒已加手於衣角，辟白眞駭怒并生，斥曰：「狗！趣下而前足，我將聲呼矣。」斥時力奪將行，侏儒已長跼至地，猶稱道美人哀我憐我勿已。辟白眞逃時，適撞女公子愛斐於廊角，侏儒聞聲亦已蛇行而出，辟白眞見愛斐以爲已見其驚悸失措，神色有異，急跼一膝承述侏儒無狀，謂：「此來避姦而守貞，不謂遍地均姦，乞女公子垂憐援我於內室，葆其初心。至侏儒之罪，不必暴於主母前，免讎視也。」愛斐果動明日，辟白眞專伺密昔司格恩，侏儒亦微醒。

外史氏曰：余爽直人也，殊不能以隱約之詞，勞讀者諸君忖度。茲辟白真已得專伺主婦，則格恩家情勢，觀之愈近逼真。愛斐輟賓生喬治均爲主婦所愛護，而喬治之重，重在保全營商，卽家內之事，無不經其籌措。而視輟賓生夫婦也，愛則愛矣，但以兒女目之，未嘗謀及家務，以爲此兩人者，尙不能分憂，何必累其愁悴。而愛斐事親，全出嬌憨，蓋窺見所親之心，矯爲此狀。密昔司格恩但恃喬治朝借一款，暮籌一策，爲買空賣空之貿易，又安知孝女之私情。輟賓生對其外姑，頗恭謹，嘗語愛斐，外姑之計，均爲喬治將來之地，無屬於爾吾也。若謂遺業無多，外姑一人供養，亦已足矣，爾我固無求於是，是繼續營業二年者，損固在己，盈亦有數，喬治可白手以成家，且謠詠蛾眉，橫遭飛議，殊不值得。輟賓生對於喬治，恆以冷淡處之，偶一交語，冷如冰雪，而事其外姑，一衷禮數，肆事家事，似不與聞，以高視闊步之態，高自位置，若不屑下問者，實則微幾之事，無不關心，在在謀後來之計。而喬治者，自表其能，至於無上，愛斐雖亦憾之，尙與問答，每輟賓生見告，愛斐必泫然出涕，謂暫時隱忍，以待來年。至中葦之行，決不能信，吾夫視我，我能爲汝不貳，其餘置之可矣。輟賓生大感，百憾付諸東流，但曰：『吾信妹妹，爲妹妹之故，無論何辱，甘心冒之，妹妹

爲吾自重，餘亦勿問矣。」獨辟白眞心異之，主婦之示愛輒賓生，恆在喬治未及時，凡百事務，均聽喬治，似主婦生平，有隱事爲喬治所燭，故在在懾之，而輒賓生與喬治較美醜立辨，不識主婦進醜而屏美，乃與常婦人意識殊也。

一月中，喬治事乃大集，治事至於傍晚，而偃臥過午，比起，倥傯而出，不知何往，歸時，恆蹙其額，御下絕無恩意，卽對其師母，必謂慘淡經營，殊爲困罷。蓋老師下世時，肆已中虧，若非自幼蓄養之恩，此局無人可捭也。營業雖無大進，資本又不能不增，我日夜蹶蹶，誰復見諒？密昔司格恩聞言，懊喪殊甚。此時辟白眞之奉主婦，頗能得其歡心，每晚喬治出外，主婦必坐待其歸，指顧肆事，辟白眞則旁侍，就燈下作鍼黹，復談笑以破悶。密昔司深嘉其貞操，謂主僕所處，實爲同病相憐，主婦年鬢深矣，莖雙垂肩，任無窮之急務，卽欲覓一繼任之人，誰復愛此主婦與辟白眞戲言，蓋謂欲嫁亦無由也。而辟白眞答時，不期視主婦之面，日來勞悴，不復從事粉黛，果異於大宴時矣。辟白眞乃贊歎主婦之劬勞，且頌愛斐夫婦，謂太太者，如車輛出於朱戶，偶經委途，康莊亦不遠也；若貧婦與小佛羅丁，後顧茫茫，正不知墮於何底？言已歎息，然不敢過哀，防觸動主婦也。主



婦憊極，恆誦格恩之遺愛，辟白真亦述格蘭極生平，如背故書已而老嫗攜小佛羅丁尋其女，愛斐見小佛羅丁，甚加憐愛，老嫗在格恩家，一事一物，恆生寄感，以爲夙昔意中之天堂，卽此地也。有時私語其女謂「名節」兩字，惟汝村中貧婦愛之，若天堂中人，未必求此瑣瑣耳；辟白真愕然！

最綺麗之燈光中，密昔司格恩與愛斐對坐，辟白真與小佛羅丁，則一坐一立而相待。時格賓生已補律師之缺，從事官中，時時以書報愛斐，每一濡筆，均作纏綿之語。愛斐閱書竟，轉述於主婦，復謂小佛羅丁母女曰：「明日爲小佛羅丁入學之期，辟白真與我須送之入學，汝與小佛羅丁易衣，似閨秀否？」辟白真感極，訥訥謝主婦及女公子。小佛羅丁歡躍，投愛斐懷，待其親吻。愛斐親時，小佛羅丁以小掌撫女公子面，笑曰：「兒畢業爲教習時，必積資辦一物，悅女公子。太太腰疼否？兒當搥背矣。」愛斐亦笑，乃同至別室易衣。此時小佛羅丁衣黑紗之衣，袖緣作雲縷狀，露其雪藕之小臂，赭襪漆屐，嬌如小鳥，蜷蜷碧髮，編爲雙辮，紗冠宛然，非復軟氈而破頂矣。妝竟兩輔展笑，爲閨秀之稚態。愛斐命辟白真曰：「我有小筆在太太許，汝取之來，與小佛羅丁，我

視其掩筆雅步之狀。』辟白眞卽至主婦寤室。比入見喬治含怒坐於中，身築築動，如附大厲。主婦授以一物，晶瑩露出指外，寶石也。

喬治得寶，長揚而出，主婦愁絕，懣懣臥於茵上。辟白眞念喬治取此寶，又質錢以爲資本矣。此寶非主婦與女公子者乎？女公子順從慈意，脫告知之，亦不怨對，然不告爲愈也。遂取筆而出。是夜，小佛羅丁與女公子同睡，天明卽起，相與妝束。辟白眞亦加梳掠，馬車已遲於門外，餐竟，傳喬治夜中不歸，主婦蹶踏萬狀，入睡未多時，愛斐亦不覺驚攪，遂駕車而出。天淨無雲，晴絲照眼，林樹蒼鬱，衆鳥爭出鳴聲，以媚新曦，露珠在草，生氣蓬蓬然，愛斐與小佛羅丁駢坐，辟白眞踞後，母女愉快，溢於言表。小佛羅丁見街車奔馳，及販夫擾攘之狀，念此中人亦曾入學，如我今日之樂耶？愛斐時露悒悒，半念其母，半思輅賓生方在治事時也。迨車入市廛，與學堂將邇，車忽擁不前，無數藍衣之警士，橫遮前路，荷槍上仰，如臨大敵。而警官勞而夫橫刀立馬，叱咤此衆，人叢中聲沸如蛙，謂破獲賭窟，又謂博場互殺，兇手成禽。一片狂瀾中，勞而夫壓衆驚歸，銜屍車在前，血淋車轂，中承醜物，赫然大隈爾也。帶鋼質之手鐲者，無慮二十餘輩，愁眉怪眼，挾怨氣而行。愛斐

之車前行，適值警官馬下四警，執所謂兇手者，鼻峯上矗，累呼此事真莫名其妙，然冤枉也。而衆博徒中之老禿，噲噲呼兇手曰：『密斯忒喬治，殺我友兮，縲首之臺待爾來，我爲證人兮，天堂……』聲將續下，警士鞭至，立咽於腹中。此時車中之愛斐辟白真小佛羅丁，震驚欲呼，而小學堂晨鐘，鏗然過耳矣。

## 手 札

與婦牋(節錄)

一 通

大凡愛根出於天性，活佛多情，惟在孝弟。譬諸我既愛君，安有不愛君之父母？君父母欲娛其晚景，惟恐君之下嫁，難爲膝下之依，非徒爲嗣姓耳。脫僅以嗣姓者，儘多許姓，無與於我。脫僅以招贅者，儘多他姓，無與於我。當念君及君父母垂愛者，徒以我有虛譽耳。我愛君而愛及君父

母如此，君亦天性中人，獨不能推愛於我母邪？

二 通

又詢某公與我，妹當知是人實爲知己。彼方之事雖誤於先，其他均足助我，故我之事，不忍不以相告，且有成約在前，否則何以請其了結彼方之事？外間對於我與某公交誼，類多詫異，實則沈姓是一事，交誼是一事，一方既已脫離，還我清白，自以交誼爲重，唯妹原之！我書此時，天日方清，晨色大佳，想妹方香夢醒時，或已開鏡作曉妝矣。書至此，懸念不盡！

六 通

二云及家事，想必不至有野蠻之對待。因我妹孝順爲心，又爲掌上明珠，堂上安有堅阻之理。故我於此端，并無疑慮。惟不才如我，或不得尊人之許可，則我之罪，非妹之罪也。

七 通

病發前之數日，食量已減，累作乾嗽。至今病後自思，茫茫人海，知我難求，我胸懷清白，足以自養，從此不與若輩爭一日之長，而自賊其真宰。我以誠心待人，而人以僞情向我，我看破一切。

而後，益覺上天下地，惟我妹爲可親矣。潔姊受誣，頗爲不平。然我人胸中清白，如辟水之珠，點塵不染，此妄人飛語，且以一笑了之。昔曾參受殺人之誣，唐堯遭桀犬之吠，我人讀書，第一須放寬意氣，所以堯帝曾子之爲大聖賢也，愚論如此，妹以爲如何？

人 通

我病中所望者，惟君之書札耳。近日病況，雖不速愈，尙覺日好。日間仍苦無聊，恨無人爲之解悶也。然靜寂之中，自有真趣，以可以相語者少也。午悶食新米飯僅小半盞，佐以燉肉，味口甚佳。特不敢多吃，多吃則礙消化矣。其餘飲食無定，飢則食粥，復間以綠豆湯、茶食、水菓之屬。我性喜食甜，遂不嫌其雜。喚間入睡，五更即醒，於此時思妹爲苦，想妹亦將聞起身鐘而起矣。入冬天寒，我遂已服裘，較從前畏熱，判若兩人，思之可笑。妹處天氣如何？早起亦須着暖爲要。至我之賤病，不必時懸心頭，反多思慮也。錄近詩二首，可知我病後精力尙不弱也。

十月五日病起

果然清瘦到腰支，睡過秋光百計遲。幾日斜風絲雨裏，菊花榮落不會知。

遇春冒雨相過，攜其所爲詩。余病新起，得盡其佳處。既復對晤窮日，并述鷺雛近况，餘力成此。

積雨柴門子竟來，辱顏端相詎無哀。斷魂仍欲依詩卷，內熱難能覆酒杯。橫舌藥茶誤生計，餘秋朋好亂塵埃。宵暝坐失江湖夢，要問征鴻幾日回。

九 通

我摯愛之人見之！書來遲復爲歉。近日病况，日見大瘳，食亦進步。步履已至樓下，索居城東，但苦岑寂。蓋平時與人落落，人遂不復我親。且此間鮮有通人，大率爲俗不可耐之荒儻。舉目斗室中，誰可與語？士旣不得於今人，遂於古人中求之，則長日以書翰自遣，以外則念我蟾仙時爲多。初春麗日，朔風薄寒，以久病之人對之，光景亦甚清朗。開我窗奩，以吸引空氣，所見雲樹蒼茫，則念蟾仙亦當對之念我耳。

十三 通

近日病况，日見和健，亦漸出門行動。諧我朋好，接生平之歡，沈浮衆中，一破岑寂。至若解人，

猶未得也。偶過長壽橋南街，憶長夏影事，如在一瞥，今霜紅滿眼矣。人生如夢，忽爲歎息。鴛雙靨消瘦，淡無血色，人乃知我爲病起也。若黃昏時，每易升火，殆病肺所由然歟？若飾紅樓中之林顰，則酷肖矣。臨書敘心，不旣！

### 十六通

當汝欲行未行時，我以爲別後之時日，必故意遲遲，使我懊喪，然至今思之，一瞥亦半月矣。菊妹善病，偃臥至四五天，近幸愈起。此娃婉孌可念，而孤另堪憫，我意令其出外就學，以變其體態始佳。汝所寫詞一卷，足伴清寂。

我雖錮百愁之中，必能自拓一蕭間之境，以容汝之愛情，俾汝勿憂。入春尖寒，萬宜自珍。過此漸及好春，桃腮柳眼，續續出其姿態。意者待汝之歸，正宜執手顧賞。日來少作休憩，均待佳期之至。事後則一意爲文，汝能爲代造事意，即乞書其概略，俾我演述。我少孤貧，遂不得不視此爲生，浮雲之壻，汝乃愛之若是。磊安來書，詡爲天緣，或不謬乎！

### 二十通

書來，適在渌水渡，賀陳念慈新婚，致遲答，良歉良歉！此事沈浮至今，罪皆在我，少年乃不能將護一女郎，正復內愧！現某公又在上海，回來或可定奪，祈汝勿長日抱憂，則正以祛我之憂也。

二十一通

茲事汝所樂聞者，則某公已有函致尊人，謂前途已了結矣。此函頃當與琢甫伯取至府上，原函錄後，用以安汝之心。我爲此函之故，已受苦二月之多，一旦得之，如獲至寶。汝抑知此函尙有一百元借票爲代價，我近日貧窶，遂覺此舉爲冒險。然不如是，又足害事，故不願爲小而失大，遂負此債。此皆我前此樂爲不正當行爲，故有此起。身墜五里霧中，亦是一番閱歷，惟愧對汝耳。且我塊然一身，不知身帶幾許冤孽，忍辱含羞，至於此極。我早孤家貧，父母不足恃，門祚衰落，親戚不足恃，世味如紗，朋友不足恃，至游蕩無成，己身亦不足恃。感觸之極，遂多危苦之言，而向人作微笑時，眼淚已蘊諸眶裏。此時精神之苦爲萬狀矣。前在松時，我曾爲汝道及俞白壺、吳遏春兩師，今此事多賴其力，願汝爲我佩之於心。



松舟先生鑒：朱鷺雛前途婚事已了結矣，恐先生未知，書此爲證。×公合十國 丁巳三

月廿五日

二十七通

潔姊之事，近日甚形爲難，渠時時啼哭，自怨其身世，勸之亦勿聽，兄意已於前書言之。然渠遲滯性成，不能決斷，菊亭爲人，兄雖與相處半載，尙不甚悉其底蘊，雖不浮滑，然有鄙吝之處，潔姊之困難，以此。妹怪其不作覆書，然彼置百事於不顧，安論此哉！兄近日心緒惡劣，不甚得於朋輩，妹所謂交遊看破一語，正復相同。覺一身空空洞洞，毫無着落之一處，奈何奈何！

二十八通

昨宵絮語，滿抱溫馨，今日雨牕，淒清萬狀矣。我不能日日見君之面，而時時見君之心，所恨爲金錢所迫，奔波不息。卽今日因雨不行，明日必去，多至三四日可回。

前作二詩，皆贈汝者，并錄。

與蟾仙有賃廡之約書此爲券

無端嫁得浮雲壻，（元微之詩：「嫁得浮雲壻，相隨卽是家。」）幸是釵裙荆布身。他日木  
釐山下路，（余系出吳縣。）種桑繅繭是何人？

再寄蟾仙

征鴻無信想旌簾，尺寸河山畏鼓鼙。安得米鹽諸事了，一家憩脚水雲西！

三十通

天慧到滬與否消息杳然。惟聞某公已行，想同去矣。此人不檢於前，今又爲校中斥去，將來  
弱絮風中，正不知如何歸束，可歎敦甚！今夕爲地藏誕辰，憶去年今日，姊與潔姊等同看賽會，今  
則風景依稀，菊筵前逝，潔姊南歸，妹又不在，我感如何？又吳識時於前日去世，可歎可歎！

三十一通

潔姊在鄉，久無音問，此間甚清寂。回想正月以來，由熱鬧入於冷靜，一時吊死傷離，情境大  
異，能不凄斷！然世上萬事，莫不如是，安知兄今日之凄歎，又非他日回憶之一境乎？

附詩一首，昨日晝睡起作。

人間萬事只匆匆，虛費渠儂別淚紅。寂寞瓶花凄惻雨，獨依秋氣臥房櫳。  
節物移人忽一時，吞聲爲誦杜陵詩。今朝濟勝終無謂，觸樹穿雲目力疲。

三十二通

松江四鄉蟲荒，大起恐慌，天災人禍，明年生計上，更多一層困難，幸吾輩并不恃田舍過活，當別有所圖耳。

三十三通

今日中秋，早起坐房櫳中，風日清美，衣棱生寒，一種孤寂景况，令人不得不生觸物懷人之想，念萬家燈火，熙攘如故，惟吾傷心獨抱之人，徒覺節物移人，漸臻苦境，設蟾仙在者，必對其雙渦爲淺笑矣。

三十七通

今晚本擬歸家省母，岳母因人少留住，兄書此時，正在房中向所坐處，岳母在間壁一走，鎗影淒淡，風入牕隙，孤寂中，髣髴聞我妹言笑之聲，爲之神往無已！

昨日有一至可笑之事，接得一女子匿名函，在本埠所寄者，約兄今日二時在醉白池相見，兄置之不理。此種含沙射影之伎倆，顯係忌我者所爲，兄心如止水，誓不再作情場罪人也。

## 四十通

昨午在澄心處所寫一信，計達到矣！晚間友人招飲，至醅酌大醉，歸臥姨母家，夢中見妹沾疾，驚醒適三句鐘。後此通宵不寐，豈懷念之深，成此幻境耶？抑妹果有清恙耶？

兄自晉之去後，益復無聊，加以金錢窘迫，愛我者音書杳然，日惟以酒自困，圖醉後百事不知。卽一歸家，門庭冷落，觸目生悲。行年二十，無一善足以自振，反累慈母負愛，不孝之罪，擢髮不可數矣！

## 四十七通

妹前附二信，均已知悉。此事至見面時再爲說明，彼愴之意，多銜怨於兄，似妹之去函，均由兄所教唆者，實則冤哉枉也！兄自信氣甚大，以爲此概豎小人，不足與較，一笑置之可也。

丁巳七月題姬鄰道人家書

寶釵樓上忒思量，珍重明珠自主張。病帳呼兒湯藥賴，迴車挽汝鍊書長。老奴終下溫嶠鏡，女伴都疑賈午香。攜手吳淞波翦翦，一年踪跡幾迴腸？

野墅崢嶸獨客身，啼眉慵髻有元因。苦爲臆綺埋頭計，聞許宮砂點臂春。入夢病雲人惋悴，隔年紅藥意逡巡。誰知錦字支離誤，愁外風烟事更新。

相見難言一黯然，空房懸月到窮年。畫眉未就匆匆別，作繭初僵脈脈眠。妬極倉鶻無可奈，認餘碧鸛再延緣。賃春未了家常事，可惜劉郎未置田。

長于生小未離羣，心是奇香壻是雲。向慕當門孟德曜，能憐寬帶沈休文。僵桃代李年時計，殺粉調鉛聊復云。自拆鯉封吟細字，愧他稗史斷知聞。

戊午正月二十五日夜，雨撲風塵中，危坐秋鏡樓中，重寫四詩一過，粘於牋啓之內；蓋蟾赴蘇校已五日矣。驚難漫書。

附沈君晉之題詞

卷中十萬相思字，付與勞人不敢看。他日我先贊一頌，舉盤直欲過眉端。

二年中，愚夫婦往還書札，可百五十通。凡未粘成帙者，不在篋衍，故未能全錄。若就事詮釋，須十萬言不盡。愚夫婦不德，然於改革婚制，及男女愛好之序，自謂不越法度。卽此還往文字，無不可示人處。他日當印成專書，以視信我者。七月二日立秋，朱璽齋筆於雪藕冰瓜之側。

## 詩 歌

### 遙 憶

詞 (譯白老甯詩)

衆星環月兮四周，蘭棹桂槳兮同游。優耶游耶；何以寫余之煩憂？尊情兮死者生，斟情兮生者死。余鑑歡兮，歡心如水。

海蒼蒼兮去帆直，山矗矗兮風不力。羣動息兮纏綿，繭絲斷兮倚君憐。其一

君念余兮，念余蘭麝之宵。君牽余兮，牽余風露之橈。君吹余兮，吹余凝鳳之簫。君覆余兮，覆余龍騎之腰。大風過兮身苗條，珠珞鱗鱗兮神光搖。天耶君耶，仍念余之無聊。

世賢兮思惻惻，在天之涯不敢憶。其二

百千萬年，君詎忘耶！君不忘兮，吾目瞑耶！君來君來兮，生吾死吾於真如之府。憂患如山兮

無睹

安樂兮荒墟當前，香奩兮令眠復眠。歡偕余兮，尋余鸞屏咫尺之飛仙。

題消夏剩稿

疏簾清簟夏如秋，茗飲清言日未休。我有吳牋三百卷，可能一一寫春愁。  
從此不揮閒翰墨，珊瑚擊碎有誰聽？一燈古座齋心坐，重禮天台七卷經。

乙 卯

夢回元旦晝闌珊，山水長新日月閒。今日美人和淚祝，東皇乞與駐顏丹。

初四夜紀事

花間情話有滄桑，鈿約釵盟恨已長。今夜明燈相照處，路人未必盡蕭郎。  
遊人一隊珮環搖，花月初春第幾宵？姊妹沿廊爭識我，女兒丰采此文簫。  
去時出處決紅裙，愛我情如嶺上雲。卻悔狂生差用意，花前怕讀北山文。

一 哭

一哭復一哭，哭罷蒼穹窄。淚亦有乾時，吾意長奇突。少小誤聰明，壯年耽酒色。  
此至於春來長一醉，醉臥梅花側。但索梅花笑，醒令難自適。  
余年實僅十八而心境已

郊行有作示二客

蠟屐春裘試散行，春風吹柳動微晴。卽今天地初回象，如此風光未聽鶯。貧病稍爲身世計，蕭閒聊愛水雲程。年年苦被春愁累，心事如潮強自明。



春風謠三疊

二月花初發，春風似剪刀。錫簫聲欲咽，隱約過紅橋。  
暖日籠春塢，芳塵上畫樓。凝妝人不見，吹動玉簾鉤。  
想見明燈下，湘簾一桁輕。春風太無賴，吹瘦縞衣人。

雜興

可堪詩境畫成圖，如此風光二月初。杏鞦梅顰春欲醉，風柔波暖鴨相呼。閒烹螺碧香成韻，戲拓蚨青字不如。問訊舊遊何處是，詞箋疊韻代傳書。

市隱樓寫懷李康弼

接坐相看共破顏，重樓小住與春閒。市聲初上花香雜，酒力微醒帽影寒。紅雨飛時攜蠟屐，

青山佳處倚雕闌。分湖李子如相訊。料理春愁也復難。

### 春人詞

鏡鸞淺睇臙脂紅，美人一笑春玲瓏。釵光鬢影傾城動，寶馬香車夾水逢。東風無力搓桃蕊，啼枝恨葉春難數。鳳城半月蕩輕寒，誰家玉笛吹歌舞。舞罷闌干夕照多，歌聲恍惚定風波。瑤天小劫春無主，爲問春人奈若何！

### 雨窗雜憶

造物沈冥負此才，悼亡乞食兩難堪。昔年老淚沈瀾下，我背斜陽放學回。泗溼馬

少年賦鵬甯論命，骯髒風塵百不磨。問訊狼山兩才子，高堂眠食近如何。通州張巖侯

李郎眉目似嬌雲，客館談詩此意勤。不厭薜蘿辭我去，雨中讀畫一思君。魏塘李

澤顏怡色郁夫子，新纈鴟絃種合歡。想見詞鋒橫落月，綠箋三百獻妝臺。奉賢郁

醉紅丈

寂寂東南一社闌，瀟明把臂唱酬來。如何竟被伶官誤，詞席翻爲顧曲壇。

社 興

喜劇哀情意度深，無端歌泣幻花身。如今賸粉零釵地，不見年時灑淚人。

社 劇

冷水灣頭按曲初，花梢眉影畫難如。春郊一記分明在，消得張郎豔怨無。

歌者阿寶 春郊 三日記刊某雜誌

可惜南天有此花，秋涼露重葉交加。相看十日妝臺上，溼透紅綃滿鏡霞。

幾闌之 秋海棠

### 贈汪癡

汪癡今異士，至此尙聰明。書劍長吟罷，風霜大道行。小官曾遊戲，少谷感平生。  
謂了公 寄父 與我相逢晚，市樓正放晴。

二月三日，同人小集紫霞宮，祀張文昌。賦呈朱語綠丈。

靈座珠璣古帝顏，蛛絲烏糞殿前閑。小儒雞黍興春社，繁誦經文叩曉寒。我道終窮懷國故，傷心已甚又闌干。可堪新曲迎神罷，黃蠟銅鑪香篆殘。

難忘

數盡羣芳數此花，環肥燕瘦二分差。難忘青草斜陽路，眉語初通豹尾車。

不如

可憐碧草與紅珠，斷盡柔腸意不如。了公寄父贈詩有「碧草有腸休更斷紅珠無意不相如」句強欲隨鴉原是鳳，本非比目

悔為魚。傷心略在風懷韻，染血初成謝罪書。從此人間消綺孽，空山暮雨盍容余？

冶遊四章

數數肝腸變苦辛，歸來又閱幾番春。花間情話閒徵遍，盡是離鸞背鳳因。不似閒愁不似歡，尊前忍淚一相看。避卿無計且低首，門外微風柳浪寒。何須誦我到山中，豔骨生春比酒濃。卻替玉兒深惋惜，被人呼作可憐蟲。豈好醇酒婦人耳，湧起恩仇萬疊潮。重以冶游增我罪，雙鬢按曲是今朝。

和鵝雛師韻

病後情懷不自持，紅稀綠暗此何時？一春心事花能說，二月閒愁酒不知。種柳成陰容小住，看雲出岫意多奇。劉郎才氣消磨盡，喚取雙囊酌玉卮。

夢回偈

有序

序曰：『朱子夢回作也。倚枕誦之，能令安神而解噩焉。』  
我與汝何爲，因緣會有數。幻夢嗒然醒，無我亦無汝。

花朝日立桃花下作

二月春風故故斜，東皇一笑便繁華。不求秋實憐今日，小倚明妝一樹花。  
料理生涯苦費才，眼前景物動風雷。蕭然巾服鈔胥罷，長記先生爲汝來。

索居蕭散隔重城，坐覺風光到眼明。鶯瓦欹寒銀蒜動，雁階經雨錦苔生。詩爲貪多無好句，書將寄遠不勝情。安排斗酒聽鶯去，此是銷魂第一聲。！此首平仄上下互乖詩成方覺欲易未得前唐有此體故仍之自識

### 歌筵乞書扇

氲雲氣月上仙身，唱起東南萬種春。我作新詩卿一笑，祝卿玉體抱天真。耗盡頑才意惘然，半消歌管半詩箋。詞華不爲胭脂誤，謠詠蛾眉口可傳。休教月恨與花愁，雙璧仙胎孕虎邱。不合相逢當五濁，山柔水膩定蘇州。雙成玉指按鸞笙，吹出清音四座傾。微覺金波春酒煖，杏花天氣半陰晴。我視美人如糞土，此言平澹破禪關。他年花落埋香日，一筆詩痕伴玉棺。爲寫春郊惜別圖，奢情抵得羽琤無。從今不作風花夢，閉戶空齋自著書。

### 和遇春韵

巾履蕭然緩步行，鄉村春半過清明。綠楊城郭三分月，紅杏牆頭百轉鶯。極目江邊知有路，驚心世變欲無情。腐儒無分關鋒掖，遊罷歸來把酒傾。

## 春光

春光脈脈路迢迢，僭友閒行第幾朝？牛背牧兒穿柳葉，馬頭村店隔花梢。翠華勝迹今何在？白燕詩魂我欲招。剩許吾儕風詠樂，酒囊卻喚小溪挑。

## 浮生

風頭突兀壓春城，坐想浮生轉自驚。雙燕歸檐飄舊夢，片雲將雨忽微晴。稍憐精力拋無用，未許心思已老成。負盡親恩殊自罪，孤兒惟有涕縱橫。

## 卽事求了公寄父和

爲怯春寒坐小廬，無花無酒自庭除。細臨南國無雙譜，低唱西廂第六書。院本剛欲行時重照鏡，但安步去不須車。市樓諸老知遲我，一笑眉痕淡不如。

寄父要飲一家春，酒次與俞白華吳遇春蔡愛常吳次石諸先生

分韻得花字。

朋簪小住興初佳，縞袂臨寒日已斜。好春之前聊把酒，女郎以外更無花。

怨 歌

豔春雜紅雨，阡頭長木棉。秋時製寒服，寄到錦城邊。  
桃華汝何心？偷笑短牆陰。明朝風帶雨，一尺紫泥深。  
郎作嶺前雲，妾作嶺頭樹。樹枝憔悴盡，雲去不知處。  
莫作江南花，花落春人病。輕夢襲鴛衾，夜靜燈枝冷。



## 醉中一首示少碧

醉中歲月堂堂去，草長荒廬又此時。清夢每爲詩思覺，諧談恰與俗人宜。十年英氣歸明鏡，一隊心兵掌酒旗。料理生涯原不易，微生偷活姑安之。

## 春 寒

微風吹鬢是春寒，梁燕雛成帶笑看。忽有綺思心上過，銀梨花下倚闌干。

## 春暮雜詩

歲歲傷春復送春，啼花恨草倦遊身。銀燈聽雨迴腸夜，誰識劉郎遲暮心。

江濱綠斂野燒<sub>平叶</sub>痕，寒食何人拜宋園。分得中原歌哭地，一春風雨弔忠魂。

遣春銷夏與秋聲，心力端非貿盛名。我愛北城吳夫子，精裝細楷一書成。  
去歲與了公寄父鶴雛  
睡醉紅白壺遇春席在

康海諸公唱酬之作余輯爲遺春銷夏  
秋聲三集遇春選爲甲寅詩鈔四卷

蓮花庵外水玲瓏，一殿初通一閣逢。親荷天人酬上巳，玉顏大脚照春空。紀谷陽門外蓮花寺之遊

豈是邯鄲大道倡，鞭鸞逐鳳恨茫茫。龍潭一片聰明水，贈與紅兒洗曉妝。贈杏兒

師友頻年消息疏，不知師友意何如？春來鏡裏朱顏瘦，雲姊書來頗念諸！

鬢絲禪榻息勞生，卻在儀單署小名。賀罷親鄰昏嫁事，扶頭草草付微醒。

### 投張破浪

父母不予爲貧賤，親戚畏懼爲富貴。敢問造化汝何爲？兩種情懷不可說。

### 酒次和張雲林

少年說劍吹簫意，博得歡場恨幾重。漫向今宵數胸臆，清談酒半燭花紅。

# 復園

復園花木自蒼然，密綠疎紅照我妍。醉酒不辭春在日，倚闌最好雨餘天。還憐前輩流連地，  
謂張嘯山沈約齋沈元成楊古醜錢子繫仇竹屏諸先生微許今生後起緣。選青先生與某公書曾以此許招悵重來無好意尖寒三月尚輕綿。

## 得天慧書贈言

眼中直欲無男子，意氣居然我丈夫。  
是任公句。寄語卿卿各努力，死心塌地讀新書。  
書中語也。

## 一嘯樓

天邊衆鳥倦飛還，我亦青衫淚未乾。輸與留溪樓上客，江山無限一凭闌。

## 題擷芳閣卽贈雲林

羨君舊與水鷗盟，精舍昌昌枕灤濱。  
 風雨談詩偏著我，江邨避地欲無名。  
 衆禽嬌語知何世？幽花傷心畫不成。  
 僭隱有人情更好，謂詠梅夫人即將方法遣今生。

揚州懷古卷子

隋堤柳色滿迷樓，鏡裏頭顱帝子愁。  
 曾是江南歌舞地，煙花依舊下揚州。

鷓鴣一首謝雲林

季鷹呼我多情甚，小住江鄉十日晴。  
 深惜春光成晚晚，卻教村老漸知名。  
 明窗作草初圍座，落日垂楊試散行。  
 合念重城歸去意，奉迎一片鷓鴣聲。

消息四章寄郁文醉紅

消息憑誰問彩鸞？九天一別太無端。  
 劉郎自賦遊仙句，霧鬢雲鬢當畫看。

親伴雲英下嫁時，明妝衆女鬪蛾眉。萬枝樺燭通明殿，小語精圓讀頌詞。  
 客星燦爛照紅牆，萬一回頭目語將。可是渠儂心上事，那容桂闕細端相。  
 不見氤珠氤玉身，翻憐簫史落紅塵。脩書先訊崑崙老，玉鏡何當下太真。

南邨立夏，有懷城中諸公。(進退格)

偶愛江濱煙水痕，重逢佳節倍傷神。諸公宜入春音社，朱疆邨前  
董所創小子新來布穀村。楊柳闌干  
 三尺浪，桃花叱撥一鞭春。應教鬪韻銀箏底，憶著我儂醉幾尊。

卽席

灑水留溪取次過，當筵日月費消磨。青邱詩思清如此，白也華年暗若何。謂天梅  
大疑。不信眼中  
 時輩少，眞成杯底亂愁多。醉來莫漫傷時事，酒碧鄰鄰一放歌。

黃歇浦舟中

東流江水幾時還？  
來日中原有大難。  
是亦今生憑弔處，  
千帆飛影過秦山。

題高天梅變雅樓三十年詩徵

文字醞釀古所尊，  
卅年詩史向誰論？  
隱居事業亦云健，  
亂世人才不廢言。  
正氣微芒欣變雅，  
國魂不死此淵源。  
起看一角秦山月，  
照上新篇淡有痕。

鞞

鞞

并序

六年前，歲庚戌，泗涇馬師漱予館，  
威氏講席，余年僅十三，  
得及門課暇，從師學韻語，  
是以得師愛頗厚。逾年，師悼亡賦歸，  
余亦輟學。飄泊風塵，音書杳絕。  
去年遊倦歸來，與寄父等唱酬爲事，  
某君詢及初學，爲述之如是。然懷人感舊，  
余恨若何！至若幼時詩稿，已失於車

塵馬跡間，僅記「鞦韆」一絕，亦當時馬師所贊許者也。詩錄左：

絕妙身材楊柳腰，秋千架裏不勝嬌。東風不爲人方便，吹得雙丫帶汗飄。

### 杏兒曲

有序

杏兒薛姓，本小家女。微時，愛好天然，豔名噪里閭。及笄，嫁某氏子，卒以不相能，歌離鸞之曲焉。遂歸依父。父老無資，乃操神女生涯，藉以自活，且供甘旨。今春暮，余薜屑綺筵，雖年及花信，而容光照人，不減雛年風味也。此後屢屢相見，但覺其憔悴無歡，蓋中於恨者深矣。時有露其端倪，似身世之感，真落紅顏薄命之詮。因作是曲以慰之，匪敢好事爾。

風酥雨膩江南春，杏花爛爛擅天真。春歸又被東皇遣，亂粉零香孕玉人。玉人舊在龍潭住，嬌小聰明年十五。簪花臨水妬鴛鴦，鬪草依闌罵鸚鵡。藕絲衫子綠羅裳，學畫蛾眉試額黃。底事愁春偷下淚，笑倒花前姊妹行。姊妹本來不解事，浪言調笑幾羞死。阿儂心事有誰知，狂煞東鄰輕薄子。一朝彩鳳竟隨鴉，幾許黃金貢阿爺。那比文姬終去國，卻教巫女墮人家。箇郎佻達無天

性，虐粉揉香眞薄倖。一曲離鸞可奈何，拋殘紅淚心灰冷。此時阿母已歸仙，弱質零丁絕可憐。除卻生涯爲夢外，養親那得纏頭錢。忍痛含羞張豔幟，綺筵使酒無人識。疑雲疑雨夢因緣，相逢好箇華胥客。某君坐調嬌鳥亂春愁，一掬胭脂羞復羞。昨夜腰支消幾許，自障寶鏡對梳頭。妝成小立羅衫重，隔簾蝶舞芳心湧。客來苦勸莫悲傷，湘君自是多情種。鷓鴣茶香酒煖各低徊，亭林端的爲卿來。孫狂煞季鷹老詩史，雲吳箋二百爲卿裁。更有雲間楊萬里，寄新詞細界烏絲紙。絳雲俊遇意如何，景蓬解識春風心上事。最憐僕也傷心人，抱月飄煙似有情。恩深怨重各相訴，甘負青樓涉足名。虎魄催斟花影夕，輕顰淺醉嬌顏色。人間綺孽自三生，何當相守妝臺側。

復園懷薛姬同景蘧鵷雛作

俯仰衆中堪自笑，諸公小集益依依。兩餘殊愛紅猶定，春去還憐綠未稀。白袷微吟燈破夢，銀箏初弄伎成圍。絕懷一片龍潭月，知照誰家玉女扉。



感事三絕句

勝地當年幾劫灰，尊前誰免一腸迴。  
釵光恍惚衣香亂，我亦無端入夢來。  
紫薇落盡野棠開，春色闌珊夢未還。  
回首陸沈成一歎，多情畢竟誤儒冠。  
不成哀樂不成癡，招帳河陽一鏡絲。  
誰怨誰恩忘不得，此情卻被落花知！

蓮花庵

勝地重臨意惘然，誰令花事誤年年？  
十尋窰堵三篙水，點綴城西尺五天。  
猶有鶯聲破積陰，爲攜蘭姊勝初尋。  
低鬟一憶年時事，又惹癡情幾許深？

四月十七日，耿丈伯齊招集二陸草堂，祀機雲二君，分韻得清字。

二君昔日志澄清，惘惘中原幾變更。  
小集叢林殊可愛，重臨勝地欲忘情。  
乾坤已覺餘吾輩，

尊俎何緣接老成。賴有風流耿農部，安排筆硯證詩盟。

某君悼女詞書後

吾鄉何幸生賢孝，近代成名卻自由。未信廿年傳數事，誰令一死便千秋。棗梨所及無題鳳，粉墨依然有沐猴。莫道而翁懷抱惡，此篇已足慰松楸！

沈姬席上，同鷓鴣雜雲林作，呈伯齊丈。

春在龍潭第幾家？？斷無隻夢墮天涯。用銀尊淺酌葡萄酒，翠鬢初簪茉莉花。偶接鬚眉多意興，共吟詩句鬪尖叉。他年倘感風光影，記取歸時月滿車。

病起閒行

病起無聊試散行，風光依舊道心清。垂楊綠過城東路，時有黃鸝二兩聲。

病起偶書

過盡殘春入夏天，竹牀睡起意悠然。將逢午節飛梅雨，試卷丁簾放藥煙。太息衆生同病苦，

同病  
連用

久疎師友唱酬緣，問詢城北吳夫子。可許清遊荷葉邊？

曾與遇春約  
遊蓮花庵

端午有懷鵝雛

一團榴火迎端午，艾酒臯羹又上筵。靈節釵符垂戶戶，孤魂湘水自年年。安排筆硯消長日，  
坐攬風雷入夏天。還憶龍潭姚伯子，可堪醉倒落花邊？

五月初九日作

有序

沈疴方起，雜感於中，覺微渺之躬，枯槁寂寞，與世相違，尙復爲秦宮花底活耶？然身非木石，未盡於懷，不得已發爲詩，工拙本在不計，而所記匪一人一事，自誓此後懺除綺語，未

知能如願否？至若微抱所披，世誰能予諒哉！

昨宵花蕊上燈枝，劫後收身悔已遲。絕憶去年招悵意，城南夜雨讀書時。  
料理生涯也復難，清言滿紙袷衣單。舊時尺牘纏綿話，底事如今不忍看？  
晚晴睡罷數歸程，閉煞簾衣一桁輕。春盡懷人愁不起，黃鸝猶是兩三聲。  
安榴如火照鮓紗，望斷長堤豹尾車。一鏡香魂成隻影，百無聊賴自煎茶。  
眉影釵光畫不如，落花魂夢可能蘇。自今流落柔鄉外，腸斷雙文尺素書。  
妝臺花路鎖相隨，好夢還憐有醒時。誓不多揮閒翰墨，那堪重集定盦詩！  
自憊頑才恐未真，啼花恨草隔香闌。那知只有空王諒，恨海回頭過幾春。  
莫從綺孽消生意，意氣微憐入酒悲。賦就元禎懷舊句，此情只有綠箋知。

### 夕陽一首酬愛常

吟鞭西指夕陽紅，迢遞河山一夢通。尙有心期懷舊雨，可容吾老競南風。詩成白日青天，

才盡銀簫鐵劍中。從此中原成底事，不教屠狗伍英雄。

病後讀琴南翁所譯說部，藉以解悶，因占短詩，輒繫其端。

寶氣連城造化工，故教一夢彩雲通。洪罕風雨成追憶，只辨山桃五度紅。右題洪罕女郎傳

瑩雨蠻煙祇爲卿，一生知己兩佳人。如何得寶歌聲裏，一斛鮫珠哭玉真。右題霧中人

浪裏鴛鴦墮恨天，礁鐘槳鼓自年年。亞東兒女應憐取，鴿血啼乾爲女權。右題紅礁畫槳錄

### 和鷓師十五日社集韞斯齋次

仰邊草草此流觴，細雨含煙作晚涼。物外生涯殊落落，尊前鬚髮自蒼蒼。吉金樂石神能定，清簾疎簾世可忘。莫笑飛卿閒適甚，臨風叉手若爲忙。

十九日出城，有懷鷓雛磊安佛邪齋之飲，疊前韻。

二子猶堪共一觴，我歸何意坐宵涼。鐙前身世無聊賴，雨後風光太莽蒼。夢落重城君可念，憂名小草孰能忘。但教七尺堂堂在，輸與蜉蝣世世忙。

廿三日作，不自知其哀怨也。

鮫珠十斛花間盡，如此人天有宿因。未死多辜今日事，重來休恨舊時人。一釵一珮空相憶，爲雨爲雲夢豈真。還向花前私一祝，骨灰而後可逢春。

廿一日，第二次社集松風草堂，公定社名爲「松風」。翌晨，投定九  
癡鳩昆季一詩。

千搖萬兀落吳天，樽酒相尊意惘然。堂外松風初壓月，畫中山水欲成煙。冥心平子言愁賦，把臂淵明入社年。是亦今生遊讌地，可堪永此唱酬緣。

迷願四章

清歌一曲意何如？露館星璫入夢初。萬疊綠章從我請，女兒身亦領山湖。

金粉東南署姓名，天花十丈夢中生。春山欲妬無從妬，輸與紅裙自在行。

用定意

靈籟性格本來嬌，差喜童心尚未消。鏡檻清涼梳洗罷，瑤池湧起粉紅潮。

蘭因絮果溯從頭，誤我佳期一笛秋。新得玲瓏香翠玉，鈴伊小字是無愁。

秋半用蘇戡春歸韻

秋半征鴻意未歸，舊巢猶見燕兒飛。茶餘詩卷真無賴，夢裏家山自式微。卽此心期誰可諒，莫云今昨我都非。春申一醉成追憶，灑淚琳瑯已滿衣。

秋夜試筆

欒邊陋影忽崔嵬，萬劫堂堂去不迴。  
 一角枯蟾和露冷，平空新雁帶秋來。  
 略工感慨原非病，便解嗟哦那是才。  
 差想東籬重料理，故人風雨共殘杯。

### 有所思九章二月十六夜作

絕憐滄海有歸人，揮手東方幾度春。  
 墮我五雲屏子底，文簫名字誤朱唇。  
 滿場環佩戲春宮，衆女蛾眉一再逢。  
 錯怨花前諸姊妹，窺臣只在宋牆東。  
 天遣春嬌捧豔來，溫馨雅謎試相猜。  
 未須担受虛名誤，私傍銖衫第一回。  
 可許人呼作女兒，比花還暖月還明。  
 當時便欲緘紅淚，處士頭銜未必輕。  
 摘粉搓酥事果眞，不愁壁立對佳人。  
 從知冰雪稱顏色，先要雲英不厭貧。  
 月子如銀照女牆，春裘相送一程強。  
 不知此夜鴛鴦夢，連理何曾慰紫皇。  
 手拋靈素不曾停，秋水盈盈見客星。  
 若使壽婦眞絕世，風懷重結曝書亭。  
 題封密字一函書，乞畫終南嫁妹圖。  
 縮就同心心緒重，重移妝鏡住西湖。



女郎還爲損清眠，殘月詩情入肺肝。差喜相思無十里，風絲吹夢是春寒。

### 十一夜宿梅影齋次

爾我交情如骨肉，苦於世味轉難論。龍眠楷畫深沉見，蠶繭芳心仔細溫。自判風廊分夜色，相憐襟袖換啼痕。他年黯柳城西路，誰爲離人慰斷魂。

#### 附蝶戀花一闕

不見新來愁幾許，舊日橫塘，西去青青路。偏是相思偏是誤，游絲落絮無憑據。夢裏浮雲誰作主，怕有人知，是我傷心處。料理今生千萬緒，紅蠶爲汝長辛苦。

### 丙辰六日，西林寺塔同太時。

仲郎爲我扶春裘，薄霧明明試上樓。三鏡柳波分日影，九屏峯色抱城頭。舉眸略助河山氣，拾級眞成寂寞遊。管得人間新歲月，看雲事業我多不。

入春閉門數十日，得詩二首。

閒坐春寒小，軒窗帶數州。  
橫枝梅仍笑，翻樹雨交流。  
燈火成滋味，稻梁還爲謀。  
何當作稗語，遣此一端憂。

舊夢稜稜過，初衷皎皎明。  
佳人漢武帝，詩婢鄭康成。  
自判香蘭誤，誰憐宿草名？  
長蘆無我好，漁火是今生。

自 讞

起落春宵無限心，臥聞檐溜夜淅淅。  
莫柔想壓嗔僊曲，藕合重翻玉女衾。  
苦作文人科慧業，若爲天子必荒淫。  
莫憐暮雨朝雲外，亦有詞章怨壘砒。

答鷺文別館宵談

離情兒女經元慣，又着閑堂月下人。數見眉痕入時樣，已勞瓜果動比鄰。千年仍被蠓蛄笑，一世誰如木石親。繁月孤燈俄自寂，獨憑風檻避酸辛。

### 今日到

玉簪花發酒無功，樓下聽歌最懊悵。去日相思今日到，小簾朱戶一重重。

### 劇場

東施自有捧心顰，釵朵初翻九陌塵。沈歿病雲眉岫底，聞歌腸斷爾何人？粉墨文章動地狂，薰香獨拜水仙王。時人爭識閒情重，百萬生靈是劇場。

### 六月十五日有觸

舊人多恙寓書稀，環海憑誰念帶圍。忽荷病雲裁一紙，感傷詩就比元微。

變姓更名似細君，姓名適相同命中舛蹇悔知文。難窮天末無窮意，牋末淒迷一字雲。

連絲雪藕是同宗，爲有他生願未終。那得尹邢不避面，風窗霧閣遣相逢。

### 海棠

沒福終朝傍曲廊，勞生急影一爲狂。入秋枝葉供流盼，絕代風華換斷腸。愁了輕煙疏雨裏，開闌銀燭畫欄旁。當時題句渾無賴，只惜微之有感傷！

### 寄書姬隣蘇州後偶作破悶

平交百輩漂流盡，骨肉纏綿獨汝深。海內幾人念眉嫵，秋邊孤壑隔沈吟。沾襟眞忍迴車別，

不醉無傷永夜心。嘗勸余止酒空有離魂換珍重，柳絲散處共飛尋。

### 雜懷集句

雙鶯刺繡線添長，可有琴心喻鳳凰。一笑却逢珠箔敞，春闈綠鬢鬥新妝。  
小院春風柳如煙，一聲河滿唱君前。心如李十郎眞負，生別人難望月圓。

雨 過

秋雨忽飛濺，城郭失相望。太息耽吟人，短世接殘夢。秋風何自來，吹聚好眉嫵。寥寥百年中，佳人無足數。微生安念命，天遣雲霧誤。可惜夕陽山，相對愁人坐。秋雲不可攀，照影一函淚。知有此時心，入世得幽會。城西花樹垂，乞取收魂地。嗟余空自奇，骯髒百讒底。

雨

繡窗開復閉，好女任蓬頭。一雨三千界，橫江十萬艘。因依隨所殉，蕭散不成遊。愁絕生孤唱，東方可小休。

雜 感

雲駟百里路非遙，花月春江未寂寥。惹得詞人溫綺夢，南來重見鄭櫻桃。  
春歸尙護燕雙棲，花外微風日又西。眼見碧油車過處，一回回首醉如泥。  
枯來紅豆有相思，南國繁春發滿枝。漸老何哉原不誤，要他傳語答歸期。  
未必風懷取次輕，噓寒問暖漫傷情。記從二度憐離別，又上朱樓望汝行。  
旁人多事妬鴛鴦，各抱癡情不可商。相見倘能傳一語，兒家今已嫁王昌。  
忍淚相看又此時，前言戲耳欲何之。曝書亭外輕寒透，爲詠風懷二百詩。

丁巳七月題姬隣道人家書

寶釵樓上忒思量，珍重明珠自王張。病帳呼兒湯藥賴，迴車挽汝諫書長。老奴終下溫嶠鏡，  
女伴都疑買午香。攜手吳淞波蕩蕩，一年蹤跡幾迴腸。

野聖崢嶸獨客身，啼眉瀟灑有元因。苦爲臆綺埋頭計，聞許宮砂點臂春。入夢病雲人憔悴，  
隔年紅藥意逡巡。誰知錦字支離誤，愁外風煙事更新。

相見難言一黯然，空房懸月到窮年。畫眉未就匆匆別，作繭初僵脈脈眠。妬極倉鷄無可奈，認餘碧鶴再延緣。賃春未了家常事，可惜劉郎未置田。

長干生小未離羣，心是奇香壻是雲。向慕當門孟德曜，能憐寬帶沈休文。僵桃代李年時計，殺粉調鉛聊復云。自拆鯉封吟細字，愧他稗史斷知聞。

### 十月五日病起

果然清瘦到腰支，睡過秋光百計遲。幾日斜風絲雨裏，菊花榮落不會知。

遇春冒雨相過，攜其所爲詩。余病新起，得盡其佳處。既復對晤窮日，并述鷓鴣近况，餘力成此。

積雨柴門子竟來，孱顏端相詎無哀。斷魂仍欲依詩卷，內熱難能覆酒杯。橫舌藥茶誤生計，餘秋朋好亂塵埃。宵暝坐失江湖夢，要問征鴻幾日回？

與蟾仙有賃廡之約書此為券

無端嫁得浮雲壻，

元微之詩嫁得浮雲壻相隨即是家

幸是釵裙荆布身。他日木釐山下路，

余系出吳縣

種桑繅繭是

何人

再寄蟾仙

征鴻無信想旌簾，尺寸河山畏鼓鼙。安得米鹽諸事了，一家憩脚水雲西。

晝睡起作

人間萬事只匆匆，虛費渠儂別淚紅。寂寞瓶花淒惻雨，獨依秋氣臥房櫳。節物移人忽一時，吞聲為誦杜陵詩，今朝濟勝終無謂，觸樹穿雲目力疲。



# 紀念文

一

紀  
念  
文

華亭朱鴛雛，別署擊兒，美丰姿，善詩文，風流旖旎，顧盼自賞。其詩文亦清麗可誦，實一時之雋彥也。嘗一度爲申報自由談編輯，日以纖麗之筆，爲豔體詩文。時柳亞子方力繩馮春航陸子美之美，日爲文載報端，譽揚讚美，香豔絕倫，旋刊春航集行世。顧鴛雛不知如何，與亞子以切磋商量之誼，竟開筆戰。鴛雛年少氣盛，醜詆不遺餘力，結果被亞子以社（南社）長名義，開除社籍，其通告駢四儷六，典麗喬皇，末有「佈告天下，咸使聞諸」之句，播爲文壇美談。後鴛雛以病肺殞命，聞者多爲之惋惜云。

二

讀燕子文，言僕與大可等，議葬鴛雛，吳江柳亞子先生聞而興起，惠書贊助云云。大可因以

見詢，僕亦未見亞子書，疑燕子憑虛掠影耳。顧以亞子之熱腸高誼，苟聞茲事，未必不遂予臂助。此實僕等所企盼者。僕未嘗入南社，與鷺更無一面緣。惟朱子夫人許蟾仙，與亡室周，繼室程，皆蘇蠶校同學。又在同級周氏殉化，蟾仙以詩來唁，蟾仙未聞能詩，殆夫婿手筆耳。兩家交誼，止此而已。燕子文中，有朱顧同社之言，亦非事實也。夫人生本如夢幻泡影，四大崩離，一棺猶贅，鷺已往，世無鷺久矣。而我輩尙欲覓其遺蛻，妥之丘邱，不亦愚乎。然僕等皆貧窶，今節其買書買酒之資，以葬一不相識之朋友，其事誠愚，亦自意也。瘦狂自松江來，言已相得一地，在橫雲山麓，春暖當約大可等同往一勘。僕意藏不須固，但宜有餘地，多時松楸，構一亭於旁，年年秋風起時，當有二三子攜酒而來，呼鷺之魂，醉酣歌哭於其間也。

(佛影)

三

雲間朱鷺，年少多才，風流瀟灑，有衛玠人之譽。時話劇盛行於各埠，各校年假，合校高級生，咸於放假時開懇親會，表演話劇。學生之家屬，均來參觀。朱飾劇中之女主角，(劇名雙鷺)

碑。表情哀怨，態度安閒，極似大家閨秀。台下某女郎，秋波暗遞，獨繫情思，朱亦心動。後由朱之寄父了公作撮合山，爲訂朱陳，往來頗密，惟不及亂耳。詎好事多磨，青蠅讒言，朱信以爲實，遂破裂，伯勞飛燕，各自東西，乃另擇許姓女，奠雁焉。未幾，朱以病肺亡，女郎聞耗，哭之慟，近聞亦作寡鵠，誠人間之一大悲劇也。

#### 四

朱鴛鴦名璽，窮愁一世，於中華民國十年卒。妻許蟾仙，哀毀逾恆，不數月亦死。所著有癡鳳血（長篇）紅蠶繭集，皆以古文寫哀情。識者謂鴛鴦能紹述林琴南者，以鴛鴦爲林氏弟子，而鴛鴦又以鴛鴦爲師友也。

#### 五

鴛鴦生平著作極富，除小品文外，長篇稿可考見者，有『簾外桃花記』、『情奴遺愛錄』

等書，顧恆喜署別名。故世人大都不知也。運筆以哀情小說爲最勝，至於古文義法，力逼林琴南，卽起林氏於地下問之，亦可當之而無愧。鷺雜在日，愛讀林氏所譯紅樵畫漿錄，此書今遺存予處，末有鷺雜手書「民國十年三月鷺雜三讀」十字。

六

鷺雜，別署銀簫舊主，僑滬時，同吳虞公，平襟亞，以賣文爲活。間嘗爲學校批改課卷，略增收入，以助酒資。時嘉定翰林陳稱（巽倩）執教鞭於兩江公學，爲國文主講，每日祇課學生講古文一二小時，對於學生所作之文卷，將批閱削正之責，悉委諸鷺雜一人。鷺雜力能勝任。陳自嘆不如。其才調可知，惜天不假其壽，存年僅二十有四，傷哉！

七

頃讀越風半月刊，卷首載有柳亞子一文，題曰「我與朱鷺雜之公案。」予不禁想起當年

聞野鶴，爲朱鴛雛柳亞子筆墨官司事，頗爲朱抱不平，聞野鶴即憤而出南社云。

八

文 念 紀

邑人吳遇春，沈受百，陳念慈，李冷，仲泰年，黃沉雷，姚鵠雛，錢萬青，張破浪，蔡仲瑜，仲泰時，楊澄心，沈宗梁，吳騏，湯茗君等，最近聯名發起爲亡友朱子鴛雛集資經營葬事，高義雲天，熱烈磅礴，其友道可嘉，足挽頹風末俗，茲讀某君所撰徵文小啓，情致纏綿，哀感可誦，深望海內文壇諸鉅子，鑒於朱子之才多命薄，遭際坎坷，而能表同情，踴躍輸將，俾得集腋成裘，全來擎斯盛舉，則不僅朱子在天之靈，告慰於無既，而諸君子之功德，亦可同垂不朽矣。文曰：『西伯施仁，關懷道殣，廣漢流渥，掩骼城根，瘞埋之舉，今昔同情，若吾友朱子鴛雛夫婦之卒，距今十有六年矣。同命鴛鴦，雙棲珍木，親既垂老，家又赤貧。六尺何託，鯉庭誰趨，一棺久殯，馬鬣未卜。經歷歲月，剝蝕風霜。覩此慘狀，孰不興哀。然元伯雖亡，猶有死友，曩生竟夭，豈無故人。爲營一穴，以妥雙魂。禮也亦義也。况鴛雛生時，綽有古風，粼粼水石，落落松飈。袁豹生而善悟，克媿黃童，才性何都，境遇偏阨，

(141)

經年病肺，秋風茂陵，臨絕嘔心，錦囊昌谷，斯人斯疾，其命矣夫。今同人等爰於清明季節，謀爲之合葬，獨力難支，衆擎易舉，凡與知交，應同憐惜，將見林宗之葬，執紼者千人；延陵之封，來觀者百里。是爲啓。

九

詩人朱鷺難夫婦公葬期，本定六月七日，旋悉朱公子星曲，負笈海上，忽患傷寒重症，恐未能如期趕回。爰由發起人於廿八日在沈受百宅，重開會議，鷺難岳母與女公子回春亦列席，結果議決改定十四日舉行。一面籌備訃告，即日分發。

爲孫中山先生製銅象之藝術家滕白也君，聞朱氏葬訊，自京來函，願以指畫二十幀捐贈，以售資充作葬費。畫到將在區公所開展覽會，並允向旅京同鄉，募集賻資，其風義有足多者。

十

訃告由發起人領銜，訃告云：「謹擇於六月十四日，爲亡友朱鴛雛先生暨德配許蟾仙夫人營葬於松江縣愛民鎮第五保雲間公墓，並於是日下午一時，假座新松江社集合，由寄樞處發引，經長橋街，折東經中山路，過愛民橋，直抵公墓，在萬年堂舉行公祭後，卽行安葬。倘蒙賜賻，所有繁文禱禮，一概免除，請折現金，（逕寄松江第一區公所吳子瑞君代收）無任感荷。特此奉訃。」

十一

故詩人朱鴛雛夫婦，身後蕭條，雙棺久厝於谷水道院，荏苒十六年，詩骨未埋。近由詩人生前好友姚鵬雛、李子韓等發起，贖資公葬於雲間公墓，定今日（丙子四月廿五日）下午發引。松滬兩地，詩人舊交甚多，素車白馬之盛，可以預卜云。

十二

葉楚傖撰華亭朱君墓誌云：『朱君鷺，華亭人也。幼孤貧，不甚讀書，而特穎悟。十餘歲能爲詩詞，見賞於里宿學楊先生錫章，誘掖稱譽，遂以著名。先是吳江陳去病，柳棄疾，金山高天梅諸君，結南社吳中，以文學鼓吹種族革命，江南北從之者如雲。言詩宗盛唐，尤喜龔定庵氏，摘集排比，幾於人手一編。鷺獨與姚鵬雛遊，學爲南北宋淒清枯澀之音，雖介以入社，社中人勿善也。鷺既不得意，走海上，以鬻文自給。亦嘗爲教師，未幾，輒棄去，貧困顛預，無以自憐，遂病肺，猶日爲小說家言，資薪米。娶於許，奉其母居外家。若爲贅，年二十四卒。逾數月，其妻亦死。遺子一女，一卒。後將十年，柩停未舉，其友李冷，來宰松江，始爲釀資合葬於邑之公墓，而屬楚傖爲之銘。銘曰：嗚其才，嗇其壽，息於斯，名不朽！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葉楚傖敬撰。』

## 十三

陳念慈我與鷺兒文云：『亡友朱君鷺，名璽，字爾玉，原名鷺兒，住本城東門外。（某燈籠鋪內）與余訂交，在民國元年，初次遇于俞師白壺家。師設宴款待，座中有楊了公，吳遇春，姚鵬



鵝，蔡愛裳諸師長。酒將半，楊師以洋麵林黛玉爲分詠格詩鐘，囑在座者各製一聯。朱君卽朗吟曰：「蝴蝶粉香來海國，鶯鶯夢冷怨瀟湘。」楊大爲擊賞，自嘆弗如。諸師咸稱其敏捷，青眼有加。自後過從日密，酒後茶餘，輒以吟詠爲樂。沈君受百發起松江劇社，君亦與焉。更與破浪、澄之、澄心、太池、匯生諸兄組織梅社，詩益進，耿伯老聞其名，亦與之訂忘年交。旋由楊姚二師介紹入南社，於是名益張。江南劉三來松，見其人，亦與莫逆。蓋朱君秉性多情，嫵媚可愛，一如茸報主幹沈瘦狂君，特其剛勁之氣，遠不如沈，此其所以不壽歟？與慈交較深，喜同榻睡，一編在手，竟夜不輟。明日卽以之作材料，爲小說家言，取得稿費，以養其親。諸師友莫不敬其孝而憐其貧，服其才而嘆其少學也。憶余結婚時，君偕諸師友來，曝水渡，與浸之澄心形影不離，人目謂三小傑。浦濱遠眺，指畫形勝，戀戀不忍去。越數日，卽來余家，云此間清淨，可供揮灑。余因鄉邨寂寞，得君來，大歡悅。雖非徐孺之賓，竟下陳蕃之榻。余生性懼內，（念慈按非若今人之懼外。君常以陳慥呼之，且形諸筆墨，至今破浪處猶有鴻爪存焉。余喜讀民國日報，間日一至，君愛不釋手。時柳亞子與聞野鶴成舍我，因唐宋之別論詩不合，大開筆戰。君矍然起曰：「蜉蝣撼大樹，是不可不辯。吾將去

申，爲聞成助。」余規之曰：「詩真豈在分唐宋？」君曰：「非子所知也。」遂赴申。與亞子大起衝突，此「佈告天下咸使聞之」之言，所由來也。後復遇于俞師家，握手談心，君已消瘦，語不成聲。與余共坐，俞師笑曰：「念慈真與鬼爲鄰矣。」越數月，聞君噩耗，微獨弔唁不至，卽君與許女士結婚，亦不得而知也。今者李君子韓來宰茸城，發起爲朱君營葬，每次籌商，念慈均參與末議。凡所舉措，可謂哀榮備至，死而有知，可以無憾。李氏復介紹其女入德瓊醫院習看護，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李真重義哉。或曰，吾松之能詩文而湮沒無聞者亦多矣，何李氏之獨厚于朱君也。或曰：李氏之友，死者多矣，何獨厚于朱君也。余曰：「是宜問諸李氏。」

## 十四

又陳君祭文云：「維君生而岐嶷，柳峯靈氣。讀書不多，出人頭地。年未弱冠，騷壇掉臂。作爲文辭，生新峭厲。拈韻酒樓，題詩古寺。老宿傾襟，交期大器。草元子雲，就之問字。情意纏綿，謠詠沓至。南社蜚聲，獨樹一幟。家况赤貧，詎爲物餌。粥文養親，不匱孝思。仙眷飛瓊，道藝共勵。秋雨茂陵，

病肺經歲。造物不成，霜飛凋蕙。同命鴛鴦，傷哉永逝。忽忽廿年牛眠，卜未慨念同袍，雙魂坎瘞，更有石林，表墓下季君在九京，庶可告慰！嗚呼哀哉，鑒此微意！」

十五

沈受百追念鴛鴦文云：「朱子鴛鴦，少年篤學，精通詩詞文，尤善于小說家言，風度翩翩，溫文爾雅，不苟言笑，於文字推敲，國事評騭，亦能發為慷慨激昂之詞，閣座為驚。余於民國二年識君，訂交之初，已知其為憂時之士，而所為小說詩文，輒寄託遙深。時余辦理松報，小品中曾撰「虞初新誌」一稿，描繪備至，風靡一時。顧每屆發稿之先，必與其傾談，望待其提筆，始能勉完一稿，其文思敏捷，我儕中實鮮其人。余與孽緣，破浪念慈，識時諸子，昕夕與共，日徜徉於蓮花菴，醉白池間，悠悠歲月，惟我儕少年，應謀建樹，乃聯合同志，並經楊師了公之促成，遂成立松江劇社，為宣傳社教之謀，開風氣之先聲。同人固無財力，又無輿援，而精神所至，竟能於軍閥鐵蹄之下，得獲成功。雖曇花一現，要於社會間留一印象，誠亦快事。回首前塵，恍如一夢。奈文人多厄，天不

假年。然君擺脫一切，與世長辭，而庸弱無能如余僕僕風塵，彌增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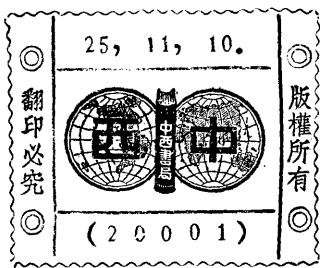
十六

吳遇春送朱鴛鴦葬詩云：『嗤予不改舊時頑，十六年來鬢已斑。世事如斯坐莫羨，看人漸

上北邙山。』

十七

李冷輓鴛鴦如椽聯云：『十年蕭寺，到今朝纔卜牛眠，自問真慚後死責。』『一對遺孤，容他日略籌棉薄，此情敢告故人知。』



朱鴛雛遺著

實價國幣一角八分

外埠酌加匯水寄費

編	校	出	發
輯	閱	版	行
者	者	者	人
時	吳	大	吳
希	大	通	雨
聖	愚	圖	江
		書	
		社	

特約發行所 中西書局總店

上海望平街中市

▲各省中西書店均有分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334B

海 上

行印社書圖通大

行發局書西中

118

118

~~306596~~

上海華書店	
冊數	1
總售價	0.20